

# 影印石窟一徵序

陳 槃

石窟一徵者，鎮平（民國三年，易名焦鎮）黃香鐵之所撰著也。其目曰方域、曰征撫、曰教養、曰禮俗、曰天時、曰日用、曰地志、曰方言、曰人物、曰藝文，殿之以雜記，都爲九卷。語其體例，實地方志也，而不以志稱者，以方志、官書，而一徵則私家著述，謙不敢以當之也。石窟，鎮平一都，縣治卽設于此。書不系以縣而以都，亦此意也。未完稿。香鐵沒後，其門生古樸臣、範初父子，始爲之編綴叢殘，鍾仙雛、楊德音、賴秋士爲之校定，復釀金刊之。甫告成，未幾亂作，板燬于火。此光緒六年事也。光緒二十五年，範初仍集資付刻。邑子林大椿先生挾是書以渡海，自由中國今僅有此本，學生書局爰據以影印，而屬槃爲之序。序曰：

香鐵此編，不特可作蕉嶺縣志讀，亦我客家一重要文獻也。我客家本中原舊族，羅元一（香林）先生（所著有客家源流考）論之詳矣。而香鐵此編，其濫觴也（林大椿先生言：嘉慶十三年，和平徐旭曾掌教惠州豐湖書院，有感于東莞、博羅土客之械鬥，爰口授客家源流及方言，由其門弟子博羅韓生筆記成書。惟曾杏刊行，未詳）。一徵卷一征撫篇

曰：

邑無北宋以前土著，或疑當日草萊未闢。……然宋元祐三年有藍奎登進士科，今藍坊有保慶寺，即奎當時讀書授徒處。藍坊由九曲磴入，崇山疊嶂間，尚有文人取科第者，則百里之內，自非山虛水深、古無人蹤之境矣。然藍氏後人無傳。今邑中舊族，南宋來者，亦復寥寥。且自藍奎後，亦並無人物。當是北宋前甫啓狂暴，而南宋後疊遭兵燹，土著逃亡，僅存一二；而遺黎彫敝，轉徙他鄉。歷元而明，中原衣冠世族，始稍稍遷至。

又曰：

南宋以來，皆虔賊侵擾，則此地（梅州，含今梅縣、興寧、五華、平遠、蕉嶺）之受害獨酷，遺民之存者，固亦僅矣。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可見元祐以前客戶增盛。至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僅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五。所耗可勝計哉。

又卷二教養篇曰：

成化中，刑部郎中洪鍾言：廣東程鄉（今梅縣），流移錯雜，習門易亂。宜及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教之詩書禮讓。按吾鄉巨姓大族，皆元明時始遷者多。

案香鐵論客族開闢梅州年代，經歷及戶口之盛衰，有學有識。寰宇記、九域志所謂「梅州戶主」，即北宋以前土著；所謂「客」，即我客族。據是則我客族之開闢梅州，至晚亦肇基于北宋之世矣。迨明成化中，則「流移錯雜」，亟待「立鄉社學，教之詩書禮讓」矣。

是書于地理、禮俗、教養、語言、日用飲食之等，採掇甚勤，工力細密。間或援古證今，淹貫博洽，引人入勝。例如教養篇，其所引書有鎮平縣志、史記封禪書、魏書、汪師韓說、宋史、闕里志、孔毓圻論祀儀、元史、朱錫鬯孔子弟子攷、禮記鄉飲酒義疏、月令、毛詩豳風序毛氏傳、漢書鄧鄆傳、唐書韓琬傳、漢書韓延壽傳、莊子、漢書文翁傳、晉書陸雲傳、沈德符野獲編、驂鸞錄、輿甯志、廣東通志、周禮、大埔志、陳白沙學記、玉海、南雄志、胡塔續事記、封川志、屈大均廣東新語、海國聞見錄、外番志、職方外紀、樵書二編、潮州志、粵大明記、明典彙、朱子社倉法、石齋義倉志序、山東志、明封川方向祖條約、司馬溫公救荒疏、大清會典、陶宗儀輟耕錄（以上卷三）；禮俗篇引書有廣東新語、漢書、史通、錢牧（案原誤作「收」）齋詩、宋翰苑遺事、管子、唐韻、集韻、說文、玉篇、廣韻、國語越語、周處風土記、新甯志、廣州志、儀禮、文選左思賦、梁溪漫志、大學、左傳、天香樓偶得、事物原始、老學庵筆記、筆叢、中華古今注、靈芬館詩話、留青日札、類林、名義攷、風俗通、福恩堂詩話、春秋胡氏傳、禮記、周禮、顏氏家訓、周去非嶺外代答、書顧命、康王之誥、韓門綴學、鄭所南說、鹽鐵論、唐書、朱子語類、紀文達景城紀氏家譜、吳仲山碑、說嵩、十駕齋養新錄、大清通禮、史記、五行大義、遁甲經、洪範五行傳、媿（案原誤作「媿」）郊錄、潮州府志、獨斷、月令廣義、玳圖、演繁露、湖孺雜記、趙明誠金石錄、荆楚歲時記、庶物異名疏、桂海虞衡志、天祿識餘、蘇沈良方、段（案原誤作「段」）公路北戶錄、曲洧舊聞、青箱雜記、淮南子、齊民要術、搜神記、何（案原誤作「何」）光遠鑒誠錄、劉夢得送張監詩、青巖叢錄、鎮平縣志、墨莊漫錄、樂府詩集、明詩綜、吳震方嶺南雜記、龍窗括異志、東坡贈黃照道人詩、唐詩說、野獲編、詞林（以上卷四）。其餘諸篇，繁微廣引，大率類是。讀此

足徵我客族之教養、禮俗、方言、風物，在在皆淵原有自。舉蕉嶺，則其它客族地區亦可知矣。

香鐵所考者累，于今觀之，固亦不免有未安者。例如卷二教養篇注云：

按州郡之學，始于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并立孔子廟。

今案漢初郡國本無學校。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創起學官，郡中大化。武帝善其制，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漢書循吏文翁傳詳之。既而郡國亦皆仿置，故他郡學校亦頗見載籍，事見漢書韓延壽傳、何武傳、元帝紀元始二年、王莽傳。東漢仍之，見後漢書明帝紀、崔瑗傳、等（說詳嚴耕望先生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卷三五二——二五六）。據此，則州郡之有學校，不自梁武帝始矣。

又卷四禮俗篇云：

俗稱祭田爲蒸嘗，亦有謂祖宗血食者。按血食二字甚古：漢書，爲勝置守冢（案原誤作「冢」）于碭，至今血食。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顏（案原誤作「款」）注郊祀志至今血食云，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則血食二字，似俗而實古。

今案莊六年左傳：「抑社稷實不血食」。血食二字，已見于此。復案以犧牲祭享而曰血食者，謂以生肉獻祭，此初民社會茹毛飲血之遺風。小雅信南山篇：「從于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鄭箋：「血以告殺」。漢舊儀：皇帝暮視牲……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太平御覽五二六引）。荀子禮論篇：「大饗尙玄尊，俎生魚」。楊注：「大饗，禘祭先王也」。此類卽所謂「血食」，亦古俗之可以于祭禮中求之者也。入民國後，吾鄉凡遇大祭祀，猶行此禮，其由來尙矣。漢書郊祀志顏注：「祭有牲牢，故言血食」。止言「牲牢」。而不解何云「血食」，其義未備。

同上篇又云：

甚至有生前自擬私謚，于家廟修序牌時、用金漆書填者。生而有謚，蓋亦沿趙陀自稱爲南越武王之陋習也。

今案生時有謚號，春秋中葉以前禮俗則然（詳金文叢考第四謚法）。趙陀之稱武王，亦古禮俗之遺，未可以爲「陋」。

我客家族性，素以刻苦耐勞、長于開闢、創造著稱于世。鎮平地瘠民貧，故不能不求向外發展。卷三教育篇云：

按鎮邑廣袤僅一百里，而山居其七，民之寄臺灣爲立錐之地者，良以本處無田可種故也。

邑中地狹民稠，故赴臺灣耕佃者，十之二三；赴呂宋、喇吧者，十之一。……

臺灣……地土饒沃，畜產蕃孳。置莊者謂之莊家，佃種者謂之場工。邑中貧民往臺灣爲人作場工，往往至三四十年始歸。歸至家，尚以青布裹頭，望而知爲臺灣客也。往臺灣者，例由本籍縣官給照至泉州、廈門，海防同知驗放，方准渡海。然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往往在潮州樟林徑渡臺灣。

按邑志名宦志，鎮人以地窄人稠，多就食于臺灣，而海防例嚴，苦無以渡。邑令魏公（燕超）請於上官，并移咨閩省，准鎮人給照赴臺灣耕作。每歲資入無算。……嗚呼，使吾鎮之人數百年不艱於粒食者，公之惠也。其祠祀也宜哉。

此卽數百年前我鎮平同鄉移民臺灣，胼手胝足以啓山林、汗血辛酸之一段歷史，亦卽我客族同胞移民臺

灣歷史之縮影也。香鐵志此，大有深意。詒我後昆，可欽念也。

香鐵名釗，字穀生，香鐵其別字也。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官內閣中書。生于清乾隆五十二年，卒于咸豐三年，壽六十又七。有讀白華草堂詩鈔，已刊。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卷六六引盛大士粵東七子詩序曰：「香鐵才力雄駿，生氣滿紙。跌宕淋漓，動與古會。性極亮直，辯論是非，侃侃不阿。至於朋友骨肉、死生契闊之際，心貫金石，歷久不渝。蓋古史獨行傳中人物也」；又引端木國瑚曰：「香鐵詩，精美在外，質者在內。尤有志於古烈隱迹，發揮其事，使生氣在目，乃詩家龍門」；又引潘德輿曰：「香鐵詩一氣磅礴，五光陸離。由鍊入工，以豪得健。大抵風華得之牧之、義山，爽直取之子瞻、魯直」。案香鐵詩，清蒼凝鍊，託體甚高，嘉慶間負盛名，固嶺海之雄也。聞所著尚有賦鈔、經餞、鐵盞叢筆，未知有刻本否。因並記。

民國五九年十月廿九日完  
稿，時客南港舊莊山中。

序

鎮平縣志修於乾隆四十七年敘事率多簡陋體裁亦未甚宜道光初阮儀徵修廣東通志司采訪之任者於邑中事蹟多憑鄉人一紙書及舊志所傳以答卽與地一門證之於今已多未合他無論矣所謂文獻足徵者安在哉光緒五年冬余來蒞是邦擬欲與諸紳耆商訂重修而兵燹之後閱閱縉紳能言者少適古範初少尹以黃香鐵學博士窟一徵見質目分九卷部次井然蓋帥李艾塘揚州畫册錄例不居志之名而其事蹟較志爲詳盡有是書而足以知古今之沿革芟蕪之經營天時人事成俗化民以及

不第一卷  
典體文章皆得有所考據而林丹九殉節一事仰止先型  
誠足爭光日月

聖朝於勝國死難諸臣嘉與褒美秉筆者詳悉無諱愈以  
見其識學之過人遠矣範初尊人樸臣參軍懼帥門著述  
失傳捐廉校鐫亂後版燬無存範初能承先志重付剞劂  
山城文獻賴茲以徵其功固不在作者下然則是書非第  
一邑之事有所取徵而一省一州皆散見於各門其云一  
徵者謙辭也余量移茂名瓜期在即恩惠書此以報且爲  
他日修志者幸得有所採擇焉是爲序

光緒壬午仲冬

愚弟山陰余澍疇謹撰



黃香鐵先生傳

先生姓黃氏諱釗字香鐵一字穀生廣東嘉應州鎮平縣

人世居白馬鄉霞黃里父中憲公成蔭世昌遊吳閫設質

庫母楊太恭人生公於黃驢坊幼聰慧入塾書上口百餘

言頃刻成誦十歲爲詩驚其老宿旋里游泮食餼嘉慶丁

卯鄉試貳其榜試京兆亦然已卯獲雋公淡於榮利在寓

日以古今體詩自課所知謂之曰胡不專習舉業爲科名

計乎公笑頷之耽吟如故然堂卷一出輦轂傳誦工揣摩

者自謂弗如也所交皆知名士石琴主人鄭親王也見其詩

亟賞之謂乾嘉之際惟洪穉存亮吉庶幾頡頏延之教世

子惠邸 郡王 欲聘為記室公並辭之禮聞將屆當事者欲

以甲第羅致之諷其往謁公夷然弗屑也聲名藉甚以古

誼自勵凡投縞紵者無不肝胆相照負知人鑑同鄉曾卓

如 望顏 顏魯輿 伯燾 方為編修公稱其當居極品尤重賂

文忠 秉章 曰君天性忠亮他日出宰封圻勛名事業當與

鄉先生崔清獻陳清恪並傳也後皆如其言顏公開府江

南紅巾蠢動公乃貽書曰金陵居大江之衝龍盤虎踞自

古帝王都也左控荆湘右襟吳越藏璽值其腹皖城拊其

背形勝為東南第一天下有事其地為割據所必爭君宜

繕城垣峙糧芻汲戈矛練兵勇預為守禦倘承平日久

民不堪戰則當守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亦足以光史冊而昭日月矣未幾顏公去位洪逆果據金陵其先見如此屢上春官不第繕書史館例當銓令改教出都司鐸潮陽時浙中吳雲颿鈞守潮州仰公才行甚親重之凡有疑獄無不咨訪藉以信讞一時翕然有神明之稱不知公之嘿有以啓告也其治尙嚴峻多劇盜大守處以酷刑特規之曰我朝法律罪重者凌剝截腰而已若如今之聯木爲榻令匪臥其上按其手足以錙鑿釘之俾勿動號啼數日求死不得匪誠畏懼望風斂迹毋乃傷於愬乎屬員效之烈於猛火矣將與羅鉗吉網同譏且自造新刑言官得

以風聞彈劾也大守悚然急下令諸縣凡治匪皆當如常  
法處決公之直諫守之納言皆不失友誼也公目炯炯有  
英光貌腴而豐下蟠腹如宋華元短小精悍似李公垂記  
穎陽少時公由湖返棹橫舟里中先王母黃太恭人遣媪  
出舍遲之覘大舅來未返報曰大舅未來見一十五六歲  
童子冉冉由河干竹林至矣蓋即公也公在潮州購置雁  
來紅館除授翰林院待詔主講韓山書院年六十八以疾  
卒於館舍乙丑之亂左文襄宗棠駐軍松江鎮詢諸紳曰  
黃香鐵先生家距此幾里後嗣若何其人有品有學未易  
才也公孺人戴氏生三子長玉之季三福俱國學生次瑄

元諸生爲局董善排難解紛娶側室二丁娘姚娘撫一子  
曰多福孫添秀逸秀恆秀俊秀潤秀湘秀能詩曾孫容曾  
俱故今存者孫榮慶曾孫壽曾國學生元孫毓仁翰仁幼  
學宣統紀元己酉仲冬長至前十日又甥鍾穎陽敬撰

--	--	--	--	--	--	--	--	--	--	--

石窟一徵目錄

卷一

方域

征撫

卷二

教養

卷三

教養

卷四

禮俗

不字第一卷

卷五

天時

日用

卷六

地志

卷七

方言

卷八

方言

卷九



人物

藝文

雜記

--	--	--

石窟一徵卷一

邑人黃 釗纂

受業 甥

鍾伸鵬  
古汝達校刊

方域

邑為平遠程鄉共割之地平遠原於程鄉程鄉又統於潮州今按漢所謂揭陽今潮州府全境及嘉應州平遠鎮平皆其地也三國因之晉置東官郡又置義安郡義安所屬海陽縣即漢揭陽之地宋齊因之齊義安郡領縣六綏定海寧海陽義招潮陽程鄉程鄉之名如此梁義安郡置東陽州後改曰瀛州及陳而州廢隋平陳置潮州統縣五海陽程鄉潮陽海寧萬川程鄉之統于潮

州始此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隋開皇十年罷義安郡

省海陽縣仍于郡解置義安縣以屬循州十一年于義

安縣立潮州則隋未置潮州之先固曾擬以義安屬循

州也大業三年又罷州為義安郡唐武德四年復為潮

州管縣三海陽潮陽程鄉南漢時改程鄉為敬州按太平寰

宇記南漢乾和三年升為敬州宋開寶四年改梅州王象之輿地紀勝

謂避翼祖諱改梅州此程鄉統于梅州治之始也未改

梅州之前有稱為恭州者為避諱故也宋歐陽忞輿地廣記梅州春秋

為七閩地戰國屬越秦屬南海漢屬南越見十國春秋樂史太平寰宇記梅州理

程鄉縣領縣一以州統縣猶今之府也熙寧六年廢梅

州又以程鄉縣隸潮州元豐五年程鄉縣復置梅州屬  
廣南東路宣和二年賜郡名義安此又獨復古義安郡  
之名也紹興六年廢州爲程鄉縣仍帶程鄉軍事十四  
年復爲州縣一元至元十三年梅州始歸附十六年改  
爲梅州路置總管府二十三年改爲散州

按元世祖紀二十三年三月

月降梅循下州二十五年九月置梅州驛領縣一皇慶四年改梅州隸廣

東道宣慰司仁宗紀作延祐四年十月間隸黃泰泉志  
作延祐元年十月改隸明洪武二年廢州爲程鄉縣屬  
潮州府嘉靖四十一年割閩之武平上杭江西之安遠  
惠州之興甯初置平遠縣隸江西贛州四十三年從里

人議奏還三縣割地分程鄉之義化長田石正三都并  
 興甯之大信一里附義田都合為平遠縣隸潮州此程  
 鄉分為平遠之始崇禎六年割平遠石窟都程鄉松源  
 龜漿二都建鎮平縣隸潮州至。國朝雍正十一年升  
 程鄉為嘉應州以平遠鎮平及惠州所統之興甯長樂  
 隸之嘉慶十二年大吏奏升嘉應州為嘉應府十七年  
 仍改為州是為嘉應州鎮平縣。嘉應州志疆域志按  
 明初程鄉定籍東西南三廂廂各一圖石坑都一圖韓  
 莆都一圖松源都共二圖溪南都共三圖萬安都共三  
 圖龜漿都共二圖義化都共一圖長田都一圖石窟都

其二圖九都十六圖開設平遠割去義化長田石窟三  
 都四圖開設鎮平割去松源之第二圖龜巖之第二圖  
 開設豐順豐順即今豐順縣又割去萬安之第三圖第五圖又  
 程鄉縣分爲六鄉懷仁光德豐順逢福萬安大平懷仁  
 卽鎮平縣治也設圖卽周禮  
 鄙後訛爲圖

卷之二



征撫

通志前事畧崇禎六年二月總督熊文燦奏設連平州

及鎮平縣按熊文燦本傳崇正五年二月擢熊文燦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

先是海寇鍾靈秀既降復叛按鍾靈秀據銅鼓嶂崇正三年命熊文燦移鎮上杭

虔撫陸潤禮移鎮信豐共討平之爲鄭芝龍所擒其黨潰入長汀轉掠

江西屬邑文燦檄芝龍屢敗賊而忽有紅夷之患海盜

劉香乘之連患閩廣沿海邑帝以責文燦文燦不能討

乃議招撫賊佯許之泰政洪雲蒸初官廣西泰政常搜

靈秀餘黨斬三十餘級盡毀其巢文燦乃令雲蒸與副

使康承祖叅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俱被執文  
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勅之詔貶秩  
戴罪自贖至次年二月因奏設連平鎮平余攷文燦本  
無辦賊才徒以金珠結納權要希寵恃位卽其奏開鎮  
平亦非真有見於形勢險要如王陽明平泖頭橫水之  
設和平崇義兩縣者觀其初至粵旣大修廣州城至是  
又檄豎沿海樁門幾于不敢出雷池半步故以鞭長不  
及之地只有設縣之法也然鎮平之必須設縣亦不待  
智者而知明正統十四年設總兵官駐興甯堡卽今平

遠縣

按設興寧堡以黃蕭養之亂廣東始設鎮守總兵官一員後以

省介在江閩之交議於南贛汀漳惠潮地方復設總兵一員駐劄程鄉既而移駐潮州四十五年又以二省牽制不便廣東始專設總兵官一員仍駐潮州按南贛汀漳今俱設有總兵官防範為九重矣 嘉靖四

十三年始移駐潮州有明百十年屢作不靖至崇禎末

始設縣鼎革之際自難免乘墉伏莽之虞至 國朝水

處者漁谷處者牧民咸安其居雖 聖化之覃抑亦城

郭人民開通道路而奸盜無所容其跡也昔人論廣以

狹治之亦明于形勢者哉 按石窟建議設縣始于生員類其肖心巖前城亦同時興築

大清一統志羅岡鎮在縣東三十里明崇正中置縣後

移石窟巡檢于此名曰藍坊司 本朝順治中廢乾隆

元年復置巡檢司按此條誤合為一羅岡在縣北三十

石窟一改 卷一 正無 七

里通閩之武平藍坊在縣東三十里通閩之上杭永定  
崇正九年以石窰巡檢司移建藍坊順治十五年裁至  
乾隆三年復設羅岡司

邑無北宋以前土著或疑當日草萊未闢

宋開寶五年四月上按嶺

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轉運使王明  
度其地里節省以便民。又宋時廣東路府三肇慶德  
慶英德州十一廣潮韶遠  
惠南雄新封梅循南恩然宋元祐三年有藍奎登進

士科今藍坊保慶寺卽奎當日讀書授徒處藍坊由九

曲磴入崇山疊嶂間尙有文人取科第者則百里之內

自非山虛水深古無人蹤之境矣然藍氏後人無傳今

邑中舊族南宋來者亦復寥寥且自藍奎後亦並無人

物當是北宋前甫啟極蒸而南宋後疊遭兵燹士著逃  
亡僅存一二而遺黎彫敝轉徙他鄉歷元而明中原衣  
冠世族始稍稍遷至楊誠齋入程鄉縣界詩長樂昏嵐  
着地凝程鄉毒霧噴人腥吾詩不是南征集只合標題  
作瘴經大有深林密菁景狀益自建炎四年八月盜入  
梅州殺守臣沈同之大掠而去紹興二年十一月陳容  
來犯三年二月虔賊周十隆又來犯至命岳忠武統大  
軍駐虔州令徐慶等來剿故四年正月詔蠲循梅潮惠  
四州被兵家租賦六年八月又蠲梅州春秋兩稅丁戶  
之傷殘可知淳熙八年潮州賊沈師爲亂楊誠齋舉提

廣東常平茶鹽詔帥師往平之其過程鄉界詩當卽此時作紹定六年贛賊陳三槍張魔王等復擾亂竇章閣特制陳韓遣將劉師直扼梅州德祐景炎之際戎馬蹂躪更不待言蓋常論梅州之大勢寇自漳循來則興甯長樂受其害寇從汀贛來則平遠鎮平受其害南宋以來皆虔賊侵擾則此地之受害獨酷遺民之存者固亦僅矣大平寰宇記載梅州戶至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至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可見元祐以前客戶增盛至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僅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四千八百

六十五所耗可勝計哉○按戶口盛耗之機又在于宣和六年枯木生枝之妖異也

宋紹興三年冬十一月虔州盜陳融犯循梅二州四年四月招討使岳飛平之按宋史岳飛本傳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尊命岳飛平之○又宋史紹興三年二月虔州賊周十隆犯循梅二州詔總制趙祥合兵捕之祥一作庠按李忠定公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云契勘虔賊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鹽圖利後來漸次于循梅等州村落間劫掠巡尉不敢誰何徒黨

漸衆遂犯州縣云云又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云  
如周十隆張大閑謝凱尹實謝小鬼等頭項不一多者  
數千人少者數百人遙互入夥劫掠鄉村破殘縣邑云  
云卽此時也

石窟寇變終明之世無恒安處征撫志饒陸海海陽三  
饒賊也洪武十四年程鄉吏陳伏約陸海攻程鄉伏爲  
內應程鄉陷南雄侯趙庸以潮州衛官軍討之擒斬陸  
海等百五十人降其衆程鄉平寇患自此始論者謂洪  
武元年帝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舟師由  
閩入潮潮郡首先歸附百姓云羅宗章之語是也



討之事興二百餘年中兵燹不絕其亦平陂往復之道哉。○按郡國利病書作三饒賊饒隆海毛西河後鑿錄作陸海按順帝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潮州降于明三月明兵取惠州路四月取英德州取廣州路七月海南海北諸郡皆降于明是潮州首先歸附而何守眞之降則在四月也。○洪武四年二月命工部遣官至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亦鼎革時未罹兵燹之一證今按正統十四年己巳上杭賊范大滿掠程鄉之石窟松源等郡潮州通判蔣敬帥民兵討平之天順六年劉儻寇程鄉都指揮等張通討平之宏治元年賊首張林穩合朱

永廣賴清謝英等寇程鄉之松源石窟等都副使陶魯  
僉事陳英調本所千戶羅騎周則統屯兵討平之又賊  
首陳良玉與其黨梁世昌張士錦嘯聚義化山中寇石  
窟正德五年庚午總兵安遠侯柳文督兵討平之陳良玉郡  
國利病書作陳玉良野獲編宏治九年湖廣右布政司  
陶魯以功陞本省右在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帶管廣  
東嶺東道以楚中官兼任粵省分巡此官制所無抑事  
體亦不便前此後此俱未見其時正極治之世必非紊  
舊章其中定有說云按陶之兼吾粵臬副帶管嶺東道  
正爲此剿捕事但潮州征撫志作宏治元年事而職官  
志嶺東道成化二十年爲陳英宏治四年爲袁慶祥宏  
治九年爲王相俱江西人俱爲按察司僉事此當是元  
年事而沈德符誤記爲九年也是時粵之與甯程鄉閩之武平三縣皆  
爲盜窟時議欲分三縣接壤之地置州以塞盜源而程

鄉民欲城石窟大柘興甯民欲城禮福灣武平民欲城

千戶所當道以人言喋喋恐生釁端事遂寢按黃錦改建縣記鎮

平地屬古楊州懷仁里嘉靖間析程鄉興甯增設平遠則改屬平遠當設平遠時鄉先正徐公暨持議欲建署

懷仁後為虔州異議而阻此猶屬嘉靖年間事而正德間已有欲以石窟建州之議矣

李四仔者劇賊張番壇之黨也同鍾聰劉隆黃鏞張五

瓚黃樞保張時旺等按正統六年土寇黃鏞等寇石陂鄉生員黃懷德率眾禦之擒斬甚

多當等舉為捕盜使

寇汀漳贛南惠潮等境僭號稱王福建鎮巡等官請討

之正德七年壬申命都御史周南巡撫江閩廣三省南

至密調容省官兵指授方畧分路進討江西兵從安遠

大攻破巢穴七曰丹竹樓曰淡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  
頂山曰寒地曰髀背擒斬賊首何積欽羅得清黃璠並  
其從一千五百一十有二人廣東兵從程鄉大破賊  
穴九曰大帽山曰大峰嶂曰雞籠曰五子石曰十二季  
曰香爐嶂曰鷓鴣角曰軍山等曰員子巖當卽員子山擒斬  
賊首李四仔張番壇並其從二千七百一十有九人福  
建兵從武平大攻破巢穴八曰巖泉當卽巖前曰上赤曰中  
赤曰下赤曰懸繩峰曰挂坑障曰黃沙曰大劉畚擒斬  
賊徒謝得株等首從二千四百一十有九人計擒斬六  
千六百有奇釋脅從一百四十有奇皆爲良民並

仗一千一百有奇

郡國利病書作總督林廷選討平之

○賊首梁八尺聚

衆四百餘人流劫惠潮間嘉靖二年癸未提督張嶺檄

僉事施儒討誅之○賊首蔡春魁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寇石窟松源龜漿等都僉事萬仲督兵進勦平遠義民

曾習舜韓金環陳玉漢等協擒之斬於石窟○積賊徐

加梯與陳紹祿踞石窟爲巢穴流劫武平等處嘉靖四

十一年壬戌聞撫譚綸顧撫陸隱大舉合勦檄武平令

徐甫宰領鄉勇爲前驅賊聞風宵遁甫宰親歷巉崖擒

加梯解軍門斬之時居民避亂員子山寨爲官兵悞殺

者數千人鬼夜哭

按鎮平縣志嘉靖三十九年石窟徐甫宰擊賊忽斃

不列一 卷一 名去

以為瑞遂萌異志作亂叻梯作加梯○梁道輝平遠愛撫賊也嘉靖四十

二年癸亥合賊首温鑑糾石窟羣民先劫鄰鄉次畧平

遠縣縣令王化統鄉兵楊振邦等追至壇嶺賊出松源

流劫江閩後為官兵追勦遁歸王化擒斬之王化有知兵名超擢

廣東副使南贛巡撫無吳百朋以貪贖劾之削籍○按嘉靖間廣東江西盜起詔

於興甯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擢方逢時為黃東

兵備使與叅將俞大猷鎮之○明典彙上杭賊首萬鼎

堯等為官軍所擒其黨遁入程鄉賊温鑑梁道輝巢中

鑑等益強乃出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擊敗之趨瑞金

遇嶺北道副使李佑兵戰敗奔歸故巢廣東僉事徐甫

率乘其營壘未定急攻之擒道輝十大坑口擒鑑于沙

羅塘

按徐甫宰時  
爲程鄉令

按嘉靖四十年饒平巨盜張漣自號

飛龍人王封大埔賊羅袍等爲王僭號紀年勢日熾絕

永定連城餉道斷汀漳官兵取與甯長樂又導倭夷犯

潮州提督待郎張嶺討平之漣旣滅其黨林朝曦據巢

不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得之而遣王簿梁維

棟入賊申諭散其黨朝曦棄巢走及廣東追擒之

又莆田翁夢鯉以戶部主事謫潮州通判時倭患彌棘

夢鯉攝守事至鮑浦南灣三河之戰斬賊七百有奇蹈

水死者以千計倭遁去廣寇張漣吳商等復竊發夢鯉

授方畧擒之移知開化比行復解程鄉圍而去

四十三年提督侍郎始開府肇慶舊開府梧州以惠潮盜發相去二千里徵調爲難乃徙。邱涇先從梁獬犯江西就撫免死兄邱河勦寇有功授把總職約束就撫各賊涇跳梁不服間聚黨竊劫萬厯三年縣令滕袁章以他事至石窟計擒之涇密約其黨古梓邱德威等數百人圍縣署大呼曰不釋邱涇將爲亂滕懼而釋之民吐伍善父子出櫻賊爲賊支解且曰此事實把總徐濱主之統衆擁人濱家劫其資後官兵征捕古梓等次第獲繫於獄涇變姓名入海莫知所終。按嘉靖四十



年俞大猷以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遂乘勝  
征程鄉盜梁獬擒徐東洲有林朝曦者獨約黃積山大  
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後亦爲徐甫宰所滅以上並  
征撫志

邑志紀寇變有元之世僅一見而不詳其顛末自崇正  
元年間五總賊蘇峻等作亂抄掠始詳然亦尙有未盡  
而見於他書者今並載之以資參考。志云元古仕龍  
任本州懷仁鄉巡檢時流寇掠境仕龍率義兵拒之兵  
少糧匱乃齋沐虔禱其夜賊見軍馬旗幟遂驚退境內  
保全鄉人祠之今廢。按至元二十五年循州賊萬

餘人掠梅州二十六年賊鍾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  
十三人來降雲丹密實請以降賊鍾明亮爲循州知州  
宋士賢爲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卅八人爲縣尹巡尉帝  
不允十月鍾明亮復反寇梅州。平遠志崇正元

年五總賊蘇峻龔義鍾岳等糾黨與土寇沅廷龔藻苗  
奄敵血擄劫大密逕上下數十里。貢生賴菊保率家丁  
禦之不克賊乘勝遂破石窟勢大張。上杭志崇正元  
年正月廣賊平遠人龔一龔二龔三爲倡及蘇了浚賴  
顯四花腰蜂黃滿梁和尚鍾成旺邱南髻劉鈞鼻等數  
百人焚劫日熾三月巡撫朱欽相調指揮劉震百戶李

中秀領兵三百會武平守備郭應元兩路合勦震中秀  
至巖前賊潛遣數人詭爲武平官軍稱應元統兵相候  
二將信之遂前進賊分左右翼圍住官軍驚竄二將皆  
爲賊磔死四月守道董象恒委把總韓應琦等分領漳  
兵四百六十人許勝劉漢廷等領三圖兵三百四十四  
人進剿漢廷刺殺賊首龔二賊潰遁五月巡道偕知縣  
吳南灝督領守備張問行浙兵千人把總韓應琦曹經  
許務等兵千餘人主上登象岫等處分營犄角散諭賊  
之脇從者二千餘人及戰大賧之於銅盤嶺斬級九十  
餘生擒三十餘獲器械無算遂查探員子山石骨砦石

窟梅子奮等巢悉焚之餘黨遁去十二月巡道曾櫻先

期會舉人李曾貢生詹彌高赴潮州謁兵道謝棟會兵

搗巢許期還報

按嘉應州有謝公祠祀明惠潮道謝棟

程人思其功立祠祀焉

乃行典史李日瀚密召象峒鄉兵至十

四日知縣吳南灝勒兵駐南巖寺武平知縣巢之梁率

象峒兵千餘亦至次日兩縣督指揮張大掄嚴明及賴

思養溫子魁等分兵搜剿斬獲數百人經一巖孤懸如

燕巢賊匿其中主簿顧所行投火燻之賊沿巖走急以

銃擊之斬首十餘級復燒大窰徑搜南坑尾野豬窰等

巢賊首謝和尚鍾書公劉尖鼻皆擒斬餘遁入員子山

復遣張大倫李國英等同廣兵四處把截羣賊皆入石骨

皆設木柵自蔽大倫等以火攻破之死者過半按田密徑當即

大密四年三月寇鍾凌秀等數千人剽掠復聚石骨

些九縣巡撫熊文燦駐縣一杭檄泰將鄭芝龍第守備

鄭芝虎剿之凌秀就縛五年二月凌秀弟復秀叛八月

虔撫陸問禮移鎮汀州以汀同知黃色中偕巡道顧元

鏡總兵陳廷對屯程鄉九月搜銅鼓嶂員子山松源藍

坊等處斬賊鄭蛟精九良星等一百三十餘級生擒郭

和尙水鼈蛇等一百八十餘名○按鎮邑志崇正元年

五總賊蘇峻龔義鍾岳等聚衆大密徑抄掠糾合劉勾

鼻鍾掣天等攻破右窟鎮勢大張三月平遠令金一鰲  
遣吏曾紹宗等拒賊營議撫未決四月劉勾鼻等復攻  
程鄉蘇峻龔義等復攻平遠一鰲集把總會應元等遂  
之擒賊二名復率典史隊應秋等固守十日擒殺內應  
杜成文等又遣紹宗應元申院議撫蘇峻等五名黎大  
總劉勾鼻鍾掣天張惟天不受次日虔撫洪瞻祖給蘇  
峻等爲歸順把總乃圖報効勾鼻等又攻程鄉及會昌  
定南等縣三省震動一鰲率峻等討之黎大總鍾掣天  
等以次就縛劉勾鼻陸願擊賊以贖罪先後生擒賊首  
五名殺賊首三名斬首一百二十級撫賊黨九十四名

明年峻等復叛與賊首陳蠟梨花腰蜂等攻劫武平上杭等縣副使謝榷帥師駐程鄉縣督捕通判楊錫濂叅將鄭嘉謨王簿冉良瀚分道協剿良瀚破石窟寨斬首數百員子山梅子番四十餘寨望風披靡殺戮幾盡榷又密諭一鼇於二月望日乘蘇峻韓元龔義鍾岳湯慶等入縣叅謁伏兵兩廊下縛殺之韓元逸追戮于江西長甯縣五總賊平三年遺孽鍾凌秀陳萬等糾集餘黨數千人流劫江西會昌福建武平等縣八月寇程鄉攻破三河鎮抄掠無算行人阻絕守備張承祚追賊死之督臣王業治檄副總兵鄭芝龍張一傑會剿於南溪斬

獲甚多執鍾凌秀送軍門斬之陳萬亦梟示連平境餘  
黨湯豹虎何四仔爲張一傑及諸生賴可元等所擒賊  
悉平 按陸豐志嘉靖四十三年總兵俞大猷以撫賊  
花腰蜂五百人從爲前鋒擊倭潰營七破其三倭望見  
花腰蜂旂幟股栗思遁我兵乘勢連破之俘斬二千有  
奇花腰蜂已從官軍擊倭有功守備王詔誘之詣軍門  
請賞行至平山登舟詔伏力士縛而支解之

倭史未刻編記廣東山寇崇禎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  
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  
僞號永興稱王結寨時程平有賊張惟天等增城有賊



涉元冲等官兵勦之千戶危思仁康繼祖被殺又江西  
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弁論  
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剿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  
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舖頭大有斬獲又往窠  
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有鎮把總何維坤解擒賊首鍾  
咸材阿美等山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  
三省九縣其中上泐中泐下泐卽王文成所平泐頭賊  
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  
掠以爲窟穴當三四年山寇大起聞出贛州之龍南定  
南二縣以肆擄掠南雄郡城卑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

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竒議擇山中衍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窠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許之此條見寄園寄所寄

五總賊見於屈大均廣東新語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坑有銀穴河源密坑亦有之兩處礦開則豪民往往隨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剡戟而起奸民澤沛乘覺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數程鄉揭揚之盜

又澗洞其間其羣數千人小羣數百凡數十百羣東至  
興寧長樂程鄉揭揚北至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  
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當是時盜賊孔棘民  
死亡者非其少兄卽其妻子哭泣之聲不絕日夜乞師  
有司縮朒主撫置不省賊或聽撫甫入城輒言願歸舊  
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劫送者固在自是良民禦賊反蒙  
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  
鄉上報賊鄉安在其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厯  
之末至隆慶之初歷十二四年分巢諸鄉聲勢相倚出  
入無時靡處不到嘻礪害如此守土者忍言開採哉。

按鎮昆五總賊乃蘇峻韓元龔義鍾岳湯慶等五人爲  
歸順把總其後被誅而其黨復爲寇故稱爲五總也與  
屈翁山廣東新語五總不同記此以明開礦之害也

國初山寇竊發蓋自明末蔓延苞孽未斬其見於邑志  
者順治三年則有涂爪王鍾勝山吳勝賴覺劉武子等  
十七年則有五指石賊謝上遠賴國康羅一鑑徐黃毛  
等按涂爪王等後皆受撫而十七年之山寇謝上遠者  
平遠五指石山賊也順治十六年巳亥冬糾武平賊賴  
國康鎮平賊徐黃毛程鄉賊古洪長甯賊曹子元等沿  
鄉剽掠十七年正月破武平橫坑圍乘勢攻鎮平平遠

縣令葛篤彛請勦二月閩兵自武平進潮兵自東石進  
官軍敗績千總顧名泰死之義民邱大旭王承寧復統  
鄉兵助擊上達奔仙人牀與五子石犄角兵壯突攻大  
塘畚大敗之生擒賊黨羅滿子等七月各營夾擊又獲  
賊陳其義等二十人上達勢蹙由仙人牀夜遁鎮平紅  
畚筆同知章欽文游擊陳奠誘縛之械至潮州磔於市  
。邑志康熙十三年四月土寇攻城知縣程夢簡守備  
孟甫昌發兵衝擊賊衆奔遁自十四年二月海寇踞擊  
十六年始行恢復皆不詳其始末通志及州志皆不詳  
按此蓋劉進忠叛潮州時也是時閩藩耿精忠叛劉進

忠爲潮州鎮總兵遭腹笄楊希震請逆藩納款十三年

遂據潮州府城叛十四年將軍尙之孝總兵王國棟等

統兵討之進忠以閩粵路梗獲納款鄭經經遣海寇何

左虎來援攻饒平所稱海寇踞城以卽鄭經所遣援劄

進忠之黨歟然故老相傳但云土寇攻城而未闌海寇

踞城事

按程鄉志亦有海寇踞城毀

折一空事見王吉人宦績錄邑志或以饒平而

悞入鎮平歟又不應以相隔百十年之事紀載如此

悞而職官志康熙八年陳儼後卽錢應科代之按應科

康熙二十年任而程夢簡則十一年任復有田生金子

十三年任張宏美于十六年任錢應科始以二十年任

其海寇踞城或於程或於田維時邑令作何結局志載缺如抑又何也○邑志職官志載實授不載署攝雖限於體例然亦應附見而若程若田又皆實任尙且罅漏疎畧可知矣

鼎革之際兵燹不息至順治八年始稍平定父老相傳有陳其明者獨豪橫亦目爲土霸蓋卽陳儲也以土豪受撫爲遊擊其侵佔良田美宅及人墳墓幾與土寇等○按明末土寇皆謂之土霸順治元年兵部侍郎金之俊上劄撫疏竊照寇名爲土本皆土著之民土本當作土霸之轉音

國家承平日久而奸民之歎血聚衆尙窺伺于官之昏  
明強懦而不時聞發今邑中結盟拜會爲首者曰大伯  
大伯者大哥之謂也最細者曰阿尾哥尾一作魁亦曰  
阿滿滿盈數也俗以子女最小者爲滿亦謂之滿子結  
盟拜會自是相約如兄弟然旖亦以大哥阿滿等名目  
相排次是與屈大均所云老都亞妹者異矣然苟充其  
量又何不可咒公王而開茶路哉乃大府以粵省歎血  
之俗爲無足患未免視盜賊爲家人曾已○邑境接江  
閩崇山疊嶂易以藏匪地方官稍不懲治卽有外匪乘  
間闌入煽動往年會匪如廖善慶爲福建人汪龍望爲



江西人皆外境闌入者也其會名多踵臺灣林爽文之  
天地會凡入教者皆三指按心爲號大指爲天小指爲  
地而地方官往往亦踵前智改爲添第二字化大爲小  
規避處分大吏亦不樂聞故有粵省拜會乃其習俗並  
非悖逆等語入奏而不知涓涓不絕流爲江河之戒也  
○按歛血之風盛于元元文類南海民歐南喜自稱宋  
將軍增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又劉國傑  
傳肇慶盜魁鄧大獠元世祖紀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  
等掠樂昌諸郡又王英傳南雄賊邱大老又滅里于初  
平惠州盜譚大獠凡云大獠卽大老也廣州人稱大哥

不列一名  
爲大老則大老者卽歃血拜會之大哥也○按劉國傑  
傳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  
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蔓延至此不可謂非守土之養  
癰貽患也

詰姦隱巡寇盜莫不有需於兵役今地方官之弓兵民  
壯皆存其名而已按大埔志載蘭志述前明兵制一條  
有弓兵機兵鄉兵等目弓兵者屬于巡檢司明制各巡  
檢司例得簡民間丁壯以巡盜賊詰奸宄兼以自衛應  
役者復其家是謂弓兵多寡視其地之難易有定額機  
兵者初曰民兵又曰民壯原自洪武初合萬戶府簡民

聞武勇編爲隊伍以時操練有事徵無事還爲民是  
謂民兵景泰中號機兵寔以優之天順中號民壯皆復  
其家宏治申令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充之州縣每  
一里中五人四人三二人不等遇警調遣官給馬匹器  
械行糧而賞犒雜徭責之里排甲長益亦實倚爲用焉  
嘉靖時郡縣多事二十二年增民壯額大縣千人次六  
七百少者五百緩急以之然民壯以益多則國課日益  
絀皆給復故萬厯以後始遞減而其後蓋僅存百數十名至  
若鄉兵者原無額設亦不隸名軍籍惟隨鄉里大小風  
土所長官給劄團練便推擇一人爲團長以時訓練武

藝編十家爲甲法一社之中有總甲總甲之下有小甲  
 每社小甲三四五人不齊其編甲或子弟或親戚從其  
 便也其地方有警官徵應之資則其社無不出  
 盡力者故當時每收其用總甲與天下之公爲而論可  
 兵民壯之設皆不足時惟鄉兵實可以得力惟吾鄉近  
 亦染潮州三陽械閉之習惡道資之以城而教之以日  
 而有所不敢行也

國初陳伯也者族也  
 殘虐其民其時一古可矣

石窟一徵卷下

邑人黃 釗纂

受業 楊

鍾仲鵬 校刊  
古汝達

教養一

鎮之立學其建置詳於邑志康熙初年邑令程夢簡重  
修將營櫺星門取石材於凌公阮得一石高不盈四尺  
質為瑩潤及剖之有紋如蘭蕙如杜蘅葳蕤敷布人以  
為壽華呈露為文明之兆程因作文石歌以紀之。按  
史記封禪書曰櫺星天田星也蒼龍左角為天田星主  
穀土者以教養為職養先於教故以此名門又櫺字取  
疏通之義凡壇壝皆用之孔子以人鬼廟祀而亦曰櫺

星門者是神明孔子與天神地祇並重也。又按聖廟門舊名戟門。宋太祖建隆年間詔用正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之廟內。徽宗大觀四年詔用王者制廟門增二十四戟。此戟門之名所由昉也。明嘉靖九年改戟門曰先師廟門。至廟門之外又另設櫺星門以著尊崇之義。先師廟門卽今之太成門也。

大成殿始于宋徽宗政和四年。御書大成殿額。頒孔子廟自是郡縣學俱稱大成殿。

按州郡之學始于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

士立州郡學并立孔子廟

明倫堂在聖廟東後爲儒學署。按明倫堂始於元世祖

至元十三年雲南行省平章賽典赤建明倫堂購貯經  
史因下其式於諸路明洪武十五年詔頒卧碑置明倫  
堂左碑用石廣八尺高二尺七寸橫卧而刊其文凡八  
條此外如尊經閣則始于元延祐二年常州路總教史  
堧卽郡庠建尊經閣以儲書籍詔天下學校皆建閣又  
有射圃則始于明洪武三年詔定學校射儀又有敬一  
亭則始于嘉靖五年作敬一箴頒之大學遂詔郡邑學  
校皆行鐫石並刊程子四箴范氏心箴作亭而覆之因  
名尊經閣射圃敬一亭皆未建。按宋淳熙元年禮部  
胄監言知道州樓源請令大學生習射州縣學置射圃

令欲舉行舊法令大學生講習射禮是宋時州縣學已有射圃矣而大學射堂唐時已有後廢而宋復議置之耳。又按洪武初年所定學校射儀其誘射則推年齒相讓年長者爲上射年幼者爲下射至司正取所中奠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品高者射二十五年定每月朔望習射圃樹鵠置射位初定三十步加至九十步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二月修嚴孔子廟祀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齊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



妖覲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神敬  
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  
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祀者以違制論○聖廟不許  
祈福演劇始此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初名啟聖祠向係專祀之祠梁公  
故以啟聖爲名康熙五十九年議追封五代雍正元年  
始定詔更名爲宗聖祠並晉封王號○按宋真宗時封  
聖父爲齊國公元文宗時加封齊國公爲啟聖王啟聖  
之名始此○按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未  
有廟號平帝元年始追謚爲襄成宣尼明帝永平二年

始與周公並祀於郡縣學魏晉因之唐太宗貞觀初始  
令專祀孔子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天下皆立廟  
四時致祭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封孔子爲文宣王宋真  
宗祥符五年加稱至聖元武宗至大元年又加大成至  
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改大成殿  
爲文廟天下學宮通擬像易水主先是宏治十二年給  
事吳世忠請尊夫子爲文祖大成至聖上不允故世多  
不知國朝順治二年稱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四配之  
始魏正始二年始以顏子配唐總章元年以曾子配宋  
元豐元年以孟子配大祖二年以子思從祀成濬三年

始以顏曾思孟並享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復聖宗聖述  
聖亞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稱子

崇聖祠後為韓昌黎祠祠頗多隙地舊志桂嶺書院在  
韓公祠後又云忠義祠在昌黎祠後其隙地亦不過數

十方為忠義祠或庶幾為書院則隘矣周克達移建於  
桂嶺之陽門內左為忠義祠右為身英亭今祠無栗主

而亭則猶是廳也舊志康熙二十五年縣令蔣彌高建  
義學於韓祠之側當即祠內東偏隙

地○聖廟祭器畧邑令孫錄捐俸製正殿爵三太羹登

一和羹釃二四配爵三太羹登一和羹釃二十哲各爵

五兩廡各爵五啟聖祠爵三釃各一以錫為之○邑志

有新製鎮平縣儒學祭器記錄自撰其畧曰 今上二  
十年辛酉二月之上丁余以郡判攝是邑將有事於祀  
典進博士弟子而問曰鎮經數亂祭器保無殘缺乎博  
士弟子時無以應詰之再則曰自割邑始未聞有所謂  
祭器也者非亂之咎也 云云乃從而卜之其卦爲鼎辭  
曰大烹以養聖賢吉可知矣故事以銅爲之會禁弗敢  
越乃捐俸易錫爲之按辛酉二十年乃康熙二十年時  
邑令爲盛應科孫以潮州通判來攝縣事卽以祭器不  
備爲守土之責固儒吏者之躬爲哉

聖廟樂章按汪師韓云明史洪武六年定祀先師孔子

樂章迎神曰咸和奠帛曰寯和初獻曰安和亞終獻曰  
景和徹饌送神曰咸和六章皆四言八句我朝所定文  
廟樂章其咸寯安景之字同于前而和改爲平去奠帛  
而分爲初亞終獻爲三迎神曰咸平初獻曰寯平亞獻  
曰安平終獻曰景平徹饌與送神俱咸平凡四言八句  
者六章至於春秋之祭樂章雖同音律各異春祭夾鐘  
爲宮倍應鐘起調秋祭南呂爲宮仲呂起調如迎神首  
句云大哉孔子春則凡六五秋則六凡上尺其他句  
亦春秋不同者多皆傳自曲阜而肄習之蓋用陰律不  
用陽律夾鐘二月南呂八月而亥與卯巳與酉所謂會

局也。今天下郡縣之學，或僅傳其辭而不知其音之節，與舞之容，或能知亞終三獻之聲音，而迎神與徹饌送神，皆有歌而有舞。金史章宗賜行聖公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元史虞集爲國子助教，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謂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攷正，嗚呼！孰謂今無其人哉。余嘗擬請將闕里志世系圖譜典禮封號歷代崇祀禮樂輯爲一書，頒行天下，學宮使學者知所嚮往，以時講肄，亦稽古崇文之訓也。宋祥符三年六月，命崇文院刊釋。

奠儀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  
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諸路按宋趙汝梅作釋奠禮  
器圖踵朱子紹熙圖式而加覈焉亦使學者卽儀文節  
簇以進通其義也

深陽史公奕昂爲吾粵方伯時曾頒樂器名義于各州縣亦有意明倫

之爲

也。邑志不載祭器品物及樂舞儀容或以爲事屬

大同不必紀然而諸生於春秋兩丁入

廟茫然不知

其器數欲問之而無從問者未必非志乘缺畧之咎也

按明洪武時祭先師籩豆各十成化十三年加籩豆爲

十二嘉靖九年定制府縣學八籩八豆今制

國子監

闕里用十籩十豆其府州縣學皆八籩八豆

先師用

帛一酒罇三 三登一罇二簋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  
豕一四配各用帛一爵三登一罇二簋一簋一籩六豆  
六共用羊二豕二十哲各用爵一罇一簋一籩一籩四  
豆四共用帛二豕二東西廡各用爵一共用帛二豕二  
廡每四壇壇各用簋一籩一籩四豆四 啟聖祠用帛  
一爵三罇一簋一籩一籩六豆六羊一豕一四配共用  
帛一爵二簋二簋二籩四豆四豕一四從視四配名宦  
鄉賢祠祠各一壇壇各用帛一爵三簋一籩一籩四豆  
四羊豕各半體籩實刑監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  
韭菹菁菹芹菹筍菹鹿醢魚醢醢兔醢簋實黍稷



實稻粱登寶太羹鉶實和羹此祭

先師之品物也

國子監闕里十籩加白饊黑餅十豆加豚胎泮析其四  
配則用八籩八豆其實如各府州縣之祭 先師十

哲兩廡各棗一籩栗一籩各鹿脯一籩刑鹽一籩各替

菹一豆芹菹一豆各鹿醢一豆兔醢一豆各豕肉一盤

府州縣從同四配黍飯一簋稷飯一簋稻飯一簋粱飯

一簋如 先師其府州縣僅一簋一簋有黍稷而無

稻粱十哲同凡四籩四豆一簋一簋其實皆從同又國

子監闕里啟聖祠皆鉶二簋二簋二籩十豆十俎二府

州縣則減其數鉶一簋一簋一籩六豆六其啟聖祠之

四配及東西從祀先儒府州縣亦從同

凡陳

先師位獻爵三奠次之大羹居中利羹居其

左右黍稷次之黍左稷右稻粱次之稻左粱右籩之實

居左刑鹽藁魚棗栗一行榛菱鹿脯一行白餅黑餅一

行豆之實居右荳菹醢醢菁菹鹿醢一行芹菹鹿醢筍

菹魚醢一行脾析豚胎一行香燭在其前饗奠于筐在

香燭之前太牢又在其前牛居中羊左豕右牛解伍體

羊豕全體大香爐又在其前左右大燭讀祝案又在燭

之左四配位減大羹一割白餅黑餅二籩脾析豚胎二

豆少牢在其前羊左豕右饌盤在其右香燭在其前東

西各重設小几置香燭奠帛於其上十哲位各供爵前  
列和羹一鉶次之黍稷次之黍左稷右豕肉次之當其  
中籩之實形鹽栗在黍之左棗鹿脯在豕肉之左豆之  
實菁菹芹菹在稷之右鹿醢兔醢在豕肉之右香燭在  
其前壇同豕首一當五位之中重設几奠帛獻爵置香  
燭饌盤在帛之右兩廡位各供爵前列筵同黍左稷右  
次之形鹽栗在黍之左少次之棗鹿脯又次之菁菹芹  
菹在稷之右少次之鹿醢兔醢又次之豕肉二又次之  
各於其筵供香燭東西壇同豕首四各重設一几奠帛  
獻爵置香燭饌盤在帛之左右 啟聖位視廟祭去

大奠用少牢其行列同

啟聖四配位視十哲亦東

西各豕首一從祀位視四配減豕首其行列同凡酒爵

三三在殿之東南隅二在殿之西南隅獻

先師酌

東第一罇獻東配酌東第二罇獻西配酌西第一罇獻

東哲酌東第三罇獻西哲酌西第二罇此闕里所定之

儀也府州縣以是而減者其陳亦可以是而推

六典奉禮郎凡祭器之位簠簋爲前登鉶次之籩豆爲

後每座四簋四籩次以六鉶六登籩豆爲後

明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

如府式麾一祝啟各一琴六瑟四編鐘編磬各一十有

六箎填各四簫笙笛各六鳳簫二搏拊鼓二楹鼓一堂

之舞節二簫翟各三十有六堂下之始定樂用登歌樂舞用之

生五十六人司麾一人司祝司鼓各一人工歌十人搏拊二人琴六人瑟四人笙簫笛各六人箎

填各四人鳳簫二人舞用六佾舞生三十八人引舞二人各執籥翟

生三十六人各執籥翟成化十三年增樂舞為八佾嘉靖九年詔

釐祀典定制三樂三奏文舞六佾國朝定制皆用

之按闕里志張樂于露臺之上楹鼓在東南隅編鐘

在東偏之南編磬在西偏之南籥東西各三次面北鳳

簫填箎東西各一次面北洞簫東西各三次面北瑟東

西各二次面北琴東西各三次面北祝在東北鼗在西

北田鼓東西各一在其北東西面麾幡在祝之北西面  
節一東西導引進止文舞籥翟三十六舞列在中道之  
東西退則立於樂懸之東西樂懸既正俾樂工各執其  
器麾幡一人節一人田鼓二人祝敔二人瑟四人琴六  
人洞簫六人鳳簫壎篪六人篴六人笙歌十二人編鐘  
磬二人楹鼓一人。謹按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從  
臺臣請定 文廟舞佾三十六人乾隆五年禮部議  
請於三十六人外加取四人以備疾疫事故更替之用  
乾隆七年令樂舞生祭丁用生員監衫雀頂

按衍聖公孔毓圻論祀儀曰唐以後至今所以祀孔子

者皆本于開元禮以增益之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儀  
及州郡有司學官之祭祭孔子爲籩豆十簋簋甄鉶俎  
三七十二弟子爲籩豆二簋簋俎一而後籩豆之數備  
至明版化加十二籩豆而亦旋設旋罷於是十籩十豆  
之數歷代相因按開元禮用籩豆十則籩減糗食粉食  
豆減飴食糝食用籩豆八則籩減白餅黑餅豆減脾枲  
豚胎用籩豆四籩實食鹽乾棗栗鹿脯豆實芹菹兔醢  
菁菹魚醢周禮小胥掌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大  
夫判懸士特懸宮懸四面皆懸如宮有之牆軒懸去其  
南面以啟王也判懸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半于君也

特懸又去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宋齊五代皆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懸而不詳佾數之八與六大廡之初隋復盛事仍設宮懸宋設登歌之樂不軒架而用判架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元人因之明初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并樂舞之制洪武二十六年始定舞用六佾樂用登歌成化增八佾嘉靖復議改用六佾而闕里仍沿舊制其所用樂章實宋大晟樂府而元襲之明亦採用之者也。按元成宗大德九年命撰宣 聖廟樂章而釋奠所用仍用宋辭惟增脚國沂國十六章而自迎神以下十四章惟



詳盥洗同安姑洗宮升殿同安奠幣明安俱南呂宮捧  
俎豐安姑洗宮酌獻成安俱南呂宮亞獻文安姑洗宮  
飲福與盥洗同亦同安姑洗宮也飲福惟釋奠親祀用  
之攝事則不用各踰州縣並皆用之徹豆娛安南呂宮  
送神凝安黃鐘宮望瘞亦與盥洗同其辭則皆宋大晟  
樂府撰擬之詞也大晟樂章十四章宋徽宗大觀四年  
撰明洪武初協律郎冷謙採用其六至嘉靖九年又改  
定其詞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初獻奏寧和之曲亞獻  
奏安和之曲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  
望瘞奏咸和之曲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以朱子升祔十哲爲十一哲其祭  
祀陳設東五位五案朱子一位一案陳設同西五位五  
案與東五位同

自 先師至十哲皆用白磁爵兩廡用銅爵 崇

聖正位用白磁爵兩配兩廡用銅爵 先師白磁爵

三四配每位白磁爵三十一哲每位白磁爵一兩廡銅

爵各一 崇聖正位每位白磁爵三兩配兩廡每位

銅爵三其禮神制帛皆白色

謹按康熙二十三年題定儀注 皇帝親祭儀內闕

撰祝文發大常寺白紙糊版黃紙鑲邊墨書不填

銜名

康熙五十九年始命武職許入文廟與文職一體行禮  
春秋兩丁祭曩時在省督撫學政皆先期一日於階下  
行九叩頭禮謂之祭丙司道府縣官始子丁日行禮雍正  
元年 上諭祭丙典禮所無且行禮前後儀節滌  
器視牲晉爵奠尊儀文隆備但行九叩頭禮亦未允協  
嗣後省會之區督撫學政於上丁日率司道府縣各官  
齊集致祭是年詔加 文廟祭品大牢一籩豆各一  
乾隆三年。詔升有若于十哲移朱子位于西

兩廡祀先賢先儒明洪武二十九年黜楊雄宏治八年

興澄嘉靖九年以林放遠瑗鄭康成鄭眾盧植服虔  
范甯七人改祀於鄉黜公伯寮秦冉顏何申棖荀况戴  
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 國  
朝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雍正二年復林放遠瑗  
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六人增祀孫奭牧皮樂正子公  
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  
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共二  
十人以張迪入配崇聖祠

朱錫鬯孔子弟子攷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  
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第

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按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鄒單秦冉顏何也蓋以文翁禮殿之琉璃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黜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錢辛楣又據淮南汜論訓季襄高誘注云孔子弟子綜計孔弟子九十九人

古時飲射賓蜡及燕饗皆于學今惟鄉飲酒之禮行之

惟古制稱庠序稍有別然多以序統之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所謂庠猶今之明倫堂也射于序所謂序猶今之射圃也序無室庠有室禮鄉飲酒義疏有歲十二月因大蜡于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按子貢觀蜡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謂其陳雜戲也乃行于學自非所宜故云未知其樂又月令孟冬大飲烝注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疏幽風序諸侯之事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于大學也竊意賓興本鄉飲之一今賓興之禮行于府州縣解而不行于學是歧而二之也

其行于解于古無徵惟漢書邳暉傳汝南太守歐陽歎  
十月高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然此非賓與  
禮而唐書韓琬傳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  
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奠爵又撰舉志鄉  
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  
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長少焉此似賓  
與禮而亦未言其行于公解宋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  
宴改爲鄉飲酒是固以賓與本鄉飲之一事故仍其名  
也紹興中國子監請令郡縣於科舉之年行於庠序後  
又詔行于里社者聽之似紹興以前鄉飲酒禮亦有不

行於庠序者按鄉飲酒既虛之庠周以爲鄉學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序夏序有室周州黨序無

室 ○射禮漢以來惟韓延壽爲東郡太守脩治學宮春

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其後陳留人劉昆教

授弟子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

桑弧蒿矢以射菹首注歌菹首之詩以爲飾行禮縣宰率吏屬觀

之此則鄉先生與其徒習射而邑宰往觀之者也鮑永

爲魯郡太守以闕里無故荆自除縱講堂至于闕門乃

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行禮耶乃會

人衆脩鄉射之禮秦彭爲山陽太守每春秋饗射脩升

降揖讓之儀漢代之講射儀者此數人而已六朝時習



庾亮宋牟元保蔡興宗常行之唐宋以後講之者少矣

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圖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禮亦未闕行射禮

名宦祠在櫺星門東鄉賢祠在櫺星門西按汪師韓云

漢循吏傳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

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按莊周書畏壘事吏祠于社萌芽于此秦漢以後燕齊立樂公之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民爲

立祠始此至于公爲縣獄吏生而立祠則爲今生祠之所由昉也晉書陸雲爲浚儀令

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此名宦之義也傳

曰鄉先生沒其人可祀于社者謂之瞽宗此鄉賢之義

也鄉賢之附學宮起自北宋宋史鄭俠卒州縣皆祀之

于學名宦之附學宮起自南宋紹興中張運知桂陽監  
修庠序之教祀漢以來守令有功德于桂陽者衛颯唐  
羗等七人于學其時或出于官或出于民皆本公論明  
宏治九年王雲鳳爲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  
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自是定自朝廷而或論非至  
公萬厯二年令各府按釐正名宦鄉賢有不應入祀者  
卽令革黜然有大力者主之公道總不無少訕云又沈  
德符野獲編謂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都雄  
貴其父必登俎豆卽二說觀之則有明之濫祀可知矣  
按洪武四年詔天下學校各建先賢祠左祀我  
賢故守令右祀鄉賢此二祀建立附學之始我朝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粵東鄉賢案起自後

脩廟特

嚴濫祀之請而鄉賢名宦祠祭始有慎卹名器之意矣  
○邑號蕉嶺書院獨名曰桂嶺按騷轡桂林有八桂  
堂未至八桂二三里間有小坡橫道高丈餘上有石碑  
曰桂嶺今以此爲名蓋以書院據嶺之陽坡陁起伏隱  
然如八桂之桂嶺日以桂林一枝昆山片玉爲多士頌  
也

余少時聞邑中書院必舉人掌教然觀各處書院多大  
府札荐卽生員監生亦有掌教者邑桂嶺書院以修脯  
至薄膏火亦缺故不爲遊客覬覦然而本邑明經亦有

王講席者其舉人掌教之說初疑爲齊東野語後見韓門綴學元順帝至正三年監察御史成遵等奏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山長卽書院掌教始知故老相傳之言亦非無據○又山王俗以稱山之主人按洞王山王山長皆書院之掌教者也韓門綴學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王掌其教授其時稱洞王尙無山長之名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山長以衡山名猶之洞王以鹿洞名耳宋大中祥符中嶽麓書院山長周式以行義著此則書院之山長也山長亦稱院長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是也又稱

堂長李燾爲白鹿書院堂長湯漢充象山書院堂長且也亦稱山主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楊棟爲山主是也是洞主山長山主皆掌教之名也今以富室爲洞主以山之王者爲山主皆是師道奉之矣○吾粵書院惟韶州相江書院最古黃泰泉志宋咸淳六年命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祀先儒周敦頤竊意書院祀先儒固當然鄉賢之著者亦當並祀當日但祀濂溪而不及始興公何也

前明南北直隸皆學政御史爲之其各省泰用按察副使僉事其職皆道每省各一員故稱爲提學道今士人

應學院試猶稱爲過道也院試仍謂之道考 國初

因之至康熙四十五年始改提學道爲學院按國初提督學政爲

華亭李綺字古 永禎庚辰進士順治三年隨總督佟

養甲入粵任廉 察僉事提督學政順治十年錢朝

鼎始以副 先是 巴尙隸潮州府試率皆赴潮至過道

則隨提學至諸所屬府州縣適中之地調考興甯志

所載順治十年癸巳督學錢朝鼎調龍川長樂永安連

平和平長甯程鄉平遠饒平等縣士子歲試于縣學之

明倫堂康熙十九年督學陳肇昌調惠潮二郡士子科

試于明倫堂二十二年督學于覺世二十六年督學裴

憲度均調惠潮二郡士子科試于明倫堂可見爾時尙

由督學調攷也而鎮平之改爲中學則自雍正二年題  
准其時學使惠天牧士奇同時改者新寧和平永安大  
繡惠來平遠鎮平開平吳川東安西寧等十一縣而興  
甯長樂程鄉則以中學升爲大學蓋我朝文軫薄

于炎洲山陬海澨逐榛日闢故仁和吳雲巖脩撰鴻督

學吾粵時重修鎮平縣儒學碑記云嘉應之爲州也人

文爲嶺南冠州之屬四鎮平爲冠邑雖小以余所評文

章之士莫能過也亦可見今昔文學之涂軌矣○野獲

編國初竅重教職一切儒生殿最俱校官主之以此威

行一方至出監司上其後此選日輕正統元年始添設

憲臣首用大臣荐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按察僉事  
至於各直省以次設立至景帝景泰元年盡數革去至  
英宗天順六年始命仍復其舊○英宗正統元年始設  
提督學校官二年以翰林院檢討彭琉爲廣東提學僉  
事僅一見泰泉志按通志凡參政參議名曰守道副  
使僉事名曰巡道見會典○雍正四年定各省學政皆  
改爲提督學政去按察司副使僉事見會典則例按  
通志陳肇昌康熙十七年以刑部郎中督學廣東據此  
則未改稱學院時已改用京秩爲學政矣其後考成居  
最陟僉都御史又于覺世以禮部郎中出視學廣東



年報最擢布政司參議則其陞轉猶前此按察副使僉事之屬也而康熙十四年張爲仁爲學政則仍按察司僉事兼之又按雍正七年分設廣韶肇高兩學政乾隆三十年程巖爲肇高學政始䟽請廣東西學政可以一官兼督部議報可先是廣韶學政按試廣南韶惠潮五府肇高學政按試肇高廉雷瓊五府羅定一州

今學使者歲科試童生備取者撥爲佾生俗謂之樂舞生人多不屑爲按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而內則十有三年學樂皆士人之所有事也其不屑就者以無所用之也竊意今順天鄉試天文生尙准與試似宜于

大比之年，佾生亦准其一體鄉試。其學使者錄遺大收，佾生加試禮樂考論一篇。其試皆以古，今器數儀容音律命題，務極精賅者方許錄送。亦章明禮樂之一助也。

○按宋開寶六年，詔禮部先有鄉貢，開元禮一科自今宜改稱鄉貢。通禮逐年考試，並以新本出題。據此則宋時已專以明禮別爲一科出題攷試矣。

鎮邑風氣醇雅，男讀女耕。故雖百里之地，應童子試者常一千七百餘人。每村俱有家塾，有一二百戶者，卽有塾六七處。蓋二三千金之產，苟建居室，必立家塾以訓同姓子弟。塾大者亦許外人會讀。邑中惟桂嶺書院爲

義學此外別無社學廣東通志載鎮平縣社學有十三

處者妄也

志載鎮平縣社學十三與福黃坡白馬招福豐田葉田藍坊礮頭高思徐溪蓼坡金沙油

坑大約皆據其僧寺而名之然以家塾而論則不止二日社學耳黃坡則更無可取

千餘所按大埔志順治九年准鄉社學擇其文義通

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免其差徭量給廩餼提學按

臨日造姓名冊申報查考康熙二十五年以社學多濫

遂革去雍正十三年復奏文設立官學四處擇文行優

長貢生生員教課每年給膏火一十二兩乾隆元年

奉文在於司庫公用火社銀兩支領今奉裁

前明洪武中令天下邑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

不第一名  
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有戶婚田土門毆事里長于此  
剖決蓋仿漢時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之遺意見大埔志

士子四五十歲尙應童子試謂之老童生童子初入塾  
者多老童生課讀按韓門綴學古之童子卽最大者不  
過十四五而小只有三四歲者童子之科唐宋亦屢舉  
屢廢明選舉志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  
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  
之充場儒士中式卽爲舉人不中式仍候提調官歲試  
合格仍准入學此例後亦不行按有明一代最重社學

是當日率其徒誦大誥讀訓蒙文並免其徭役其師亦  
多半老童生今鎮邑地僅百里應童子試者常一千七  
百餘人蓋邑爲山縣無田可耕除讀書之外別無可作  
生計而童生訓蒙者亦有四五百人皆藉是以謀升斗  
者也甚至龐眉皓首而稱爲童生者名實不符如此余  
嘗欲易童生之稱爲塾生庶幾有當焉

邑歲科兩試文武生員學使者拔置第一名者例收學  
穀文一百二十石武一十石其田爲余族祖縉玉所捐

○按學田始于宋仁宗天聖元年詔賜兗州學田已而  
旁郡多立學賜之田如兗州此朝廷賜額學田之始寔

宗嘉定中趙崇本知崇安軍買開平寺廢田以充學廩  
此有司立學田之始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詔學田所  
入春秋釋奠之外以給諸生之無告者此學田贍給貧  
生之始仁宗延祐二年會昌州判官楊景行勸民出田  
贍士此義民捐助學田之始明神宗萬厯六年詔天下  
學田減其賦役不與民田等然皆以之爲芹苴之羞與  
夫苜蓿之餐薇蕨之代未有以之爲翹楚之旌者

武學之設始于宋慶厯詔兩制舉官爲武學教授因置  
武學于武成王廟尋罷熙寧中又建政和開詔外舍生  
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慶元五年始詔卽諸州學

置武士齋宮按武藝

此郡國學宮立武學之始

其教授等官皆儒臣

爲之如程顥右府同荐除判武學朱熹建隆元年爲博

士邑桂嶺書院皆稱之爲義學按宋建昌洪文撫於所

居雷湖北創書舍集學者太宗聞而嘉之飛白書義居

二字以賜此卽義學所由昉其後如莆田林國鈞有紅

泉義學蘇州范仲淹於天平山建范氏義學東陽蔣沐

有陽城義學新昌石待旦有萬卷堂義學玉山劉允迪

有劉氏義學朱子嘗爲之紀畧義學之設創舉于宋皆

紳衿富室爲之至元明特設社學官爲之區畫民間俊

秀已得社學爲依歸而義學漸少矣

成化中刑部郎中洪鍾言廣東程鄉流移錯雜習鬥易亂宜及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教之詩書禮讓按吾鄉巨姓大族皆元明時始遷者多爾時氣類不齊鬥爭當不能免而陳白沙學記則謂程鄉風俗善多而惡少則固蘇子瞻所云號稱易治者也○王應麟玉海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常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者數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名甚盛則今書院近之矣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爲羣居



講習之所爲政者就褒表之若嶽麓白鹿洞之類是也  
逮宋朝慶厯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命詣路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  
老成之士教之此即孔學之權輿也至明太祖洪武八  
年詔有司立社學延黜儒以教民間子弟社學教讀有  
經明行修者許有司推選署儒學教事十六年詔民間  
立社學有司不得干預其經斷有過之人不許爲師二  
十年令民間子弟讀御製大誥後令爲師者率其徒能  
誦大誥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復命兼  
讀律令仍令問刑官凡犯罪有能誦大誥者減等正統

元年令各處社學提學官及司州縣官嚴督功課不許廢弛其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勅提督廣東學校按察司官內有云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卽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在處卽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攷校責取勤効仍免爲師之人差徭役成化元年令民間子弟願入社學者聽其貧乏不願者勿強十九年布政使陳選作興社學朔望攷其誦習作訓蒙文以勗之嘉靖元年廣東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魏校大毀淫祠令府州縣各置社學觀此則有明一代最重社學雖其條教近於

偏雜亦見其造就人材之意云

不  
第  
一  
卷  
第  
二

石窟一徵卷三

邑人黃 劍纂

受業

鍾仲鵬 校刊  
古汝達

教養二

國朝康熙間邑中士紳有暴富者相傳民間憚于征徭  
因盡以其產歸之士紳故士紳皆坐獲連阡廣陌之利  
按明封川令方尙祖事紀萬厯以前兩廣徭壯均平水  
夫等役每三年一編民自親當及有大月小月該徵差

解之勞不勝煩費

按南雄志嘉靖三十九年行均平法  
時官吏征求民甚苦之潘季馴總撫

廣東乃行均平里甲法以通省衙門公用酌其出入之  
數刻為成書各承平錄一日歲辨二日額辦三日雜辦  
綱目釐然事無鉅細皆支官銀不累里甲民甚便之但  
法久弊生按畝加派仍屬均平項下至本朝康熙中

乃除至萬厯五年丁丑奉行條鞭例將軍民匠等戶該

徭壯均平及糧料水夫鹽鈔隨丁糧多寡編作一條謂

之條鞭令民親自秬納投櫃封鎖毫釐不干里長之手

民極稱便

條鞭法御史  
龐昌鵬所上

惟自萬厯四十六年以遼東建

曩故通令天下土田以二十年所定田所為準每畝加

三釐三毫廣東以新墾通派加其數而止每畝加二釐

七毫續總督都御史許定綱巡按御史王命璿憫念民

窮疏請半派每畝止派銀一釐四毫有奇然自後萬厯

四十七年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天啟元年二年俱因遼

餉每畝加七釐零三絲六忽而

國朝胡璿續事記

順治十五年戊戌因連年糧差繁重苑亂頗仍現役里  
戶逃去八圖惟坊場一圖獨當一縣公務十七年庚子  
穀賤輸艱民皆流散糧餉漸逋康熙三年甲辰二甲現  
役里戶逃走無人立平圖之法以應公務康熙六年丁  
未立平甲之例以應公務上下無弊迄今便之又按廣  
東通志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巡撫彭鵬草里甲均當法  
原正供外每糧一石另派銀一兩六錢五分以充公用  
至是革除按宦績錄仲坑開採聚眾幾二  
十萬鵬驅散之惠朔陰受其福五十年編審  
丁穀著爲定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五十五年丙申詔  
丁銀添入地糧夫按戶編丁卽計丁定役力役之徵由

來舊矣明時一應經費取給于里甲吏胥因緣為奸民  
 乃大困 國初仿其制然富者田連阡陌丁糧轉少  
 貧者地無立錐猶苦征役至是將丁口攤入地糧酌量  
 濟虛民甚便之雍正七年己酉匠餉併入地丁先是粵  
 東匠餉始自前明至順治八年豁免康熙十九年復徵  
 計銀四千零八十七兩零貧民糊口屢苦徵輸胥吏舞  
 文復多苛索布政司王壬俊申請豁免匠銀均入正賦  
 每畝僅派銀一毫二絲于糧無重累而窮民均沾實惠  
 合封川志通志以觀民困民甦可得其故矣 國初  
 沼明之制 聖主初年軍興屢動未暇悉除至逆藩



削平後一切困民之政次第汰革百餘年來民耕田斲井幾忘帝力于何有父老述鼎革時至有甘送田產于人以避徵徭者以今日之民較之眞生于唐虞之世哉○謹按順治十四年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撤實數編撰成帙錢糧則例俱照萬厯年間其天啓崇禎時加增盡行觸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額以萬厯刊書爲準除荒以覆奉 御旨爲憑

道光元年辛巳六月署按察使雷瓊道費公 丙章 惠潮道夏公脩 恕 至鎮平白馬鄉之袋子角豐田鄉之阿婆

懃勘封礦山先是嘉慶丁卯戊辰間有外匪謀于高思

鄉之酒釭潭開採者賴惠潮道林公天培嚴申厲禁始

不得逞而匪等鈎蔓既多援引絕大督撫藩臬幕友皆

其黨黥林公卒而礦徒之勢洶然矣適松相國筠奉

命督粵始奏封疏中有鎮平崇山疊嶂地接江閩易蕩

奸匪凡所屬之地俱不准開採奉硃批所奏甚是

至是白馬豐田兩鄉礦見而土人復謀開採外匪至之

州牧縣令成之大府復有准其入山探採之諭於是白

馬興福豐田三鄉紳士懇而叩闕勅下制府查奏

故兩觀察有是役事旋寢兩觀察至鎮平皆詢余善

事宜余對以應將此項田歸營以一弁駐汛募佃爲土  
兵屯種如此則可以永遠封禁兩公皆以爲然後制府  
入奏亦採及此意然尙未確實言之以縣令廻護從前  
開採之說又于費公處陳余言爲不可行也余謂此法  
不惟可行之于此地凡天下有崇山峻嶺及關塞險隘  
之地亦皆可行前明成化年間潯州大藤峽徭賊侵擾  
粵東永平地方經都御史韓雍討平之後將所領廣西  
狼獠土兵分守要隘濊田耕種蠲徭薄賦名曰狼田徭  
田終明之世各兵後人承田充兵糧餉不費地方足資  
守禦又連平州巢田土兵亦卽此法有此項土兵則官

兵可省無事則令之耕種有事則用之守禦亦周官井田之遺意也營兵任攻戰無田故給之餉土兵任守禦有田故薄其征凡塘兵汎兵皆可改爲土兵如此則國家無糜餉之費得守土之方行之一方而効卽行之天下而亦効也不知其所謂不可行者何說也

本地產米僅敷三五月之糧其由武平來者謂之下壩米由平遠來謂之東石米皆從其所出之處而名之也按鎮邑廣袤僅一百里而山居其七民之寄臺灣爲立錐之地者良以本處無田可種故也屈大均新語謂東粵少穀恒仰資于西粵良由天下游食裔民日以輻輳

地雖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穀安得不仰資于西粵乎夫以廣州地廣土饒尙不能支游食竒民况鎮平彈丸黑子土瘠地狹近因山產鉛礦外匪視爲寶藏煽動勾結聚至六七千礦徒蹂躪村莊薪米牲畜貴至十倍而地方官尙議准其開採獨何心哉

邑中近山之田皆谿水灌濱河之田皆河水灌其法于大河架木爲陂橫截河道中開一門以通船以陂角置水車數座使湍流激盪車輪自轉上架以木澗車輪所挽之水直注澗內灌入田畝終日嘔鴉灌輪不竭殊勝赤背踏龍骨也余謂浙中之水碓與粵中之水車皆農

田絕韻之事惟鎮邑皆沙河架木爲陂將河道橫截沙  
不能下遂有壅闕之患邇來河高於屋一綫長隄動輒  
漫決其所利殊不及害之劇也 按水車之制詳于許  
纘曾滇行紀程其法先於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  
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  
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  
尺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  
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  
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  
口向下水卽下傾于此傾處刻大竹受之接引人田雖

遠可到農夫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

邑地狹民稠故赴臺灣耕佃者十之二三赴呂宋咖喇吧者十之一呂宋在南海中明時爲佛郎機所并然與中國貿易仍稱呂宋有大呂宋小呂宋大呂宋在佛蘭西之南卽意氏班牙乾隆四十八年進口海國聞見錄作是班牙呂宋之祖家也小呂宋今謂之吶喇喇其地宜稱米賤時石值三四百錢卽昂貴亦不過一兩遇風便十日可至澳門又呂宋有屬國曰米時哥其地多鑄花邊銀錢無物產海船來粵者惟載銀錢而已咖喇吧在西南海中荷蘭所屬地由萬山外羅新洲遠陸耐國

後向南行約四日至崑崙山爲安南境又南行約五日  
至柔佛國又南行一日至網甲峽口又過三洲洋正南  
行三日爲咖喇吧山名頭峙山又南行二十餘里至海  
峙山過此爲咖喇吧大山廣袤二百餘里有城郭荷蘭  
番在此者約三四千人別有烏番兵二三千人又有土  
番無來由種類也凡外番無可攷者俗謂之無來由見  
海國聞見錄土產燕窩麝香丁香沉香落花生蔗糖咖  
嚙流連子形似柚而小孟姑生形似柿有核其味清美  
又有赴金山者按金山不見外番志相傳其地產金至  
其地者惟淘金爲業攷之職方外紀諸書有巴大我尼



亞國其國近火地其西有利馬地至利地屬大呂宋產  
金銀當卽此地也○近聞有人至蘇喇按蘇喇在嚶嘴  
北舟行三日陸行四五日可至嚶嘴在小西洋之北少  
西皆紅毛所轄產馬瑙棉花乳香沒藥阿魏魚膏魚翅  
之屬蘇喇土產有血蝎爲嚶嘴所無

臺灣故有粵籍學額八名廩額八名嘉慶己卯科黃驥  
雲中閩省舉人占全省額閩八訴於大府奏聞得

旨粵籍每二十人鄉試准中一名粵籍之有舉人自曠  
雲始地土沃饒畜產蕃孳置莊者謂之莊家佃種者謂  
之場工邑中貧民往臺灣爲人作場工往往至三四十

年始歸歸至家尙以青布裹頭望而知爲臺灣客也往  
臺灣者例由本籍縣官給照至泉州廈門海防同知驗  
放方准渡海然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往往在潮州樟  
林徑渡臺灣常有亂民煽動在年未一桂林爽文等皆  
閩之漳泉人也探凡搗竿輟勞 大師而粵民率皆  
團練義勇爲官兵先導諸羅之改名嘉義蓋爲粵民等  
擐城固守大功告成而嘉之也 高宗以粵人深知

大義特

詔頒褒忠二字額於廣東義民之里門乃

藍鼎元謂粵人在臺灣者多不安分云云致後之大吏  
誤信其說亦謂粵民多事抑知藍鼎元所謂正如蔡君

謨評閩廣荔友同一鄉曲之論也。按邑志名宦志鎮  
人以地窄人稠多就食于臺灣而海防例嚴苦無以渡  
邑令魏公燕超請於上官并移咨閩省准鎮人給照赴  
臺灣耕作每歲資入無算魏直隸正定府欒城縣人康  
熙六十年任去後邑人塑像祀于北門外之觀音堂嘉  
慶二十四年邑紳士僉議移祀于桂嶺書院文昌閣西  
龕嗚呼使吾鎮之人數百年不艱於粒食者公之惠也  
其祠祀也宜哉

由廈門海道七百三十里至臺灣廈門至澎湖水程七  
更澎湖至臺灣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爲一更

然亦無據也。樵書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澤，風潮有順逆，行駛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准。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爲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名曰洋更。

邑山多，曰少瀨河。居民食舟楫之利者十之一。其船有兩兜篷，三兜篷之名。潮州鹽法志謂高頭船者也。亦曰小河船。船載石炭至潮州者，曰炭船。至下壩載米來者，

曰米船至三河壩駁鹽者曰駁船亦曰盤子船自金沙  
廠艾子壩駁運至下壩者曰上山船然皆以載鹽爲主  
蓋湖商皆須水客接運水客又付之揮首揮首者爲水  
客包運者也揮首所坐鹽船謂之坐毋船所帶私鹽謂  
之紅鹽又稱爲花紅鹽以爲犒賞船戶者也揮首包運  
至艾壩交篾戶僱上山船包運至下壩收倉篾戶者賣  
篾者也業織篾者謂之篾工篾戶僱工織篾每引鹽一  
票析成七千餘篾不等皆艾壩近村人爲之近則爲業  
故也部定汀韻各埠在艾壩析篾不得攙越上下界址  
例禁頗嚴按潮州鹽法志載汀韻各埠引鹽例就潮橋

配運每程用躉船二隻在廣濟橋下允交散貯舟中驗  
放上橋另以高頭船十三四隻不等經由葛布塘三河  
壩查驗由鎮平縣屬之新舖至鎮平縣西門外艾子壩  
挽泊報鎮平縣登號析成小簍每簍鹽一十一觔仍由  
水運至武平所屬下壩本埠運館收倉廣濟橋卽俗稱  
湘子橋由湘子橋至艾子壩計水程五百一十里自艾  
子壩至下壩水程一百里然此一百里難石奇險非一  
半月不能到也鎮平本埠據鹽法志定例在南門外胡  
鳩壩起運志載胡鳩壩距艾子壩水程十里緣汀贛各  
埠例在艾子壩挽泊析簍恐有充斥混雜之弊也然鎮

平準久成疲引邑中食鹽皆就汀贛各埠引鹽零買卽  
間積年販鹽者亦不知有胡鳩壩起運本埠食鹽之例  
矣 按乾隆四十四年艾壩堤決一百餘丈冲廢田廬  
無算先是堤外有壩爲各埠析簍之地至是州牧伯同  
官趙公康來鎮勘災以各埠析簍逐日踐踏以致壞堤  
飭令各商及水客每鹽一票輸錢二千築復外壩嗣因  
外壩屢被洪水衝却鹽船攏近隄岸浼泊踐踏益甚復  
議每鹽一票輸錢五百爲歲脩艾壩隄所之用道光元  
年經惠潮道夏公脩恕檄令嘉應州牧及鎮平縣令妥  
議詳核給示勒石亦守土恤民之至意也

石窟開河始于前明萬曆十一年初建議以聞者為平

遠署令廖汝柏成之者平遠令黃郁桂也鑿大峰劍門

二灘以夷水道者守道韓公也見郭子章開新河碑記按湖州志職官表無守

道韓公惟廣東通志職官表有布政司有叅議韓紹浙

江進士歸安人萬曆十一年任當是此公蓋凡叅政叅

議皆名曰廖黃二君各捐俸大為先倡其發帑緩以繼

守道也之者海防巡道鄭公岳知湖州府事郭公子章也見林大春

鑿石通河碑記此吾儕小人樂利之所自來不可以弗知也

石窟河為江西雩都興國會昌甯都瑞金福建武平等

準運道按通志康熙二十四年議准江西南贛二府食  
廣東鹽三十二年又議准江西贛屬所食廣鹽改食潮



鹽四十八年議准朝惠贛三府俱行銷廣濟橋之鹽按  
明史洪武三年嚴震直疏言廣東攜鹽八十五萬餘引  
于廣西召商中買今計終年所運纔十之一請分三十  
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別募商入粟廣西之糧衛所令支  
鹽廣東鬻之江西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至使帝從  
之廣鹽行于江西自此始正德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  
軍餉立厰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表臨吉三府發賣止  
德六年至九年止至十二年巡撫王守仁議以爲廣鹽  
行則商稅集而月資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  
販興而弊滋于奸宄利歸于豪右况南贛巢穴難平恐

黨未盡方圖保安之事未有撤兵之期片鹽稅一草軍餉之資苟非科取之貧民必須仰給于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按此猶爲國帑起見也汀贛等屬之歷食廣鹽且可以弭寇宋史食貨志天聖九年三司請權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三千緡爲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權貨務課不登於是卽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旣雜惡官估復高故

百姓利食私鹽由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湖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羅鹽歲纔及百萬斤慶厯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玉繇是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卽運四百餘萬斤于南雄而江西轉運使不以爲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

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尙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算或請放虔汀漳潮梅循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捕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論者不一其後寇盜口熾乃用沈扶等議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秦楚都倉鹽後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又增爲十二綱盜販稍止然此亦一時權宜之計何若今之汀贛盡食廣鹽而負

擔接踵日千百人而無斬木揭竿之患也哉 按前

江西表臨吉三郡皆食廣鹽正統間定有成規至嘉靖

間嚴分宜用事不由覆議徑奪袁臨二郡以惠淮商見陳

一教復通鹽路疏 ○按廣東通志人物傳郭閻宗開先番禺人

清祐進士嘗爲梅州簽判又提舉鹽司以鹽科配民戶

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少閻條奏上聞得

旨俱罷民以爲快作感恩齋以報之汀贛丁壯往來潮

惠循梅境以販鬻爲事理宗紹定間訟征權激閩合江

閩兵乃克靖亂朝旨免權四州鹽職此之由繼又權之

悍民遂相挺爲盜閻又奏罷之 按宋史食貨志嘉祐

中職方員外郎黃炳議虔州長淮南鹽斤錢四十廩甯  
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獄張頡言虔州官鹽鹵  
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虔以  
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  
鹽乃議稍減虔鹽價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虔州及  
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搬運廣  
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叅政有剋賣者  
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乞運  
廣鹽于江西卽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  
奏言虔州運路險惡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

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  
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  
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  
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  
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問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  
上大率朘剥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樸周  
輔悉藉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遙願舉汪西廣東鹽事卽  
司農寺置局六年周輔爲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  
隣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  
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邾宜初議郴

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  
陳偃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  
加一方騷然哲宗卽位之明年郝亶坐倡議運廣鹽江  
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輔之法并黜官按郝亶之議  
未始不善所以騷動者在朘剝於民與額利增加不在  
于食廣鹽也以此黜官可謂罰非其罪觀粵大明記吳  
桂芳議復衡永鹽地方疏及明典彙載南贛吉衡永五  
府食廣鹽近歲改行淮鹽民情大稱不便則知郝亶之  
議未可非矣

救荒之政義倉勝于社倉蓋義倉民自爲理社倉則官



代爲理官代爲理而其弊又不勝言矣余欲泰義倉社倉兩法行之以期于有利而無弊焉可矣按王應麟玉海引後漢黃香爲魏郡守軍饑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此卽勸捐及義倉之始唐貞觀二年尙書左丞戴胃請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地所宜實鄉畝以所種挾鄉據青苗簿而督之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戶不取焉歲不登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高宗永徽中亦詔率戶出粟上上戶五

石餘各有差宋仁宗時從王琪之請詔天下立義倉尋  
詔罷之神宗欲復又爲王安石所格至熙寧末王古爲  
司農簿奏復行之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倉大縣倉矣  
熙寧二年知陳留縣蘇洵言臣願畿邑謹爲天下倡勸  
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戶口第一等出粟二石二等一  
石三等五斗四等二斗五等一斗麥亦如之村有社社  
有倉倉置守者考爲輸納縣爲籍記歲豐則量數以輸  
凶歲則出停藏旣久而又爲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  
寡不一又爲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輔上曰陳留輔邑粟  
行之餘訪利害云云此歷代義倉之緣始也朱子社倉

之法繁擾瑣細當時已有受其弊者黃文潔公判廣德  
軍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入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  
而貸者不出息可謂至善之政此外尚有一法屈大均  
廣東新語東莞袁伯益令南安欲捐贖緩買官田在某  
鄉則以某鄉爲倉立倉長以司出入春夏青黃不接米  
價高則開倉發糶其銀隨以買田官任其勞此在鎮平  
尤易爲力如某鄉有納粟捐貢監職銜者每名酌定捐  
銀若干其有犯罪過應決杖者皆罰緩量其家計及所  
犯輕重罰之富民好義者勸之捐輸某鄉捐罰之銀卽  
歸某鄉買田備荒其倉長亦由鄉中紳士公舉不用胥

吏官但千歲終稽其出人賒貸如倉長侵蝕及豪民包  
并者告官處以重典糶者平價賒者雖殷實人代保至  
繳價時照糶時市價以當息此卽蘇涓者爲輪納官爲  
籍記之法自不至假手吏胥至于有名無實亦荒政之  
一策也按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一偏之見二隅之  
利不可以概天下也朱子在崇安時行社倉之法而効  
自後因召對遂申其說孝宗爲頒其法行于天下然至  
理宗不三年間而弊特甚催索徵息之害逾于國服雖  
黃直卿亦以爲不得不變余嘗讀石齋義倉志序請其  
貸粟于民責十二之息蠲子于儉歲而責報于豐年一

豐不償兩儉則卜子不報一母宜其窮也魏元履嘗嘲  
晦翁舍常平之遺法踵荆舒之陋習晦翁以爲歛不徵  
息其源必枯積陳待饑紅朽難食彼此互譏要于時勢  
土俗各有攸宜膠柱之絃難爲風雨也崇建而上其俗  
皆秣穡發敏可稽菜場之大倍于麥秋取十二之息似  
不爲厲興泉而下民繁土稀仰給嶺海稱貸之法不可  
復施粹值荒政惟有平糶一路而談者又謂糶平則商  
艘不集價湧則廣粟駢歸若是則以極昂之價與極伍  
之民爭命也凡爲溝溝請命者不急于下戶而急于中  
民下戶力食不遠則艱鮮自給苟支朝夕中民窘于升

斗皮面自護青黃之際七日不給輾轉已矣富家居積  
與豪販相比視穀價靜躁以爲憂樂其所損不過錙銖  
而嘗足以護中人數十家之命今試爲一法無貸粟取  
息之煩又無勸易施舍之苦莫若泰義倉之法以行平  
糶之實使士紳向義者先捐所入酌其中價以爲穀母  
值穀價翔湧涸鮒羣呼之日乃以平價出糶每視翔湧  
之價捐其十一以爲中人取斗者晨夕之需以爲富  
室操重輕者漁藏之倡俟其價平然後還母于倉取羨  
于子使富室藏倉于不涸貧民解急于須臾是則可爲  
也按自古荒政皆因時因地以制宜固未可執成憲以

相例者鎮邑地連兩省時事土俗亦復相似而以石齋所論興泉而下民繫土稀仰給他處爲尤近余前所論議賒貸而未及平糶石齋所論議平糶而未及賒貸然法必因時因地皆可參用卽鎮邑十二鄉各鄉時事土俗亦微有不同但定其大畧規制而變通則在乎各鄉之紳士耆老泰酌而盡善行之總之賒貸出入之權不假手于胥吏而侵蝕包并之弊賢有司隨其告發必嚴懲而追償之無患其難也至石齋所論善桶之國青黃之交懸命一綫者不過十數日米價翔湧不能兩三倍酌于其間損時價之一二則見德不費所保中人滋多

卽以子母計之而子以給養獨之生留母以存社倉之本初無儉歲虧田之虞亦無富室損費之累此又與吾鎮之時事土俗纖毫無異者也

又山東志載明張維誠請建社倉議其言曰宋張忠定公之治益州也以蜀地素狹游者日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加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定制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逮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邑民無菜色夫社倉之有利有弊如彼而平糴法之有利無弊



如此職請今建社倉一如忠定公法但忠定公之法止籍城中細民而職則欲行之鄉鎮忠定糴之歲以爲常職則欲常年糴之而荒年貸之候豐年止令償之亦不收息唯貸而貧者則去其籍永不得糴夫其糴之也輸元估不假呼迫既有撫字之仁又無催科之擾夫其貸之也還倉抵斗負欠去籍既廣寬大之恩復嚴精覈之法足稱無弊是又在賢司牧之爲之矣

社倉之法已因時地而制宜則古法皆可酌泰而用之明封川方尙祖條約凡軍民善良之家有願備穀一石至十石不拘多寡送社倉備賑者就赴司告明領票赴

倉交納量行旌賞多至百石者賞以花紅羊酒余謂花紅羊酒出于縣官恐官囊中物終吝于出納不如以官所不費民之所好者予之如捐穀十石以上者皆令于社倉公所設立祿位牌十石者十人共一牌二十石者五人共一牌三十石者特牌三十石以上特牌外官給之匾以旌賞之百石以上特牌給匾外准以其事存檔册俟脩邑志時列入義士門春秋兩祭凡牌內有名子孫各一人到倉與祭饗其餼餘兼延鄉中經事及司事核算亦是亦鄉先生設而祭于社之義而於官又不費緡緡則是可行也又其制凡鄉約中有過三犯者量罰穀

一石至五石者免聞其惡於官如三犯不峻者衆御棄之不罰直呈于官余謂此亦當斟酌行之其所犯干重大者自當官法治之不得私罰亦不得私宥惟祇患鄉禁及鼠竊狗偷尙顧惜顏面者酌其貧富罰之亦可行也至其出納之法有六一曰正斗斛較正斗斛押用金漆概扶之以防外弊此又至要之事或官給一戳記于斗亦可二曰稽歛散此則隨各鄉之便行之三曰審借貸凡借有三士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借力耕者借有居室者借凡不借有三游手游食者不借素無信義而人

然當以保結爲主其借者三亦應有保結者方借其甚  
貧者如有保結亦許借如此則公而允矣四曰時糶糶  
凡倉穀先年藏者謂之陳當年藏者謂之新每年各用  
竹圍圍作一處挨陳以支支不盡則糶陳糶新勿使至  
于紅腐積穀旣多仿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而糶穀貴  
則減價而糶務在利民五曰恤貧窮凡息穀旣多當行  
義倉之法社內年長不能婚貧死不能葬疾疢不能醫  
及水火盜賊等項俱爲收恤而不責償乞丐量予錢米  
暑渴施以茶湯皆以息穀內支六曰賑荒歉凡社內荒  
歉查社內貧民及流民多寡量行造米或糶取錢以濟

其急每一人給散十人十五歲以上每日支米一升十  
四歲以下每日支米七合或五合不願米折錢與之或  
作粥飼之其或時疫預儲醫藥如藿香正氣散保甲沿  
門給散死者急僱人舁瘞毋令暴露薰蒸凡此皆盡善  
而無弊不僅一時一地之可行者也方氏固原于朱呂  
泰互用之惟倉穀全爲積貯賑恤起見凡鄉中一切他  
用公費不許挪借花銷違者鳴官究治苟再採而行之  
者當亦非膠柱刻舟之談也已

如義倉未備一時權宜亦有可斟酌行之者如司馬溫  
公救荒疏云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其

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然此亦  
須守土平日見聽于富室者方能爲此否則亦難取信耳

謹案

大清會典

國朝順治十一年詔各府州縣俱有預備

倉及義倉社倉積貯備荒責成該道員稽察舊積料  
理新儲每年二次造冊報部察積穀多寡分別議奏  
定功罪十二年題準各衙門自理贖緩春夏積銀秋  
冬積穀悉入常平倉備賑置簿登報布政司彙報督  
撫歲終造報部其鄉紳富民樂輸者地方官多方鼓  
勵勿勒定數勿使胥吏侵尅及加耗滋弊十三年又  
議准積穀賑濟務令修葺倉廩印烙倉斛選擇倉司

糴糶平價不許別頂動交十七年議准常平倉穀春夏  
出糴秋冬糴還平價生息務期便民如遇凶荒卽按數  
給散災戶貧民有司實力奉行

康熙十八年題准地方整理常平倉每歲秋冬勸諭官  
紳士民捐輸米穀照例議叙鄉村立社倉鎮店立義倉  
捐輸積貯公舉本鄉敦重良善之人管理出陳入新春  
月借貸秋冬償還每石取息一斗年終州縣將數目呈  
詳上司報部管倉人數繁多題明給頂帶榮身有官吏  
措克者照侵欺正糧例處分見大清會典又康熙三十一年  
諭各州縣衛所官員勸諭紳民量力捐輸將輸納之人

姓名穀石數目造報如有竟不捐輸者將姓名另記一冊設遇蠲免錢糧此戶不准其蠲免三十二年戶部覆准浙省倉廩如有舊設倉基該地方官設法修蓋如無倉基之處擇于空濶寺院亦令捐修備貯

並見御劄

邑中每至八九月後卽有匪徒聚眾開標其魁謂之標首皆里中豪強能把持衙門勾結胥役者爲之于夜間開設標場以千字文天地元黃至臣伏戎羗一百二十字搓成紙團每夜探出三十字略似潮州之花會蓋亦古射覆之遺也射之者以百二十字中或用八字或用十二字十六字二十字不等至開標時有八字粘連一



片者卽爲頭標七字者爲二標六字者爲三標打標名  
色有單標子三腳貓風車紐橫直鬥宕等名單標子單  
用八字三腳貓則用十二字風車紐則用十六字或二  
十字曲折紐合至橫直鬥宕則二三十字不等如璇璣  
圖廻環錯綜可演至數千題此開標之大略也開標必  
須聚衆聚之之法有二則開寶場演採茶是也開寶場  
者設爲賭局庄家謂之寶官管輸贏者謂之寶更有官  
有吏非官孰能寶此壓寶各色有眠串同番角黏之別  
錢橫放曰眠兩腳放曰黏三腳放曰同四角放曰角孤  
注曰番對弗曰弗

仙槓云或謂同爲幢番  
爲幡有寶蓋斯有幢幡同黏眠角皆

有挂番弗不挂挂者挂左右對面之謂弗對弗番狐注  
故不挂也寶之名色非局中者不能悉數也演採茶俗  
謂之打採茶如演劇然有丑有旦而無生丑曰採茶丑  
旦曰採茶旦所演劇有盤茶盤賭牛蹄禾亦作牛算命  
送哥打海棠打花鼓補缸等齣有俗無雅每演一齣後  
採茶旦唱歌攬其裾向人討賞謂之拜錢此又略似北  
地之唱檔子也有此二者卽可以聚至千百人場中支  
篷架屋列爲三衢九市油缸蠟炬燦若火城掌標簿者  
數十座各書某總此其散總也若夫大總則標首所居  
如中軍帳然至其市肆饌則有肉員粥餛飩湯圓雞鴨

豬狗腸胃之倫酒則有單料雙料火燒藥燒之目茶則有榻餅龍眼蓮心之異茶果則有栳榔蒟葉冰糖麻糖金錢榻諸品所以佐鴉片烟者也賭贏則食賭輸則當故又有開小押者焉無俚子至標場續而往裸而歸者比比也又有一種變童携壺賣茶如河南山東之賣水烟者然一片之場幾于備九州之產家室之所以蕩穿箭之所以熾司閭胥役兵弁之所以肥也俗婦女多信仙姑平民婦忽有神附其體其神名曰仙姑殆女流也屈大均事語所謂仙姐者卽此但彼以替人婦爲之此則隨仙之所附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也其人爲仙姑

所托卽名之曰仙姑仙姑平時飲食言語一如常人  
有延之請仙者用線一縉米一升於室中焚香紙設酒脯  
仙姑伏于桌間少頃喉中咯咯有聲仙姑來矣仙姑能  
歌其歌卽叙家常閒話或病人請仙姑則仙姑所歌皆  
論其病之所從來及須祈禳與否仙姑去後則其家之  
凡人接踵而至哀樂喜怒各盡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出  
每道痛切處能令生人淚潄潄下也有病輒以病人八  
字問仙姑有災星否當祈禳否謂之論命或仙姑破一  
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審其病之輕重或令其剪紙懸  
于床席之間壓之或令其施衣紙按方向送之或曰宜

召師巫或曰當禱社廟或曰疾不可爲也往往有驗婦人以爲靈

仙姑之技止此耳有魁公者

俗稱巫爲魁按字書魁煙頂切其字從輕從鬼輕薄

邪媚之鬼也

人有病以年命八字問之亦破一雞卵視其中

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至

病人家中挂神像于堂懸于竹竿以病人常衣之服裹

束如人挂于竹竿之梢魁公有徒貌姣好如女子裝爲

魁婆裙髻翩翩擊鈺吹螺踏歌而舞其歌贖魂之歌也

舞贖魂之舞也招魂贖魂皆向竹竿招引無他幻術但

殺鬼送鬼而已而不知適足以召鬼也

按陶宗儀輟耕錄世謂女巫爲

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  
疑卽魁婆以男子而扮爲女巫巫者也  
魁公其顯然者也  
有齋公者有妻有髮而詭稱食齋以山僻之處構庵數  
椽或就其家曲折深邃之所結中年婦人數輩以招致  
百里內外良家婦女作無遮大會有牽燈之說有結緣  
之說有捐大之說牽燈者早晚兩熟收成後令中年婦  
人于各處姻婭族隣婦女牽聯輸穀托名佛前燈油之  
會輸至數百石不等結緣者牽引婦女十百成羣結來  
生之緣齋公與婦女輩稱謂其年齒稍長者爲齋姊年  
齒稍亞者爲齋妹扃戶誦經夜以繼日捐大者誘婦女  
各輸錢穀捐納佛國位號其位號亦如朝廷官爵及科

目貢監等名目婦女競以錢穀相賽欲捐大級謂之捐大而其中曖昧罄竹難書有賢能之官長於此輩當焚其巢絕其種立斃杖下猶不足以蔽其辜也

齋匪稱觀音爲佛母

按明永樂時山東蒲臺妖婦唐賽兒自稱佛母聚衆數千佛母二字當沿此

鎮平縣令本部選缺上年赴臺灣民由縣給照渡海向有陋規嗣因至廈門同知衙門驗照仍須規費而廈門同知亦得給照渡臺以故鎮平民皆向廈門領照以省兩處規費而鎮平縣官遂無陋規所謂苦者以此有託言者守阿婆懃袋子角礪山以至賠累者未盡實也至道光七年大府議調劑之法而署藩周公遂詳定大埔

普甯鎮平仁化連平州河源長甯德慶州封川開建始  
興等十一州縣係苦缺遇有增城海豐新興陽山興甯  
化州等六州縣缺出先儘大埔等十一州縣人員酌量  
委署如係實任人員歷任二年以上調署大縣如係署  
任一年以上酌委一次竊意大府此舉以爲官也則厚  
矣若爲民也則有未盡者焉嘗見宋史仁宗紀明道

元年二月詔仕廣南者毋過兩任以防貪黷卽以爲此  
舉乃速之貪黷者此爲官者必以爲吾不能遽棄此而  
之他也民怨民詈吾耳聽之官成宵旰吾身任之夫是  
以不敢拂民之欲而卸已之責且惟久任也則以爲吾



利自在日引月長積而盈焉可矣若期以一年其贖貨者則曰吾亟乘此以取盈焉而不然者且見代矣其拂民之欲者則曰吾此官如傳舍耳安能顧若輩之詛咒其卸已之責者則曰吾一年且見代矣計典尙有三叅四叅安能及我於是膏脂灼于烈火怨沴積于蒼穹而命盜巨案悉歸諸海捕卽有爲民計者且歎曰吾且見代矣安能爲汝輩了此局嗚呼是豈官之無一恤民者哉亦以有此途以開之而促之者也夫調劑之法豈無別策而顧出此竊意當事者亦未深計之也

二  
不  
秀  
一  
省  
省  
省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石窠一徵卷四

邑人黃 釗纂

受業

鍾仲鵬  
校刊

禮俗一

俗家廟之制用龕藏主太祖特主洪以正中左右分昭穆次序爲序牌皆面南其無後者俱以龕左右之東西面亦分以昭穆其有犯族禁逐出者不得入序牌按白虎通宗之爲言尊也族之爲言湊也太祖之奉尊之也昭穆之序湊之心宗族之義備矣

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在縣城者爲宗祠一村之中聚族而居必有家廟亦祠也家廟有吉凶之事皆

祭告焉所謂歌於斯哭於斯之寢室也宗祠每歲八月合族一祭其主壘者或以齒爵或以科第就齒爵科第中或以房次其不必定以宗子者以祭禮皆用三獻宗子或不衽衣冠之列以之主壘嫌於行禮也州城復有大宗祠則併一州數縣之族而合建者也祭大宗祠多于冬至之日屬大均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廟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廟追遠也收族也追遠孝也收族仁也匪僭也匪誣也又曰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復大率有族而無宗宗廢故宜重族族亂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姪以爲歸依一家以爲根本仁孝之道繇是而生吾粵其庶幾

近古者也司馬氏潛虛之論曰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  
聖斯得其旨也夫 冬至祭始祖本程朱之說至謝山  
謂古者天子得祭始祖諸侯而下則否此三代時所可  
行之禮今世必不可也程子朱子皆謂冬至應祭始祖  
立春應祭先祖夫以古禮而言因祭始祖而兼及諸祖  
幾于于禘誠失之潛然今世祀先之禮本無定限况不  
出于此人且於其世系之遠而忘之尙何由導吾後人  
尊祖敬宗之義歟論最是因大均所云未盡故備錄  
之邑多巨姓大族皆自宋元以來遷媽而居安其土宜  
樂其謠俗鮮有遷徙他邦者而上瘠民勤亦鮮有自他

邦遷居于此者故溯其世代多有自一世至今爲二三  
十世而水源木本之思愈遠愈篤每歲自正月至三月  
無日非祭掃先塋之事以代數旣長不能不早祭也有  
蒸嘗者椎牛割牲分胙肉丁肉無蒸嘗者亦皆醢錢備  
魚牲藥酒到墓門一酌祭必合族無各祭亦無分祭旣  
因祠以序宗又因墓以會族仁孝之道於斯爲至矣

俗稱祭田爲蒸嘗亦有謂福宗血食者按血食二字甚  
古漢書爲勝置守冢于碣至今血食史通云陳涉世家  
稱其子孫至今血食良歆注郊祀志至今血食云祭有牲  
牢故言血食則血食二字似俗而實古 掃墓又謂之

挂紙按錢收齋詩柳絲不斷四陵夢挂紙知君到秀州  
注蘇小小墓在秀州挂紙二字亦近雅

俗上冢多用吹砲手綵旗涼繖銅笛胡絃自上元前後  
直至清明後連村接市往來不絕豬羊祭品盛以匪榻  
有頂戴者到墳襴衫補服奠爵三獻始難免野祭之譏  
矣而俗之好納粟作衣冠者皆由于此以爲旣邀頂戴  
之榮而又收肥肉之利也 俗有清明後封墓門之說  
故清明以後無上冢者近以代數旣長養之晴雨不常  
不得不遲至清明後始上冢者始破其說 鼓樂銅笛  
之外復有銅鼓製如銅鑼稍小銅質畧厚邊濶然銅鑼

甲冑如臍隱人銅鼓則中冓如乳墳起與伏波所遺俚  
獠之製迥異亦舛不舛之類也 祭墓皆穿公服而踏  
之達者不及帶靴皆着鞋行禮按宋翰苑遺事翰林學  
士居深嚴之地職任事體與外司不同至於謁見相府  
自非朔望慶弔止公服繫鞋而已學士于內庭出入或  
曲詔亦不具靴簡據此則穿公服着鞋古亦有此體  
俗每遇墳山有無主骸骨必市罌盛而埋之獨之曰古  
君子墓春秋祭掃必酹之亦風俗之厚也 又空曠曰  
土培管子瘞培所以埋藏也墳前後左右築堆曰壘墳  
恐人佔偪故多築空墳以號之也



俗以用大牲羊豕行三獻禮謂之祭用小牲雞魚不行

三獻禮謂之酌按酌字書唐韻郎外切集韻魯外切音

類說文綴祭也玉篇以酒祭地也廣韻以酒沃地也故

上冢皆曰酌地盖取卮酒酌地神之義也今人誤讀酌

爲酌又讀爲捋遂疑酌地爲土音無此字盖亦未攷

俗以祭祖墓時有出新丁雞之說新丁雞者其子孫生

子于祭墓時衆具牲牢外自宰一雞以獻其祖巨姓大

族每年祭墓時新丁雞多至數十隻以生齒之繁盛相

羨邱姓新丁地有新丁者于祭墓時應具酒饌計生子

之人多少復計其族人之多少分爲之三其族又盛貧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祭義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祭義

者生子往往以爲累按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人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生丈夫三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鎮俗千金之產卽有祭田其無祭田者子孫蕃盛後亦各照丁歛錢穀以置至祭祀時將祭肉照丁分給謂之分丁肉子孫有生監及科甲仕宦皆頒胙謂之分胙肉余謂有新丁者其本族宗祖祭田豐厚應仿范蠡治越酌予錢米再令其于祭墓時出一雞以獻如此則貧者生子不以爲累而族人祭墓時亦見爲生齒之繁亦禮俗之盡善者也

俗除夕家祭用雞端節家祭多用鴨以爾時鴨崗盛也

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蓬蒿進角黍則端午用鴨有  
是合俗

俗祭田神 善堂 無論巨姓大族即私房小戶亦多  
有之其 善 而見新甯志載土俗民重建祠多置祭  
田歲收其入祭祀之外其用有三朔日進子弟於祠以  
課文試童子者此以卷金列膠庠者助以膏火及科歲  
用度捷秋榜赴禮闈者助以路費年登六十者祭則頒  
以肉歲給以米有貧困殘疾者論其家口給穀無力婚  
嫁喪塋者亦量給焉遇大荒則又計丁發粟可謂敦睦  
宗族矣此風粵省大抵相同惟視其當田之多寡以行

禮俗  
五

其意所以睦鄰任恤者於是乎寓而論者以潮州械鬥之風歸咎于祭田不亦大可哂耶

鄉俗男子將婚女子將嫁伯叔姑姊以酒食相延謂之覩腦或云覩好言好事將近而覩之也好訛爲腦或曰覩老言夫婦偕老而覩之也老訛爲腦二說雖近似然與腦字音總不相涉按廣州志古冠禮中州少行廣屬間有行之者率簡畧從事臨娶而始冠疑覩腦卽男子冠女子笄之義儀禮士冠禮主人宿賓而爲之冠覩腦惟伯叔姑姊亦賓之義也男曰冠女曰笄皆於首異其飾腦在頂或寓冠禮于將昏之際歟果爾是猶古意也

俗婚禮聘物必用檳榔蒟葉卽左思賦中扶留屈大均  
謂萋與檳榔有夫婦相須之象故粵人以爲聘果萋卽  
蒟也又云食檳榔必以萋葉爲佐先忍萋葉之辣乃得  
檳榔之甘檳榔之甘生於蒟葉之辣諺曰檳榔浮留可  
以忘憂言相須之切也浮留者扶留也余謂大均夫婦  
之說甚爲有理萋爲夫檳榔爲婦萋字從串從女男串  
於女之義也檳字從賓榔字從郎言女賓于郎之義也

俗迎娶之日擡粧奩者皆女子至親戚屬謂之且郎俗稱  
親家母爲且母且字讀平稱親家兄弟爲且叔且伯按  
此二字乃親家二字叶爲一知梁溪漫志卽字乃不

可二字合其義亦然且  
郎者猶言親家郎也

先行一童子曳桃枝闢路謂之

拖青取袂除不祥之義女子至壻門先行合卺禮然後

廟見女子之父或兄或親伯叔擇一人送至壻家謂之

上賓上賓至壻家亦擇一人與賓相當者代主迎之謂

之接上賓三揖三讓同至壻之家廟賓謁祖代主者側

席答拜拜畢壻之父出見賓先拜賓答拜拜畢退出壻

入見旋拜賓答拜拜畢亦退蓋自拜至拜洗拜送皆代

主者成之壻之父與壻惟至席間一再獻酬而已上賓

告歸入見女子房中慰而誡之出辭主人主及代主者

皆送於門外揖退壻三送上賓三辭皆有勞然後退筵

以約指俗所謂戒指也約指者大學之道自修齊以至  
治平其旨至約也上賓歸主人贈以賄名曰上賓禮犒  
送粧奩者亦有賄名曰且郎錢致折席于女之父母祖  
父母伯叔父母謂之熟食熟食者牲體之謂也女之從  
者中年婦或一人或兩人謂之且娘婆卽世所謂作婆  
也至明日始去亦有犒較且郎爲重按儀禮昏禮歸  
婦俎于婦氏人鄭注謂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  
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今之且郎卽  
所謂婦氏人也饋以熟食卽歸婦俎使之反命于女之  
父母明其得禮也又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鄭注謂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  
以相厚今之以盛饌待上賓卽爵至酬賓也贈之以賄  
卽從之以束錦也然其送者爲女家有司此爲女之父  
兄伯叔按春秋齊侯送姜氏則古時亦有父送女者矣  
父可送也則兄弟可送也伯叔亦可送也且儀禮所載  
爲士大夫昏禮故有有司今士庶之家安得有司非其  
親屬誰爲送之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鄭注謂婦  
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今之且娘婆卽婦人送者媵以  
厚賄亦酬以束錦之義也惟今俗所行較儀禮爲簡耳  
俗新婦首不幕巾惟用五絲結成纓絡履額猶不失古



人遺制惟兩肩披絳帛俗謂之攀紅按虞允澹天香樓  
偶得古今注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  
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合披帛但開  
元之制亦只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男婦皆披絳  
帛亦流傳之失耳

俗女子出嫁製衣裙皆用紵布無紗羅綢緞之奢惟嫁  
之日所着有紅綾衫一領及袖裙一腰謂之面衫面裙  
按事物原始唐車服志有面衣前後全用紫羅爲幅下  
垂雜以他色爲四帶垂於背爲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  
曰面帽此則衣裙皆如常服之制以其爲飾體面之衣

裳故謂之面衫而裙貧家嫁賃面衫面裙皆由親戚借賃亦可見瘠土儉俗之一端也近趨於華靡紳士及小康之家皆有紗羅縐縐呢羽之衣裙矣

俗謂衣一件爲一領褲一條爲一腰褌亦謂之一腰按老學庵筆記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是一腰二字本古語褲必用帶繫于腰間褌亦然故褲褌皆謂之一腰衣則謂之一領上爲領下爲腰衣裳之辨乾坤之義也俗婦人所着裙圍桶而多摺如古時裳製謂之馬面裙疑漢時犢鼻褲舊製改犢鼻爲馬面猶改虎子爲馬

子也俗婦女不裹脚

國初康熙間嘗禁婦女纏足

以江浙間多不便中止

按筆護屐屐爲屐四者古男

子婦人共之自唐宋五代纏足遂專以弓鞋屬之婦人

而履屐爲屐皆歸之男子又中華古今注唐天寶年中

上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可見當時尙未

裹脚

靈芬館詩話載沈來字虹屏平湖陸梅谷姬人

有一絕云束綾斜裹月初收瓊玲玲瓏舞未休一樣金

蓮生足下觀音自在窈孌愁可見江浙閨秀亦有不樂

纏足者俗以柘木作屐幫用牛皮塗以朱漆男婦皆着

一按留善曰札宋高祖好著連齒木屐見南史卽今之

拖屐也又筆叢御覽云晉製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  
作意欲別男女也大康婦人皆方頭屐男子無異又俗  
婦女着屐不襪如李太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屐  
兩足白如霜近日婦女多以鞋襯木瓦爲屐不用牛皮  
幫木屐亦以朱漆塗之非復木屐舊制矣

俗婦人稱半臂爲秋娘背褙按身章撮要婦人背子本  
婢妾之服以其行直玉母之背故名今亦習俗相承俗  
稱秋娘亦賤者之稱

俗婦女冬日戴帕皆青布爲之暑天田功樵採則戴  
涼笠以竹爲之笠簷緣以青絹或青布可以障日名曰

涼笠按類林古者女子出門少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章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圓帽謂之席帽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容詔去席帽戴阜羅巾幘而以席帽禦兩席帽即吾鄉之涼笠又按名義攷謂程曉伏日詩今世襪襪子觸熱到人家襪襪即涼笠襪襪二字皆從衣又有能襪之義其說似可信

俗女子出嫁是月內女子之母携漆屐油傘竹繁績籠至婿家探看此風甚古漆屐者風俗通延嘉中婦女始嫁皆作漆畫屐故携以來油傘者玉屑謂魯班之妻所造魯班之妻常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

爲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則油傘乃婦人所造千古女  
工之至巧者也竹葉者坐以紡績績籠者用以盛績周  
之衰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斯義也卽三代以前之女  
誠也但以風俗之質樸美之猶淺乎哉

俗童養媳已長成者多以歲除日圓房或其夫貿易達  
方歸者卽以歸之夜圓房按澄邁志四月八日細民家  
婚姻有不知擇日者多於是日舉行六月六日亦然據  
此則陰陽忌諱之說亦不盡可信也

俗婚聚婿家貼紅紙朱書麒麟到此四字亦有貼鳳凰  
到此者綵輿懸飾羅寶鏡此俗與卜魁同

見福恩堂詩話

亦有

懸大學一本者

俗始死在床以浴漿盛水以巾遍拭死者猶浴以中霑之義也扶尸於几以米數粒白金數分爲含猶飯于扁下之義也以裹衣襲尸於房猶小斂于戶內也以表衣襲于禭廟猶大斂於阼也婦人則表裹衣皆襲于房然後昇至禭廟猶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之義也尸席男左女右雖非客位要亦有別嫌之義也奉尸於禭廟以待殯殮猶祖于庭之義也寧諫葬不寄厝固厝于墓之義也

俗死者着屨後用几綴足謂防尸變扶士喪禮綴足用

燕凡鄭注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也今以屨後綴之則失之矣

俗旣葬反虞則用特主供于室至二年喪畢祔于禰廟則去特主而合于序牌序牌者分昭穆次序合爲一牌也按春秋傳作僖公王胡文定云旣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今之特主猶桑主也序牌猶栗主也

俗以三年喪畢始祔于禰按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練期年也期而祔焉可矣○今俗以紙紮綵畫爲靈屋以棲虞主至三年喪畢祔廟始將靈屋焚化謂



之除靈除靈則除服矣然耐廟次擇吉日往往禫後有吉日卽除又以耐廟既穿吉服避重喪之嫌不復終月日之制至貧民無屋往往以供靈故備仄一二年後卽議除靈而除靈之後亦不復終制此大害禮故余謂期年卽可耐廟合穀練而耐之義至三年服制斷不可闕如必欲避重喪之嫌或父存而母沒或父沒而母存除靈之時孤子仍素服行禮至耐廟則族中之有德望者吉服迎至禫廟孤子于門外拜送可也至終制之日子吉服至廟行禮如此則可以終三年之制而無嫌矣若父母皆沒尙何重喪之嫌與有

俗葬畢反處以杖置諸棲靈之屋几筵之下三年喪畢與棲靈之屋及斬哀苴絰並焚之按喪大記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注謂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今俗以靈屋及苴絰等物並焚亦有合也爲父則竹杖爲母則桐杖亦仍古禮

喪大記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卽親戚所襚之衣也俗親戚無襚衣惟婦人施其外氏剪紅布或紅綾數尺名曰蓋面被以覆死者于棺內姑姊妹偶亦有之男子死或所生女子有之否則皆自製也

俗喪禮皆殯于廟初殯皆面內朝廟將祭奠告祖然後轉棺受奠謂之朝祖按檀弓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奠則朝祖之禮亦古禮也又左氏僖八年與襄四年亦有不殯于廟之語杜元凱孔仲達曰所謂不殯于廟者非果殯在廟也臨葬時必以殯宮朝廟今貶黜者禮宜從殺不復行朝廟禮耳吾鄉不殯于廟者有二一則以年齒輩行卑幼者喪禮從殺不殯于廟一匹夫匹婦輕生短見不殯於廟以示貶黜以義制禮猶有古意焉按禮家人及兵死者不入兆域今匹夫匹婦輕生短見者不許朝廟亦此義

喪禮棺中用七星板按北齊顏之推家訓終制篇松棺

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是七星板北齊已有

喪禮凡吊者至喪主以白布尺跪而進之弔者就几筵揖而戴之其執事人役亦皆給而戴之謂之發白按周去非嶺外代答南人死亡鄰里集其家鼓吹窮晝夜而制服者反以白巾上綴少紅線以表之疑卽發白之制惟以紅線表之今則變其俗耳又凡至戚及祭奠執事禮生皆發白帶圍腰謂之腰白

俗祖父母父母始死其子孫娶婦已定有期日者或先期娶歸廟見後始成服其入室用吉皆節殺其禮此皆

因奉遺命或孤子無內室主喪權宜行此至成服後則不得嫁娶按書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胡文定云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請諸侯而後釋冕反喪禮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據此則未成服尙得從吉成服以後斷不得釋服而從吉也

喪禮七日一奠俗謂之酬七屈大約事語吾粵喪禮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終或謂七者火之數火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變化之數也予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

之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于來復之期以生者之精  
誠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  
九日者河圖之畫數數盡而祭止生者亦無如何也按  
屈此論甚精惜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二語套間喪  
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句反爲礙理至謂祭於來復之  
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者之神爽及河圖數盡之說可  
謂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者矣七七之祭俗多以先一  
日酬至完七之期竟前一二日酬殊失其義 按韓門  
綴學隋書林邑風俗七七散花香百日如之此又七七  
誦經齋僧之濫觴也

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俗  
父母葬十年皆議改葬改葬者以室易棺檢骸而置之  
豎亦有虞氏瓦棺之義也檢骸曰檢金故罍曰金罍改  
葬者啟其殯見土色黃而燥骨無朽黧則仍葬故處如  
土色黑而濕骨將糜則遷吉地其初意原爲珍護遺骸  
之義也非全爲禍福起見也而其流弊則至於家有疾  
病或不如意歸咎于地之不吉又復起骸一時不得吉  
地而寄于田疇巖穴之間愚民易惑犯大不孝之罪此  
而謂爲蠻夷之陋俗豈得爲過余謂背藏之義而冒暴  
之嫌謂爲蠻夷之陋俗固也然藏之義謂欲人之弗得

見也爲不葬者言之也鄭所南翁謂凡子孫堅欲上穴  
爲安厝計有數十年求之不得者非唯死者不能妥其  
陰魄而生者空勞心費財有累養生送死正禮強留死  
者未得入土骸骨却爲自己他時富貴之謀豈孝子順  
孫之用心哉吾鄉因有改葬之陋幸無停厝之譏蓋一  
時雖未得吉兆暫葬可以遷就十年中爲之相度則死  
者亦得妥魄于泉壤而生者亦得徐度其隰原也人但  
知易棺之謬而不知露棺之謬知改葬之害禮而不知  
不葬之害禮然則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按感骸  
于壘不知作備何時疑當日多從他處遷居負其親骸



來此相宅遂以壘盛而葬之嗣又以流移轉徙之不常  
恐去而之他故相傳爲撿骸之法以便攜帶歟乃爾宅  
爾田已安居樂業于數百年之久猶不能變此陋俗抑  
又何也此其權又非官長之所能禁而在知禮之士大  
夫有以變之矣

桓寬鹽鐵議孔子食于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  
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座則責辦歌舞俳優伎戲今鎮  
俗尙不至是然因人之喪以求酒食者有矣亦非厚道  
也俗以生壙爲壽墳按漢書注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  
取其久遠之意蓋古無生時築墳故壽藏謂冢也稱生

墳爲壽墳猶稱棺木爲壽具人子之不忍言者也又唐書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則生墳名壽藏之始墓之窆穴曰窆按路史於衡山得祝融之窆是也

墓前所豎曰華表按禮記三家視桓楹注桓墓前表柱也集韻牴牾二獸名秉心甚靈蓋忠直獸也今華表頂上者是據此則華表上應蹲獸也丹鉛錄華表漢書作和表字林作桓表

俗墓形背似龜甲殆檀弓所謂若覆夏屋者歟墓門周圍以灰石甃作旱池畧似隄岍所謂石防者歟墓碑左右以灰石襯作香臺其下爲拜壇所謂若堂者歟存其

名焉可也

俗不論士庶之家婦人墓碑皆書孺人按曲禮生日妻  
死曰嬪嬪者婦宮之稱死者皆得稱之亦飾終易名之  
義也

朱子語類九十無爵曰周若夫人漢人碑已  
有只是尊神之詞紀文達景城紀氏家譜序例士庶妻  
亦曰夫人據朱子語類云則孺人之稱固其宜也又男  
子墓碑稱公本漢故民吳仲山碑稱吳公洪适曰故民  
者物故之民也

喪事祭文之外尙有軸文大抵哀詞之類或用帛書或  
用布其文體或駢或儷或如序傳事畢卷而藏之

俗墓側皆立后土按春秋左氏傳其工之子曰勾龍佐  
顓頊平九土爲后土祀以爲社周禮說二千五家置一  
社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祈甘雨  
說嵩謂今民村鎮祀土地是也夫后土當日入命祀其  
爵當與侯伯等乃世俗不攷一降而以田祖當之再降  
而以土地當之又再降而爲人守墓何后土之不幸也  
夫立碑則稱后土而俗呼則曰墓守了然則稱之守墓  
神可矣尊之褻之皆無謂也按錢辛楣養新錄引樞弓  
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曰  
中而虞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  
在此禮其神也俗后土卽此神也

土庶俱有私謚蓋始于前明余嘗攷明以前墓碑皆無

私謚則知其始于明也至今相沿甚至有生前自擬私謚于家廟修序牌時用金漆書填者生而有謚蓋亦沿趙陀自稱爲南越武王之陋習也

俗喪家銘旌素封之家皆絳帛餘用紅布九尺七尺不等亦視其家具之有無謹按大清通禮銘旌以絳帛爲之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長八尺七品以上長七尺八品亦七尺九品及有頂戴者五尺庶人無之

俗春秋社曰醢錢宰猪祭社分肉名曰社肉此風自漢曲逆侯里居時已有又以祭社肉汁卽以社樹下煮粥分食謂之食社粥蓋亦宋宣仁太后社飯之遺意也社

粥亦有分歸食者社樹多種榕周禮地官各以其社之  
所宜木是也榕大者可蔭數十畝輪囷蜷曲雲日蔽虧  
而麗眉皓髮十數輦席地劇飲其下日斜社散少壯肩  
隨穆然見三代之清風焉

俗多事漢帝公王露天爲壇每祭椎牛饗之不知何  
神按史稱漢武帝好鬼神尤信越巫嘗令越巫立越祝  
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疑公王亦  
漢武帝時命祀故稱爲漢帝公王祭法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余所居屋後有隄土名黃麋角祀  
漢帝公王甚靈異每遇洪水漫隄至公王壇輒退又對

河居民于大水泛濫隄勢岌岌將崩之際輒見絳衣人騎馬往來巡護是固一方之保障也椎牛饗之宜哉俗以土地爲伯公祠曰福德祠或曰伯公者鄉里父老之稱也余謂不然按隋蕭吉五行大義天禽在坤一名子公其曰子公者居五土位寄在坤土爲萬物之父因言公也子者美稱以此神尊美之也然則子公卽土地也今不曰子而曰伯者伯亦美稱爵于子爲上故進之也其祠名福德字子通甲經云天禽宜請福除惡福德者福善之謂也德卽善也有德者福之有惡者禍之可知矣不言除惡者言福德而除惡之義在其中矣

俗以社公爲社官按祭義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卽勾龍也左氏傳勾龍爲  
后土土官之神又淮南子天文篇東方爲田官南方爲  
司馬西方爲大理北方爲司空中方爲都官中央土也  
社字從土從示亦土之神也此社官之名所由來也又  
洪範五行傳戊爲功曹巳爲田曹戊巳屬土卽社官也  
功曹掌糾察之事田曹掌作息之事故村有天癘祈社  
官以驅之野有螟螣祈社官以除之社官之責亦重矣  
哉而世以爲亭長嗇夫之職等之謬矣

俗建醮之日迎鬼王至各村用僧衆饒鉢鼓吹執事前



導村人各以門首設香案供果饌謂之接山大人鬼王  
丈六身鬚髮俱赤色肩輿倒行一手執鈴杵一手作招  
鬼狀蓋卽蒙魃也岳珂媿 郊錄古今祠厲引禮記祭  
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  
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然則山大  
人謂厲之大人也亦有謂接大士者則以山大人之前  
尙有觀音轎一乘謂之接大士也又鬼王頭亦見一大  
士又以爲鬼王乃大士之化身卽所謂焦面大士也  
俗以秋冬之間各鄉皆建太平清醮惟興福鄉之寨背  
例不與醮寨背爲余石窟開基始祖庭政公舊居數傳

後孫枝蕃感分任各鄉而寨背遂爲余七世族祖諱馥之子孫聚居至十一世有鄭西教諭諱業者崇正學避浮屠事見藍鼎元黃廣文傳相傳公疾亟時遺誡子孫喪葬無得用僧道後嗣偶有用者輒大不祥佛像經卷往往被火故至今浮屠氏皆不敢入其閭鄰里斂錢建醮亦不及寨背而寨背數百家戶口亦並無札差天香子孫皆稱爲文教公祖訓云夫昌黎以諫佛謫潮陽潮之士始篤於文行數百年後有繼其原道之學闢其間佛之旨復能使世世子孫不敢少背其遺訓其精神質直當配食昌黎于韓祠中高據一座而某太守猶

潮州府志反以其闢浮屠而削之宜鹿洲之低徊再三而必欲表而出之也

邑十二鄉皆有寺不必皆沙門爲任持有土人奉香火者司之按周去非嶺外代答南中州縣有寺觀而無僧道人貧不能得度牒有祠部牒者無幾餘皆童行以供應聖節爲名判公憑于州縣權行剃髮戴冠遂爲真僧道如出公據其說謂被盜遭火失去度牒官爲給據爲憑遂以割戴今鎮邑偶有僧人亦皆此輩而邑中士庶佞佛者寡故寺無施田僧不樂居此所謂不驅之而自去也苟有行社學義倉者卽以其鄉之寺爲之可矣

俗以六月初六爲伯公生日無論城市村庄有伯公壇者皆張綵棚懸燈穗管弦聲沸百里相聞城中尤爲繁盛相賽陳設近城土席家所藏字畫古玩盆景畢集壇內亦俗中之翬尚也按伯公爲土地神土德寄旺於四時在辰戌丑未之末各十八日而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以六月爲土地生日月令中霽之祀蔡邕獨斷以爲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霽注謂中霽亦土神其用初六日者月令廣義六六純陰之土是日掘以犯之當至大凶至則是日之祠土地最有精義聞他處土地生日不同然就五行之義自應以吾鄉爲正

俗神壇社廟皆有筴按琰圖陽琰俱仰陰琰俱俯勝琰  
一仰一俯此義 畫所傳兩儀四象占三之則成卦而六  
十四具於其中勝琰今訛爲聖筴夫聖筴靈筴也非勝  
琰之謂也又演繁露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盃琰者以  
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或以竹木  
略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俯有仰亦名盃琰孟  
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淋如杯也今尙有以牡蠣  
殼爲琰者古之遺也

鄉村建醮必迎定光古佛到壇按陸次雲湖壩雜記長  
耳和尚名行脩耳長數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

方飯僧行脩攜瓢適至永明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  
定光古佛應身也王趣加禮和尚笑曰永明饒舌語畢  
跣趺而化遂漆其身藏于法相寺中又趙明誠金石錄  
載魏永平中造定光銅像高二丈八尺置于閒寺據此  
則定光之爲中國尊奉也亦已久矣 定光古佛像在  
武平獅子巖前按定光佛福建沙縣人故閩人多奉之  
俗稱神多以菩薩稱之如城隍菩薩關帝菩薩五顯菩  
薩之稱是也按梓氏以佛爲六通菩薩爲五通菩薩之  
於佛猶亞聖之於至聖也

俗新年有打獅之戲以五色布爲獅子獅頭綵畫如演

劇所搬之具一人擎獅頭一人爲獅尾又一人作小鬼戴大頭假面具揚裘短衣手執蒲葵扇隨行十餘少年手執戈盾叉捧之屬紅巾結束鳴鑼雜沓於正月朔日至各村莊人家家廟叅謁謂之獅叅是日但叅拜而已不使拳棍至初二日以後來者王家令其使拳棍則諸少年齊至廣場各逞武藝始則交拳繼以戈盾叉棒最後則攢刀其器械皆木與鐵爲之觀者如堵蓋卽古儼禮之意按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時儼則應蒙熊皮不應爲獅且獅亦無辟邪之說當是桃梗後漢書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

使獻符拔形似鱗而無角名義攷符拔當是桃被以是  
獸能被除不祥也被誤作拔曰桃曰符者猶度朔山桃  
梗之意被除不祥故謂之辟邪永綏百祿故謂天祿據  
此則舞桃被較獅戲爲有意義然多惡少年爲之於隔  
年冬月延教師至家聚十餘少年師事之學拳棍謂之  
綳獅教師所居謂之拳房每日夜羣少至拳房演習此  
輩血氣未定一習拳棍之後血氣方剛好色好鬥勢所  
必至新年演藝時平時有睡眦者至其村莊則有擡獅  
頭之事擡獅頭者奮獅頭也擊獅頭者教師擡獅頭者  
必先量可敵此教師然後動手必至各出器械鬥敵



傷而後止余居家每獅戲來令其叅謁家廟不許其使  
拳棍蓋獅之叅祖猶古儺禮使之試拳棍不惟易啟爭  
鬥之釁而近村男婦聚而環觀殊失體統吾願各村莊  
皆明此意但令其叅謁家廟可也 絕文達烏魯木齊  
詩注孤木地屯與昌吉頭屯以舞獅相賽則舞獅之戲  
亦不止中國爲然也

俗以臘日拌粉餌作餠留待新年餽客謂之年押子卽  
吳越所稱年餅也年押子者猶俗以正月小兒拜年用  
朱繩串錢犒之謂之押歲錢同此義也或曰年壓子謂  
隔年所蒸層壓之義亦可通 月令廣義吳俗以糯穀

爆金中名曰李羅俗謂之必祿 俗粉餌之屬多稱爲  
粢粩與料同按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取鼠麩汁蜜和  
粉謂之龍舌料以壓時氣吾鄉以米粉搓如箭筈大以  
糖滾水漉之名曰鴨舌料又糝粉爲圓月形蒸熟謂之  
糝錢取名皆雅其用油炸者復有扭棗料及笑棗之類  
笑棗者使之十裂如十字餅因其形若開口笑故以笑  
名棗熟則膚裂故以棗名也

俗新作竈有携酒食相過者謂之醕竈按雜記成廟則  
釀之又斯干注築室旣成宴飲以落之竈司厨膳其醕  
之也固宜又俗以兄弟分爨後妻之族備椀楪食具及

酒肉來視謂之暖牀脚此亦軒光氏所司與牀婆子之神何與毋乃兄弟分爨多因椽席間之言惟牀婆子知之故以酒食禳之歟他姻婭不來惟妻族來吁有微旨哉俗稱觴之禮以開一爲期屈大均事語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嶺南及江西贛州則以十之一爲數魏禧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於禮爲宜

俗以冬至前造酒各冬至酒謂冬至則水味厚可以藏久故謂之冬至老酒按禮記仲冬命大酋監造酒注大酋酒官之長也庶物異名疏禮記月令注酒熟曰曾周

禮注酉昔酒也鄭司農云昔酒今之餽久白酒所謂舊  
醪酒者也則冬至前造酒可藏久其說已古蓋冬月盛  
德在水而冬至前後尤水德最旺之時故取水製酒必  
以此時也 俗小豐之家必藏有老酒按桂海虞衡志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有  
貴客則設老酒婚娶亦以老酒爲厚禮卽指此也然亦  
不止藏數年竟有藏至三四十年其法每歲造冬至酒  
時取出摻以新酒頭謂之降酒一大甕可添出一罌故  
每年餉客不竭其酒藏三五年者尙黃金色至六七年  
外皆轉爲紫玻璃色矣飲之極似蘇州福貞酒醕美異

常反覺酒力甚微蓋如老年人氣血消除對之喃喃作

兒女語也 按降酒當是利同之說左氏傳六卿三族

降聽政注降和同也

是去非崩外代答富民多醞老酒可經十年世色凝沉赤黑而味不

壞亦指此

俗端午正午時婦人多沿隄采艾蓋以本草采藥多用

五月五日且寓祓除之義也又天祿識餘世傳鮑姑艾

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女仙也宋人午日帖中有用

此事者余謂萬仙有米鮑姑有艾則女子采艾亦鮑姑

之遺也

蘇沈良方取艾法端午日日出於艾中以意求其似人者輒縛之以灸殊有效云

俗以雞卵占病不獨巫覡間有村婦以術行醫皆用此

本草綱目卷之九 醫考 卷之九 醫考

法卽越巫雞卜之遺也按段公路北戶錄邕州之南有  
善行術者取雞卵墨畫祝而奠之剖爲二片以驗其黃  
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今俗以  
生雞卵剖開驗其黃內有點與否以斷病之輕重法雖  
不同其術則一也

俗不尙龜卜婦人女子有所卜則撞戲卦或問畢子卦  
或打夜卦撞戲卦者術者以古今演劇名目疊成小摺  
鱗次拂之隨手向竹筒中抽一籤籤上亦書演劇名目  
撞着某齣戲就其戲文以占吉凶禍福畢子卦與戲卦  
同彼以人撞此以鳥卜術者馴養麻雀問卜時隨雀所

蹴就其所蹴開戲文以占俗呼麻雀爲禾畢故曰畢子  
卦夜卦卽古之鏡聽婦人女子常爲之夜分禱於竈前  
出門掩耳疾趨至人門首竊聽一二語卽將其語詳之  
以爲占驗但古時懷鏡此則不懷鏡蓋卽曲消舊聞所  
云響卜也莫處厚青箱雜記謂誠之所感觸物皆通不  
必專用龜策蓋亦信然

俗賣豬肉牛肉皆吹角賣豬肉角聲高而短賣牛肉角  
聲沈而長村人聽角聲卽知所賣之爲豬肉爲牛肉也  
屈大均事語謂順德諸村吹角賣魚肉相傳黃巢屯兵  
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殆不可信

邇來盜賊

頗熾鄉村會約亦有  
固有賊而吹角者

俗兒童有賭蔗之戲蔗竿直豎初以刀略定竿首疾劈  
之自尾至首不偏一黍爲勝屈大均事語謂廣州兒童  
有賭蔗鬥柑之戲賭蔗之戲卽此鬥柑據云以核多爲  
勝此亦無所見巧吾鄉亦無此戲

俗好食魚生屈大均鱗語粵俗嗜魚生以鱸以鯪以鱠  
白以黃魚以青鱈以雪鮓以鮓爲上鮓又以白鮓爲上  
吾鄉所膾皆鮓魚卽草鱧魚也魚亦偶膾之諺云冬至魚生

夏至狗肉大均云凡有鱗之魚喜游水上陽類也冬至  
一陽生生食之所以助陽也然調和之物惟潮州與嘉



應所屬相同多用醋廣州及各郡皆少用醋多用雜拌  
粵人食狗肉人多笑之按禮士無故不殺犬豕是士以  
上皆食狗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天子食狗且用以  
荐也左氏傳叔孫婣館于箕有吠狗殺而與館人共食  
之是請客用狗也內則所記毋論鄉飲酒禮烹狗于東  
方儀禮亦記其牲狗也鄉射禮羹定鄭淫肉謂之羹定  
猶熟也謂狗熟可食是古人行禮無不用狗也今以粵  
俗食狗爲可笑何也余在都館吳鑿庵少宰家其公子  
美存宮詹方共食談及此事余臆  
舉其說宮詹曰南人有食蛇者母亦有舛本乎余遽應  
之曰有然惟似公等始得食之宮詹曰何也余曰委蛇  
委蛇自公退食非公等大夫食狗不惟三代以前卽三

代以後亦皆食之。淮南子：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闢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犬肉三十斤，小麥六升，白酒六升，煮之，令三沸，易湯，更以小麥白酒各三升，煮令肉離骨，乃擘雞子三十枚，著肉中，便裹肉，甑中蒸，令雞子得乾，以石迮之，一宿可出食，名曰犬牒。略舉一二，可以間執讒慝之口。按史：秦本紀：秦人以狗禦蠱，俗謂夏至狗肉當取其禦蠱之義。今南方既無蠱毒，而狗肉竟可以愈瘡，其功用亦大矣哉。○俗語：狗肉不上臺盤，謂神弗享也。今書塾中上學議闕。

塾中俟二三月間學子齊至始議題束修謂之爲議闕

及過中秋節多用狗然少以之祀按漢書禮儀明帝永  
平二年上率羣臣養老更于辟雍行大射禮郡縣道行  
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是祀先  
師用大宜也塾中用此當亦沿此後乃感于不上臺盤  
之說而遂少用以祀者矣又按搜神記陰子方臘日晨  
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犬因以祭之謂  
爲黃羊自後暴至巨富是亦用以祀神也 按戒食狗  
肉宋以後始有此說後蜀何光遠整誠錄寶雞縣市令  
樊旭祀喫犬肉臨老尾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人  
更其妻偶因夫醉以刀斷之忍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

光遠錄此蓋以戒世之食狗肉者 又宋徽宗朝范致

虛爲諫官謂上爲壬戌生於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

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 土風亦多好食貓者

以其可已痔疾也按貓古人亦食之禮內則狸去正脊

狸卽貓也今吾鄉烹貓肉亦必去其正脊猶古魚制也

俗請客其禮繁者用紅單帖其簡者皆用檳榔凡鄉村

爭曲直投族長里正其大事用白柬書明事由名曰投

詞其小事亦用檳榔可謂簡而文者矣

俗婦人產後月內必以雄雞炒薑酒食之蓋取其去風

而活血也初生子必以薑酒送外家名曰送薑酒餉客

亦以薑酒故問懷孕之信曰薑酒香否屈大均草語亦載粵俗凡婦娠先以老醋煮薑或以蔗糖芝麻煮以壘貯之既產則以薑醋荐祖餉親戚婦之外家亦或以薑酒來助名曰薑酒之會然吾鄉薑酒則臨時始辦亦不用糖醋但薑則必用老薑大均所謂母薑也陳白沙先生詩隔合風吹薑酒香卽此

俗生子彌月延賓至酒半時父抱子至筵前衆賓皆整衣冠起立父抱子以授上座者養人捧槃盛熟肉一方生魚頭一熟雞腿一葱一根水一盃銀印一置于水盃上座者每取一物各因其義爲吉語咳而祝之謂之開

齋言小兒自此食葷也按此俗唐時已然劉夢得送張  
盥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  
麒麟引箸以祝卽今開齋時之吉語也

裕好堪輿家言呼地形山勢皆曰龍曰來龍曰分龍曰  
過龍然皆爲葉公子高之好而無富子蜿蜒下降者也

言地理者以楊公爲主按青巖叢錄堪輿家之說本  
於晉郭璞所著葬經二十篇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  
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  
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由其源甚遠至宋王紹乃大行  
其爲說至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爭錯純取

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閩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甚行于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今所謂楊公卽筠松也

舊志婦女以正月初八日赴觀音庵結大人緣按白衣經是日南無華嚴衆意甘露苦王觀世音菩薩示現故婦女皆相約赴會也然佞佛之事究非所宜是日俗稱

穀生日鄉村婦女常于早晚兩季插種後至五穀神廟  
作禾福若以佞佛之心易而爲重農之意則以正月初  
八日爲穀神作生日較之奉大士猶爲當也

俗同姓相姦無論五服內外犯出後投明族長齊三家  
廟申明族禁男逐女嫁令姦夫父兄自書犯禁緣由或  
族衆共立公約卽日逐出永遠不許歸宗謂之寫逐單  
交房族收執規制森然蓋所以嚴續倫之禁也或謂例  
所不載且罪不至此夫王制大學造士不帥教者尙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况覲然人面爲鳥獸行者哉國法之  
外重以家法以此防民猶有不顧倫常而冒禁相從者



俗牧童樵婦所唱皆謂之山歌按墨莊漫錄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吾鄉牧豎所唱沙辣梨其聲亦甚凄咽沙辣梨者因歌詞中有沙辣梨劉三妹故以爲名也此六字與歌詞本文不相連貫但用爲襯腔如樂府之妃呼豨三字也屈大均新語劉三妹新興女子相傳爲始造歌之人唐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爲歌千里內聞歌各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耐和而去三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洞間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獠獍諸種人圍而觀之男女數十百層咸以

爲仙七日夜歌聲不絕俱化爲石疑沙辣梨郎白鶴少年而黃山閔叙學述白石山卽道書所謂二十一洞天唐景龍中資縣西山有劉三妹者與朗寧白鶴書生張偉望歌酣化石于山巔卽白石仙也朱竹垞明詩綜謂粵俗好歌語多雙關詞不必雅然情必極至今俗尙然惟所云先嫁之夕作坐堂歌則無此例

俗亦有溺女之慘太率貧家憚于食指之繁賂嫁之苦而又負氣不願賣爲婢妾故出此也按此風始于北齊顏黃門家訓云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于天乎

籬根墻角多種油葱按吳震方嶺南雜記油葱形如水  
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開花不結子從根發生長者  
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然不惟  
貧家婦用之卽素封家亦以此爲膏沐蓋鎮俗無貧富  
之見婦人粧飾皆尙質不以塗澤爲工也

小兒撲錢之戲以正字爲字

國書爲武按宋應

龍開窗括異志張湘以乙卯魁亞待揭曉兩夕前夢人  
持巨鼈撲賣湘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  
據此則武當作烏俗語黑字以烏字代也然以黑爲烏  
宋人已自此語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

赤眉毛覆眼見來烏是圓以烏爲黑矣

山谿之間多造磨房蓋水磨也川麥後卽開磨守者迢  
夜至曉不絕以磨麪者寧也按水磨見於唐詩說嵩華  
嚴寺前泉水浩發頽之中源也唐太宗賜少林寺僧水  
磨一具置于此曰水磨灣當時水磨皆待賜始具民間  
水利尙不得自擅耶

俗捐貢亦豎旗竿按此風前明江浙間所開野獲編引  
弇州觚不觚錄云士子鄉會得雋郡縣始樹竿於門上  
懸捷室旗乃近日富室入貲爲中書舍人及諸生肯廩  
納准貢者皆高竿太旗飄飄雲漢每入城內彌望不絕

今外省人見以為笑不知其所由者遠矣近時富室納  
豎石竿者蓋江贛間有此因踵而效之又詞林豎黃竿  
亦前明江浙舊俗但今則上半截用紅下半截用黃為  
可異耳

三卷一收  
 卷四  
 四



石窟一徵卷五

邑人黃 劍纂

受業 甥鍾仲鵬  
古汝蓬 校刊

天時

廣東通志晷度附近南極星圖嘉應州二十四度十二分偏西十八分鎮平二十四度三十五分偏西二十分  
○廣東去北極漸遠去南極漸近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以外臬表測景有春秋分景冬至景無夏至景晴書天文志劉焯所謂交愛二州表北無景是也

通志嘉應州天文牛女分野星紀之次鎮平同按韓昌黎云百粵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司馬子長云凡

海澤國當繫南斗粵之平陸上遊則繫于牛女屈大均  
云以度數攷之得牛女爲多以災祥攷之則獨繫于南  
斗○按通方技傳劉杰嘗夜觀天象語人曰今歲奎經  
牛女分次在粵粵其出於頭乎已而黃土俊果魁天下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此以牽牛  
一星爲粵之分野者也史記天官書謂越之平楚守  
斗漢書天文志亦謂元鼎中楚或守斗斗越分也未幾  
越平此以南斗一星爲越之分野者也正義曰須女越  
之分野此以婺牛一星爲越之分野者也星經曰南斗  
牽牛吳越之分野淮南子斗牽牛越此以牛斗一星爲



粵之分野者也沈懷遠南越志南越之地牛女分野揚  
州之末土也杜佑通典牽牛婺女越之分野宋史嶺南  
當牛女之分山堂攷索牛女爲越分此以牛女二星爲  
越之分野者也惟唐書天文志本僧一行論謂南斗爲  
吳分牽牛爲越分婺女當九河末派比于星紀與吳越  
同占故廣州九郡皆屬女惟廉州屬翼軫與江楚同度  
屈大均云日月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繇斗牛以紀  
星故曰星紀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又爲二十八宿  
之首分野又有繫之北斗者春秋文耀鉤曰徐揚屬權  
星是也有繫之三台者論語摘輔象曰荆揚屬下級是

也有繫之五緯星者星經曰熒惑主荆揚交州僧一行  
曰星紀鶉尾負南海熒惑位焉是也有繫之南斗者梁  
大同五年十月彗出南斗兩陳瑱陷信安郡今肇慶府  
是也夫秦居西北而鶉首次于東南越居東南而星紀  
次于東北揆之於理誠有如易艮所譏而周禮保章之  
法其書已亡班固漢書所引亦非古數而費直蔡邕分  
星九度二說既不同晉書天文志採陳卓范蠡鬼谷張  
良京房張衡諸葛亮譙周之說又與費蔡互異聚訟紛  
紛○高宗純皇帝欽定熱河志刪星野之談天測斗極  
之出地亦以非保章氏之舊志皆不能定孰是孰非也

○屈大均天語嶺南臘月晴暖之夜河漢仍見不隱乎  
謂河漢亦海之散氣也南海水大而氣溫水暖則天亦  
暖故河漢至冬不隱凡水之精華以春而上浮于天則  
河漢見以冬而下沉于地則河漢隱南海之水其精英  
常浮以陽氣大盛其地又踈理閉藏不堅故冬有雷有  
河漢按此論至確楊升庵丹鉛總錄亦謂河漢不入地  
而隨天運行夫既不入地而何以有顯晦則翁山之說  
爲得之矣予嘗疑舟中見河漢倍明亦以近水水氣浮  
動故也張華博物志亦謂天河與海通鎮平距海七百  
里故冬月晴暖之候天河亦見惟冬雷則不常有蓋河

見于天天則千里之內無不同雷出于地地則百里之外既不能同也鎮與汀顛接壤潮濕之氣少亦可驗土脉之堅閉藏之固焉

揭揚志四時常花三冬不雪暖風所至百騰時起此四時之候也一日之間兩陽寒暑頃刻輒易此一日之氣候也鎮於漢時亦揭揚地今雖分晰然氣候亦復相同鈕琇越鰲廣東月令所載多近廣州氣候然亦有相同者正月二麥黃木葉微脫二月蔗初芽蘆拳輪粉木棉舒英四月佛桑紅綻高樁蔭日五月荔支丹六月白雨足苦瓜人鱉早禾乃登七月秧針重碧龍眼熟十月耕

牛放聞銀河夜見十一月桃李花鷓鴣敲葉十二月蚊  
不絕吟亦相彷彿也

邑雖重山疊嶂却無嵐瘴之氣惟雲氣則無時無之霧  
亦少益瘴生於霧屈翁山云雲霧者瘴之本以霧始必  
以瘴終每當日出山野間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須臾  
森瀾四布蒙如輕塵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濁陰乘大陽  
而升爲瘴之所從出而與風相因者益瘴者風之屬氣  
通則爲風塞則爲瘴易曰山下有風蠱風止于山故成  
蠱瘴者蠱之所醞釀者也鎮故多山然其佳處在通而  
不塞且山瘦水削無濁陰濁陽鬱結不舒之氣卽宗生

不第一得 卷五  
族茂之草木而樵采者日以萬計雀卵地胎無從蕃育  
又安有毒瘴之侵哉

七星俗呼爲七姑星按星經七星如鈞在柳下王后妃  
御女之位故有七姑之名或以爲昴者非也昴爲旄頭  
七星曲折亦無婦女之象

近縣占晴雨多于長潭長潭雲氣封闕則婦女樵采者  
不入山以有雨故也

土語有秋淋夜雨之說謂秋夜雨也按嶺南錄梅雨後  
涼風一月曰船棹風船棹者白撞之轉音也粵當四五  
月晴天片雲兩頃刻至者曰白撞諺云早禾望白撞

葉望偷淋偷淋者夜雨也然則秋淋者偷淋之訛也

田家

占驗六月有庚申七月有秋淋

邑間亦有雹嘉慶癸酉及丙寅曾見其二一以夜一以晝然亦不大僅如蓮子屈翁山謂粵無雹或見霰而以爲雪見霜而以爲冰見白雨而以爲雹以爲珍珠雹也不知其爲白雨也然此亦就廣南一路言之耳鎮地屬嶺東以余所見雹則誠雹也惟見霰而以爲雪耳霜與冰皆常有之物斷不至見霜而以爲冰惟冰土音呼作墾去聲當是凝之轉音正韻古文冰作夂後人以冰代夂以凝代冰又集韻讀逋孕切近始有呼爲冰本字者

○芒種夏至前後逢辰謂之分龍日是日觀雨起何方  
從某方來則分某方之龍自後雨必起于某方若他方  
起則雨不至分龍日忌擔糞桶蓋分龍皆宜雨不雨則  
歲歉俗忌糞桶以其穢致龍遠避亦婦女之見也○按  
唐李石讀博物志俗以五月雨爲分龍兩一曰隔轍雨  
葉夢得避暑錄話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  
不知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  
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當  
起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二三里  
亦不同○占候書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



爲大分龍又圖經池洲以五月二十九日爲分龍又以三十日爲分龍廣東通志以夏至後逢辰爲分龍日邑志多從其說鎮邑舊志亦然花縣志又以六月二十日爲分龍○田家諺有東焱西霽湖洋鰾圻之說謂電也土語謂電爲霽猶云閃也電東西閃則無雨故云湖洋鰾圻湖洋水田鰾圻猶龜圻之謂也水田且然旱田可知矣○春寒多微風屑雨盛夏多黑風猛雨微風屑雨者猶言淒風苦雨也黑風卽圖經所謂癡風蓋狂風也猛雨亦曰盲雨按月令仲秋盲風至風可稱盲則雨亦可稱盲也雨絲謂之雨毛○曉星一名明星也以將曉

始見故謂之曉星

天弓虹也

風颭狂風也吳震方海日天妃廟碑記土人謂正二三  
四月發者爲颭五六月發者爲颭颭甚於颭而颭  
急於颭颭無常期颭經旬日颭散而颭聚今俗所謂風  
颭音同猜蓋卽颭也

日用

鄉中農忙時皆通力合作插蒔收割皆婦功爲之惟聚族而居故無畛域之見有友助之矣無事則各爨有事則今食徵召於臨時不必養之於平日屯聚於平日不致失之于臨時其餉則取諸芋豆也其人則妯娌姊姪也其器則籌車鉞鑄也井田之制寓兵于農三代以後不可復矣不意于吾鄉田婦見之

村莊以稗草蔗渣箬葉等物燒作糞種名曰炬糞亦曰炬火爐屈大均曰嶺北多火耕又曰苗以陽火之氣而謂此燒畚之所以美稻粟也大抵田無高下皆宜火火

者稻稈之灰也以其灰還糞其禾氣同而性合故禾苗

易長然村莊刈稻所收之稈及山上所脫之草俗以婦女至山

上樵採爲上山此語本樂府上山採蘼蕪蓋亦甚古皆置之園中俟其自朽而後

以所燒之灰合爲糞種仍參之以石灰石灰者卽周禮

秋官壺涿氏所謂焚石取其能殺蟲也田有早番二季

番晚也又爲更番之義早禾以二三月蒔五六月收番

禾於七月蒔十月收五月中有新米謂之百日早言其

時僅百日也番稻所收少於早稻五之一大均謂晚穀

每畝所收少於早稻三之一則廣州之稻與吾鄉地方

不同也早稻浸種于穀雨前後番稻浸種于大暑前後

又有大冬穀

按大冬當各待冬二熟之稻也徑背等處有之

種于四月收于九

月皆有占有糯

占米種本產自占城相山野錄真宗深念稼穡闕占城稻嗣旱遣使以珍貨求

其種得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此占米種大中國之始

大均曰大冬穀田瘠而無水者種之歲一熟早穀與畚

穀則兩熟者也占有赤占有花占糯有白糯紅糯及金

包銀等種皆與大均所記大同小異

此外有混同占白米也又有烏節赤

白米也有名菱衣齊者赤米最穠不思浸低田宜之番稻也

晚禾既獲即種麥刈麥

之期於三月刈麥後即蒔早禾早禾獲後即蒔晚禾

長樂來者名長娶子青黃不接米價騰貴之時自長樂來米價頓平故名

農田餘話謂先蒔

其早者旬日後即蒔晚苗以為非獲而後種蓋亦未到

廣之言耳按農田餘話所云乃吾鄉字此種宜低田不忌浸以其擠于旱禾之何故云擠字也  
俗語猶言擠也

糞出石灰之外加以煙骨煙今世所謂菸也按菸雖音煙無訓爲煙之說說文菸也博雅鼉也宋玉九辨葉菸邑而無色皆作活字用惟廣韻訓爲臭草方氏物理小

識萬麻未有携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曰淡肉果肉字當是白字

之訛淡白果即淡巴菴之轉音也淡巴國名在西南海中明志稱其國土衍水清草木暢茂今煙草苗葉萃蕞志載當不虛也漸傳至九邊皆啣長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小

者崇禎時嚴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葉大于菜暴乾以火酒炒之曰金線煙可以去濕發散然久服則肺

焦熊人霖地緯粵中有仁草一日八角草一日金絲煙  
治驗亦多其性辛散食已氣令人醉故一日煙酒其種  
得之大西洋亦無以煙爲菸草之說以菸爲煙蓋自近  
始煙骨者煙葉之莖曬乾斬斷用以糞田謂之塞煙骨  
蓋石灰可以殺鼃蛤而煙骨可以死螻蛄也俗以將有  
求於人而先餽送者謂之塞煙骨亦以先費本錢望後  
日收成之利故戲以爲名也 食禾葉蟲俗謂之白蚕  
虫卽騰也小雅去其螟螣傳食葉曰螣音特土音讀弋  
以蚕從弋而讀爲弋也謂婦人之不宜家者曰白蚕精  
以其害稼也稼家之轉音也白精者言蚕化爲人也

周禮地官載師有牛田吾鄉則有牛稅按鄭司農註云  
 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則以為牛人之家所受田  
 因下文牛田亦有稅故也吾鄉牛稅穀并非官家所徵  
 之稅乃倩人犁田并償其牛至兩季收成時量穀以酌  
 每田得穀兩石則以二斗償之以此而名為牛稅穀也  
 吾鄉佃戶最苦早番兩熟盡其田之所出納歸田主少  
 有七納八納者惟久年所佃祭田學田則有六納七納  
 八納近今佃戶惟代田主耕種借其地以種麥耳自道光七  
 八年後始有會鄉減租惡習而人心即於澆薄矣羅願爾雅翼麥者繼絕續乏  
 之穀夏時民乏食麥最先登今之貧佃但仗麥以繼絕



食亦因山多田少田既昂貴故租亦不得減也按本草

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穰麥蕎麥吾鄉所種惟大麥一

種餘三種皆無其無隙地可知矣

按州志何竟江南山陽舉人康熙四十年

和平遠縣甫下車教民種麥耕者咸樂其利

號曰向麥豈此邦人至是始解種麥耶 ○佃戶賃

耕立承租字以銀爲質如有欠租卽另招別佃將此銀

抵扣所欠之租名曰糞質銀亦曰糞尾銀按王制百畝

之分分作糞讀故孟子引之爲百畝之糞周禮地官草

人糞種皆以糞品農之高下則糞尾之稱古制也五年

賃滿其仍佃種者必送一雞于田三謂之田信雞儉而

有禮寬而有制尤農俗之古處哉

村莊男子多逸婦女則井臼耕織樵採蓄牧灌種紡織  
坎爨無所不爲天下婦女之勤者莫此若也蓋天下婦  
女勞逸尙分貴賤貧富吾鄉卽紳士素封之家主母與  
婢妾種作勞逸均之且天下婦人卽勤苦亦或專習一  
事吾鄉則日用飲食皆出其手不獨田工女工已也劉  
夢得連州竹枝詞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差堪彷彿矣

婦女上山割草代柴名曰割鹵蕨按鹵香草名爾雅釋  
草杜土鹵注杜蘅也似葵而香又廣雅鹵薰也所列之  
草止供炊爨並無香草疑鹵字從鹵莽字生出楊子方

言草南楚之間謂之莽而言鹵代字也

按公羊傳宰上之林

也宰字從豕字生出猶鹵字從莽字生出也

蕘亦草名前漢五行志壓瓜蕘

服師古注蕘草似荻鹵蕘二字蓋指叢莽無名之草而

統言之也又有爬松毛者有脫草皮者有挪貓毛者挪

之為言擣也貓毛者草黃細若貓毛松毛者松屬如細

毛故皆以毛名之也松毛言爬者傳竹為耙有齒俗謂

之耙揠就松林下耙之蕘皮者傳土之草左傳皮之不

存毛將安傳脫之者連根拔起尚帶土皮故曰草皮以

其為皮故曰脫也又曰脫草灰草灰者草根連土數寸

脫置他處補土之用以其連土故曰草灰也蕘也皆

土之義也脫草皮草灰皆用鋤頭有根在非鋤不爲功  
若上山之割齒其則止用鎌也

俗以鋤頭爲腳頭按脚當是鏹字音之訛爾雅疏斫一  
名鏹郭云鑿也說文云鑿大鋤也又有器曰盪杷木杷  
也按三才圖會有穀耙或謂透齒杷用攤晒穀卽此物  
也攤穀曰盪穀故杷亦曰盪杷也犁杷則鐵杷用以犁  
田者也耒耜經耙而後有礪請焉有礪礪焉自耙至礪  
礪皆有齒礪礪礪稜而以木爲之俗稱農器必曰犁耙  
礪礪者此之謂也

婦女市苧績爲夏布名家機布家機市者別于市肆機

布之謂也按詩䟽苧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藏土中  
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陽之間一歲三刈剥取皮以竹  
刮其表得裏韌如筋者煮之月緝布今南越苧布皆用  
此麻吾鄉賈客多至湖南瀏陽等處買苧婦人所績皆  
楚苧也園中所種之苧用以編繩及作苧葉板食而已  
○夏布有一種名落麻見唐書按屈大均謂志林蠻布  
織蕉竹苧麻都絡等麻有青黃白絡火五種黃白曰苧  
亦曰白緒青絡曰麻火曰火麻都絡卽絡也馬援在交  
阯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麻之可經可  
絡者也則落麻應爲絡麻今外省人以爲程鄉葛者卽

此以其似程鄉繭也。土語以緝布爲庚布卽經布也。故婦女緝布有原經原緯之說。緯今七音讀平惟婦女讀作仄緝本經之緯之故曰經布也。余謂庚字亦通前漢文帝紀大橫庚庚注師古曰庚庚橫貌也。緝布分理其絲山谷云元璧庚庚有橫理則謂緝布爲庚布其義亦順。夏布家機不若棉布家機。家機棉布婦人以之製被一被竟可終身。公孫宏三十年之供不足以云儉也。○粟之類有蘆粟鴨掌粟狗尾粟。按穀譜蘆粟一名高粱粟種不宜卑下地。鴨掌粟苗似禾穗似鴨掌實圓細而黑。春種夏收。潮州志謂大埔有之。今吾鄉亦有此。

種狗尾粟黃粟也穗大而長按珍珠船徐鉉云楚人謂之稜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今吾鄉亦呼爲黃米以其米爲粃曰黃米粃徐溪鄉之高田黃坑皆有之

卷一 第一 卷一



婦女夜作無蠟炬惟用松燭松燭者煎松仁爲之其製以竹榛長三尺大如筋者以破布纏之以鍋煎松仁溜之竹榛竹梗也以大竹破細爲之有一種竹枝細而帶節者謂之馬鞭榛以其似馬鞭得名也按周禮司烜氏共費燭賁燭麻燭也歲時雜記除夕作賁燭以麻粃濃油如庭燎卽此製也演繁露云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亦或剥樺皮蒸之亦已精矣又度齋老學叢談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吾鄉松竹蓋猶古制松以爲皮竹以爲骨樸而雅儉而文謂

之君子燭可也

居家所用油皆茶子油菜油地豆油皆不用屈大均謂韶連始興之間多茶子樹以茶可爲油客至輒以油煎諸物爲獻燕吳人購之爲澤膏髮謂非是油則玫瑰桂蘭諸香不入梁簡文云南油俱滿西潦爭然必茶子也晉傅奕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蠶是也吾鄉多茶子樹所榨油亦上品用以食油則其氣清用以燈油則其燄明婦女用以膏髮却不入玫瑰桂蘭諸香以俗尚樸且諸花亦難得也前物餉客惟歲除揉粉團以茶油炸之名曰油糰子及炸豆腐米粉糕餅之類爲新歲之用而已

亦非四時皆以油炸物待客也此油惟吾鄉及平遠出  
潮州卽無此蓋吾鄉雖與南韶分嶺東嶺北然崇山疊  
嶂地實毗連從山路六七日可至南韶山木所宜大約  
相同故茶樹特盛也按茶油壓茶子炸亦名香油見字  
紺珠桐油桂桐子炸見演繁露麻  
油脂麻子榨地豆油落花生  
榨潮州所用皆地豆油也

食鹽皆曬鹽其熬者謂之火鹽謂煎熬而出之者也又  
謂之細鹽謂熬鹽精而曬粗因精而得細之名也按格  
致鏡原一統志古車師國今火州有白赤鹽白如玉赤  
如朱今吾鄉火鹽竟白如雪又不止如玉矣

醬有椒醬橘醬宜濛子醬皆妙品按枚乘七發有芍藥

醬白虎通有榆莢醬魏武食制有丹麥醬宋孝武有鮑  
醬留青日札有枸杞醬玫瑰皆草木之醬而此皆不及  
毋乃好甜美而忌酸辣歟按宜濛子卽嶺南雜記所謂  
宜母果似橘而酸婦人懷妊  
不安食之良依  
有宜母之名

城市酒肆有單料酒雙料酒之名皆黃酒也近城村莊  
賣酒者擊小銅鈺俗謂之鑿鼓亦凸臍之製也市沽村  
酒最薄家釀稍醲平民家皆有家釀但老酒則素封之  
家始有家釀以一石米造酒三石者爲薄以一石米造  
酒二石者則厚矣釀酒皆用酒餅酒餅者釀酒之藥也  
性最發按蘇長公以麩米冰三物爲真一酒其色如玉

有自然香味有酒經云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愈悍此麴之精者也始釀以四兩之糯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麴餅烈而麴和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糯餅卽酒餅也屈太均乃入于麴之類殊失之矣

黃酒之外有白酒蓋燒酒也又謂之大火燒或謂泰和燒非也按燒酒之法自元人始亦曰火酒故謂之大和燒亦曰逼酒屈大均作煇酒言以錫甑蒸逼使汗倒流而成者也屈大均謂煇酒性熱嗜之者傷脾焦腎往往有酒痰墜腳之患黃泰泉嘗以爲言或謂性寒多食耳

聾余謂耳聾由於腎焦多食則脈乾口渴非冷也當以  
屈言爲是又按留青曰札乾酢一名乾和河東并汾以  
爲貴品卽今不人水者張文潯詩釀酒愛乾和則燒酒  
亦有和之名也

村莊所製紅糟甚佳按糟或作漕說文酒滓也篤海云  
酒母蓋釀酒取汁而以其粕爲之也故又謂之糟粕今  
村莊釀酒所剩糟皆養食之或以飼豬若紅糟則一如  
釀酒之法不離其汁以麩封之味甚醲

甜酒醋也按魏名臣侍中書監劉放曰嘗販苦酒與  
姓爭錐刀之末請停苦酒注醋也甜者苦之對或美其

名而以爲甜酒飲

茶麩以茶子末爲之婦人取以浣衣能去垢也瀨者則取以毒魚按曲消雋聞溱洧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爲塚以取之以罇澤蓼雜糞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卽茶麩之類也

石炭煤也曲海雋聞謂石炭不知始于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京坡常作石炭行一首按猗覺寮雜記水經魏土記枝梁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蕤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土語柴曰樵木炭謂之樵炭則柴固可名樵也邑中燒樵者多惟附近石炭出者則偶有燒石炭

者耳 燕間錄謂女錫氏鍊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  
在平定之東浮山謂卽後世燒煤之始

邑中產茶惟藍坊之青竹凹徐溪之鐵山嶂然亦不多

今所食者皆巖前茶

巖前屬備建武平治

按饒平志謂粵中舊無

茶所給皆閩產稍有賈人入南都則携一二松蘿至然  
非大漉不敢購也今邑中有所謂武夷茶者用以餽客  
蓋來自崇安者也余嘗至東麓山房楊友竹出手製本  
山茶尖數片淪之雋永不減雀舌可見本山所產亦不  
惡惜製之者無此細膩風光耳

市肆所用佛頭鬼頭皆洋錢也按漢書西域傳安息國



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鳥弋山離國文爲人頭幕爲騎馬爵賓國則文爲騎馬幕爲人面今市所行佛頭文爲瓶爐幕爲番婦面蓋從呂宋來者此與花邊皆通行花邊者邊如排齒無鬼頭蘇州所謂雙樹也一種爲螽王面者其螽脚微異謂之螽公子市肆不行惟近省各屬無甚區別

金錢謂之太康錢按太康遼道宗年號今所謂太康乃大康蓋 國朝惟康熙錢銅質最純輪郭周至以康

熙通寶故謂之康以其大故謂之大康土音大與大不分故訛爲太康錢也稱民間私鑄之小錢爲痞錢俗以

瘡痘所結之痂爲痞以其溥如痂痞故謂之痞錢又增  
韻氣隔不通曰痞錢爲國寶流通之物小錢不能通行  
故謂之痞按燕翼詒謀錄宋太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  
榮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無鈺銷之  
利鈺銷卽私鑄也則痞錢或當作鈺錢又虞兆瀝天香  
偶得明朝錢制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  
錢六分七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  
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  
時京錢百文值銀伍分皮錢百文值錢四分則痞錢或  
當作皮錢按陳初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

錢今村莊農民每年用錢有不到千文者猶有三代樸  
儉之淳風焉

海味皆從惠潮來非土產也然亦可附見角魚頭有稜  
角四起馬鮫魚亦名馬膏寧波志又作社交市中鹹魚  
以馬頭爲上非此魚也土鯮脯兩航雜錄作土鱧似比  
日半體而兩眼生在一處炙食甚鮮煮豆腐爛肉俱佳  
金鱗脯當卽鯧魚脯蟹以黃勝故名赤蟹其長腳者爲  
蟬六書故青蟬也螯似蟹殼青海濱謂之蝤蛸味似蟹  
猶婢之侍夫人也今市中以其腳長呼爲長腳秦然其  
回藍又是合盧杞秦槽而爲一物者矣蠓鼓如淡菜日

月贏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以象月半片紅以象日  
又名爲日月角章魚卽章舉見昌黎初南食蟬史亦作  
章鋸寧波志章舉形如算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戢戢  
如釘每釘有竅墨魚卽烏鰂埤雅烏鰂八足肉白皮黑  
無鱗有鬚南越記作烏賊鎖管似烏鰂而小興化志又  
名淨瓶魚海鰲農田餘話今之水母嶺表錄異謂之鮓  
今訛爲海蜃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蝶蛸骨故名柔魚今  
俗作油魚者非以雲龍州志油魚長僅二三寸則非此  
魚明矣蟪肉如蜆米又有一種名虹蜃其色紅而綠一  
名紅粟亦小蛤之類出揭揚見朔州志

以小魚漬爲滷謂之汁魚其滷曰汁魚味陳者極甘香  
用園鬚拌之絕佳亦有鑽管汁吳震方嶺南雜記鑽管  
形如鑽十餘相連味如蠣房鮮食醃食俱佳此物產潮  
州瀕海邑中惟有醃食不能得鮮者也

以豆作豉謂之豆豉按丹鉛錄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  
菽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于甕盎中所成故曰  
幽菽以其汁調和五味名曰豉油

豆腐最佳無煙火氣按謝綽拾遺煮腐之術三代前後  
未聞此物至漢淮南王安始傳其術于世俗語有豆腐  
總是兩箇錢一塊然他處却不盡然

市肆中有烏豆白豆綠豆烏豆即黑豆白豆俗謂之白米豆蓋所謂飯豆者是也綠豆種來自西天竺見湘山野錄村莊所種多赤豆歲時禳記謂赤豆可辟疫鬼村莊中有一種狗爪豆莢有毛極似狗爪摘取後剖其莢并仁以水浸之累日然後可食食以莢為主此豆中極粗之種故應不入蔬譜

村人以雨後輒往深山采菌食之鮮滑常勝蘑菇松菌尤佳竹菌則能毒人按菌譜杜菌生土中俗言毒菌食所成食之殺人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瀉白者勻新水咽之立愈又北夢鎖言載人有為野菌所毒

而笑者煎魚椹汁服之即愈又五稜菹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藟嘔血死惟邱

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亦能解菌毒也

方書載解藟及閉口椒藟用金

銀花啖

拳蕨一名龍頭菜屈大均謂蕨以雷鳴出土故蕨惟雷

鳴乃可食故雨後採菌雷後採蕨山中人厨中若視肉

也此味惟余友陳雲竹白子英孺人所烹最佳甘香滑

嫩若編山中高士傳雲竹夫婦其一已

雲竹名天瑞藍坊石坑排人

苦瓜不見蔬譜屈大均草諱苦瓜一名苦蘆一名君子

菜其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

一友

本草綱目卷之十一  
將糞口用蕪葉封固亦不必埋之于地也

芥蘭菜本南中產吳震方嶺南雜記芥蘭甘辛如芥葉  
藍色鍊之能出鉛又名隔慈僧云六祖未出家時爲獵  
戶不食葷菜與此菜與野味同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  
余亦從僧乞其子種種之滿畦矣據此則江南固無此  
種也

芋荷梗晒乾以鹽酒漬之當小菜或配肉作湯味甚甜  
似金針按夢溪筆談人有爲蜂螫者搗芋梗傅之卽愈  
芋葉亦取以裹物其用真同于荷矣

樹料多用杉木以所產者多也屈大均謂東粵少杉



草諸筍皆發冷血及氣不如苦筍不發病詞林海錯世  
傳涪翁喜苦筍嘗從賦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  
肉坡翁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於是  
世於諫筍目之若作竹王加恩簿以冬筍爲詞臣苦筍  
爲諫臣可也

菜多芥菜至冬月人家斫菜曬乾以鹽擦之入甕謂之  
鹹菜有藏至十數年者謂之老鹹菜舊老酒也劉恂嶺  
南異物志云南土芥高五六尺子大如雞卵廣州人以  
巨芥爲鹹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餽遺  
今吾鄉芥菜高者四五尺亦常有莖擦爲鹹菹大甕後

人有君子之德焉又諸蔬性寒者多不尅化而苦瓜其性屬火以寒爲體以熱爲用其皮其子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此語可爲苦瓜補人蔬史江南人不甚食或摘以供玩蓋久熟則其皮皆轉黃金色故吳人呼爲金荔枝嶺南雜記作錦荔枝又名癩蒲桃

藍坊鄉出冬筍勝似閩浙諸嶺所產至春則有春筍若番竹筍則春夏冬三時皆有亦無地無之番竹卽涩勒一名笏竹有刺刺有毒筍味殊不佳亦當有毒余講冬筍之美惟苦筍可以並之冬筍見于左思吳都賦苞筍抽節劉涪林沔苞筍冬筍也苦筍久爲世重陳藏器本

秧多自豫章而至按此謂廣州也鎮邑地接豫章其多  
杉木固宜又一種樹絕太葉似榕而尖樹皮內一層有  
毫毛土人謂之毫樹以毫而得名也其實圓而平如箕  
子乾則裂爲四五稜如花之含苞而甫圻者謂之毫卵  
此樹不見載籍粵省諸志或以爲栲或以爲柯義皆無  
當余以潛確類書端溪有肉樹其樹以可炙食味如肉  
而得名則此樹以有毫毛而爲毫樹又何疑焉

不第一信

卷五

一

十三

石窟一徵卷六

邑人黃

劍纂

受業

甥鍾仲鵬

校刊

地志

宋周圭非嶺外代答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  
 攷之乃人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  
 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入論大夷入兩雄二也自湖  
 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遣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  
 五也至潯湖一路非古人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按  
 第一路由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其取道亦不一其  
 由鎮平踰嶺者取道于會昌縣之軍門嶺崇山疊嶂行

五六日乃豫章間與犬牙交錯之路曷藏姦宄較之梅

嶺尤當防範也此而轉東南王拱辰請仿德制益以東

路之潮面路之潮面總節制與廣建為五管是南宋時潮屬五管之一也

周云莽嶺外代答南方多佳山論謂其本根自衡山來

勢如木之有餘枝條枚也東南一幹為廣東之韶石雲

關參天鐘靈據地望之使人肅然想有虞張樂之盛綿

延至英州羣峯玉立堅潤而秀乃其枝柯也散布為德

慶之三洲巖惠之羅浮山與其他不知名之奇山又其

條枝也按東南一幹至大庾又分為二南條至韶廣東

條至汀贛漳潮皆其枝柯也就其間近鎮邑者言之如

會昌之盤古山平遠之五子石武平之獅子巖皆如金  
鐘大鏞鈞天古器使薈于一處又當孔道則韶石不得  
獨擅其奇矣顧皆輻耀閃靈于穹山剗岫之中如鎮之  
大峯筆鐵山嶂削玉手尋積鐵萬仞青烏家言龍樓鳳  
閣隱于山林故名不大著然附郭諸峯如大人嶼玉華  
筆君山筆天馬山羊稠嶂皆深秀雄厚神秀所鍾如珠  
柯玉條足以翔青鸞而巢紫鷓皆無愧乎祝融氏之苗  
裔也古來入夢者皆由韶陽致此邦山水如君子闇然  
之德而圖經地志語焉不詳不無過已

蕉嶺僅一小阜而實一邑之鎮山亦猶新之唐林宛然

培塿而爲一郡衆山之望也

蕉嶺一名桂嶺郝通志桂嶺在城內北隅舊名蕉嶺縣

城高跨其上有萬壽宮名鎮山按金通志所謂仁壽

寺在城內北嶺明崇禎間建者即此余嘗擬于西廊改

軒三楹開窻面西搥天馬盤龍諸峰之勝取山谷詩桂

嶺連城如雁蕩之句顏之曰小雁蕩山房亦勝境也按

宰魏公燕超留別鎮平士民詩注仁壽寺殿高數十丈每登臨下視環城山川如對如畫一說桂嶺別有其地

乃今縣署古桂嶺有近代枯朽惜哉

邑志邑城建於桂嶺之陽即古懷仁里所謂石窟蕉嶺

也按石窟諸地志皆舛錯郝志馬鞍嶺在城南五里石



窟東岸又有神岡在溪西岸與岡對峙爲縣內水口按馬鞍嶺卽今馬蹄岡上爲馬鞍潭離城僅五六里而邑誌所載石窟乃在城東北十五里卽石山前廣五尺深二十丈中有澗水又有石柱天窗則非馬鞍嶺東岸矣

樸臣古氏云馬鞍嶺疑卽牛欄墟環伏之山下爲潭上爲嶺恰與神岡對峙若馬蹄岡則非嶺矣

輿地

紀勝石窟洞距州八十里在摧鋒駐劄寨之旁穴竇深二十丈許中有石鼓石柱石天窗之屬又有小溪潺湲其所言輿邑誌相近但邑誌所云石窟乃在城東北十五里當指豐田鄉巖背及天花井而言而輿地紀勝所云距州城八十里是直以城縣爲石窟矣蕉嶺爲土阜

并無所云石窟者今阮通志誤入于嘉應州又蓼陂鄉

之石鼓潭為石窟更為紕繆蓼陂鄉乃縣屬距縣三十

里即廣東輿圖所載游曦巖在城東南三十里上有石

鼓石鐘石孟仙人履跡盖即石鼓潭也郝通志無徵阮

通志又指鹿為馬以邑志表之當以巖背為是樸臣古氏云輿

圖所載游曦巖乃油坑之仙巖俗呼為燕子巖與香爐峯對峙香爐峯亦通志所載者

邑東北方有峯特秀名曰君山筆按陶宗儀輟耕錄江

陰州治有君山龍脈正結於此之語君山州之主山也

據此則龍脈所始之山皆曰君山舊志作軍山誤

孀姑筆在君山筆之北山尖如胸乳菽發俗呼乳為孀

姑故名余以其名不雅仿李太白改九華山名例改爲  
玉華筆

天馬山在城西北六里許意態雄傑延袤七八里直趨  
人湖如渴驥奔泉對之令人增個儻權奇之氣山背爲  
牙獅嶂石骨鑿巖與天馬迥別天馬雄而秀牙獅則獠  
而險矣 大清一統志天馬山近龍門山形勢雄昂狀  
若天馬按龍門山在城南十五里兩山對峙勢如龍門  
卽殘明洲坑鄉所結飛龍寨之地俗稱爲龍相門者是  
也前後左右并無有所謂天馬山者圖經天馬山下爲  
大河自不能移之他處矣

長潭在城西北六里由峽口入至灘頭約二里許皆峭壁懸崖澄潭鏡練舟行傍東岸有滴水巖一名帶水石十二時滴水不斷藤蘿下冑冷翠瑩然沁人肌骨余詩所謂泠泠漏壺天滴水日升合者是也稍行至西岸有石垂二分址層厓如老嫗背負小兒欲渡河狀東岸爲雙門闕一徑蛇盤雙門獸屹又距數武巨石百丈懸立東西岸舟行其下惴惴然懼欲覆壓沿岸爲筍子排舊多筍旣而河聲如吼則將近灘脚也曰灘頭入爲鉢溪有人家山店雞犬煙霞石橋流水淙淙作琴筑韻泉聲灘聲風松聲天籟合奏午後有千百樵婦擔魚貫而出

林香醉人輒如中酒行里許見牙獅嶂峻增突兀排立  
空際層巒疊嶽中時有紫煙隱現則龍歸畚也龍歸畚  
居民數十家樵山漁水太有桐江七里瀧風景自新峯  
灘以上谿訝怪石犖角水面懸流噴薄龍門呂梁之險  
當不踰此遊者皆自厓而返矣放舟出長潭峽口東岸  
有網山如漁翁晒網余八世祖墓在焉舍舟登西岸取  
道萬松坪有松林可里許天風開作若飽蛇赴壑山谷  
震盪自太阮門一望平原曠野岡巒起伏水村若環山  
城似玦河流湍而清巔峯雄而秀白屋數十萬家各聚  
族而居余嘗謂此景太似南屏北山但長河如帶非若

西湖之瑩瑩一鏡耳

長潭一名月潭以長潭印月居

八景圖之一故名廣東輿圖長潭在城西北二里其水  
四時常綠深不可測上有仙人橋跡卽此但不止二里  
耳所謂仙人橋跡者卽懸立東西岸之巨石也

仙人橋在城北二十里其勝全在洞腹遠望不見爲橋  
岡巒起伏中有石如奔兕怒猊蹲伏狀似浴涯諸產下  
開一洞溪水穿其腹自洞底望則如石橋橫跨兩岸高  
二三十尺其下沙石犖确如淺灘緣石對面一巨石  
乳懸綴有千百條長者如玉柱短者若瑤簪上垂下嘉  
互相撐拄結爲人物似鬼面似象鼻似牛目似蛟螭



三十五里淵深莫測與縣西北長潭潛通清濁相應按湖今已淤廢惟長潭東岸石崖下有一竇無人識之以爲通綠水湖者今廣福寺中有泉眼洶澗澄泓甘冽苦髮冒之可半畝許如濟南趵突泉之在春夏間者舊稱爲翡翠泉以城內有珊瑚井相儷而名也

珊瑚井卽邑志所謂清泉在東門內其地爲殘明楊中丞別墅極亭臺竹木之勝井在牆外以便人汲也方可丈餘瑩澈見底常有人取紅魚養其中牆內有紅棉一株高可十丈正覆其下每當春二三月火齊競吐倒影澄泓如珊瑚之在水底也井旁有澗其源自東山引入



城內穿壁而出西門之水關卽邑志所謂玉關安流者  
城市中擅林泉之勝殆無逾于此者矣

桃溪在城西四里許自屋數十百家土田沃美背山面  
河對岸橫隄垂柳可數十株無所謂桃花也故老云今  
桃溪乃青時河底故河由山脚轉至石巖峩夾岸桃花  
一二里許丹霞絳雪爛漫于碧嵐綠漲間山鳥水禽啄  
紅浴翠直不減王摩詰所畫桃源圖也滄桑更變凌谷  
遷移惟雞犬桑麻尙稱樂土武陵漁至此當有迷津之  
訝矣

九曲磴爲人藍坊路雲嶺千盤霞林萬仞蟻盤螺轉上

與天齊樹帶綠厓分行標識其詰曲處十數里外望之  
歷歷可指使植梅花萬本則居然大庾嶺頭香雪海矣  
玉筍二峯隱于龍潭之側紫煙綠霧獨掩映于蓉屏蘿  
幃間浣日染霞含睇含笑諷山鬼于巖阿眄美人于天  
際九疑在望定當招手已

大清一統志交基山在城北二十里舊名牛子峯又名  
員子山中有徑道長四十餘里路通武平安遠按牛子  
嶽爲乾隆間商民鑿爐採鑄之所山路崎嶇員子山距  
路亭三里許雖俱屬城北二十里然牛子峯實非員子  
山也或以至牛子峯道由員子山故悞合爲一耳

路亭岡距城北十五里一岡橫亘其南則厯屋亭堠高  
下參差銀塔一枝標秀于霏藍翕黛間遠望如讀泰西  
畫其北則萬木陰森坡陀百步砌以虎皮石近村煙火  
千家岡巒環列北望巖背如青獅據地君山玉華諸峯  
雲中抗手自城北至此又成一洞天矣 按路亭或以  
爲地當孔道而名然當孔道者亦不止此亭周禮十里  
有廬三十里有路臺五十里有候館漢唐五里有郵十  
里有亭三十里有驛當是以其爲路室而又有亭故謂  
之路亭又邑志思亭在石窟都宋邑令劉安雅瀕行父  
老餽膳不受乃作亭紀思今廢疑此亭卽思亭故址其

地距石窟爲近也塔初建于嘉慶二十二年間至道光初年始聚頂其初建議者爲亭園礦衆及後封礦輟工至道光三年乃合豐田白馬興福數鄉之衆捐金成之大清一統志大峯山在城東二十里尖峯卓絕四面懸崖壁立惟有羊腸小徑二道可造其巔上則四面寬平約二十餘里山峙水流恍同村落有洗馬潭飛泉瀑布及仙人橋按此蓋谷大峯口及大峯筆九曲磴藍坊村龍潭而言之也大峯卽余所名玉筍峯所謂尖峯卓秀四面懸崖壁立惟有羊腸小徑二道可造其巔上則四面寬平者指此至云約二十餘里山峙水流恍同村落

者則由九曲磴至大峯口入藍坊村尾非尖峯卓絕處  
有此二十餘里之村落也沈馬潭蓋卽龍潭山故多竹  
村人在深山者以造紙爲業所產筍尤美邑中以玉筍  
峯爲鳳閣鐵山嶂爲龍樓鐵山嶂產茶而鐘靈毓秀霞  
蔚雲蒸人文之盛亦相埒云

大清一統志鐵山在城南三十五里形如寶蓋色若阜  
染亦曰鐵山嶂按此山在城偏西南積鐵萬仞魄氣雄  
厚徐溪一鄉皆其發脉龍驤虎跳于二三十里外者皆  
其支子也邑志謂自江西安遠迤邐至此與平遠分屬  
析而爲玉枕爲獅頂爲笏嶺爲馬耳爲燕尾爲西山嶂

爲葉婆嶂盖如鐵蓮萬柄浮盪東洋嘗從瓜洲泝江至  
黃蕩見盪浪如山此則掛山若浪覺司馬凌雲之氣  
與宗慤乘風之想皆從脚下生矣

藍坊以藍奎得名中村寶慶寺乃奎讀書處又州志載  
州城東五里有東巖宋藍奎讀書岩中亦名石鼓巖按  
奎字秉文宋元祐三年戊辰正奏進士官博士其事蹟  
無所見邑志稱其嘗奉詔校文福州又傳奎讀書時常  
自書楹帖有懶思身外無窮事願讀人間未見書之句  
殆邃學之士歟然距今七百餘年而藍坊村人尙傳奎  
橫行鄉曲且實其事跡云

花誥山爲邑之南屏形如誥軸鸞迴鳳峙雲卷霞舒距城南二十里居九嶺之左九嶺卽郝通志九子嶺踞縣水口者也

大清一統志西山在城西南二十五里水口一名西山嶂路通平遠縣南山在城南四十里遙望如雙筆爲縣外關水口亦名南山嶂按西山水口乃徐溪五里徑之水口由獅山坪出者也南山水口則縣河水口也縣河北自長潭東折而南至馬鞍潭與辰岡對峙作一束又南流至石鼓潭突起一洲可半里許綠竹繚繞如垣中有良田美池居人數十家雞犬桑麻往來種作洲外水

重嘔啞懸流不斷距新鋪墟亦僅半里許蓋桃核源之  
在人間者也 石鼓潭邑志作石窟潭以潭上有石  
如鼓得名今悞稱爲石窟潭遂至阮通志以石窟爲此  
巖矣辰岡邑志作神岡隔岸爲馬鞍潭辰爲龍與馬對  
偶而言之也

梅子畚卦竹相傳爲文信國遺跡或以爲附會蓋疑信  
國未必由此取道也按一統志嘉應州西北至江西贛  
州長甯縣界一百六十里西至興甯縣界五十里北至  
鎮平縣界四十里西北至平遠縣界六十里州志作一  
百里而平遠縣志載西至江西贛州府長甯縣界五十



里北至江西長甯縣界三十里廣東興圖縣志作四十  
五里西南至興甯縣界一百里西北至江西長甯縣界  
三十里而興甯縣册北至平遠縣并江西長甯縣夾界  
一百四十五里西北至江西長甯縣并惠州龍川縣夾  
界九十里據此則江西長甯與平遠興甯接界嘉應與  
地圖籠母嶂太信山十三都司蓋由興甯西北至平遠  
與長甯夾界之路而平遠之赴長甯西則由太信舖帽  
子山出分水凹北則由梅子畚五子石出分水凹興甯  
在宋爲循州且其地在州之西南而非西北史云信國  
由梅州出江西取道必且望北而西是時平遠鎮平皆

梅州治由梅州而西而北則鎮平之五里徑燕尾山皆  
通平遠之路再北則由長潭入梅子畚取道雖稍紆僻  
而龔開文丞相傳及史並稱其年五月入贛州會昌縣  
二月戰雩都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恒自將攻文天祥于  
興國興國在贛州東北一百六十里長甯在贛州東南  
四百六十里其境蓋與平遠興甯爲界是信國之取道  
由西北不由西南可知既由西北則梅子畚固亦當日  
由梅州出江西之路也不得盡以爲附會也 又按信  
國自漳州取梅州其取道當由詔安出興甯至取梅州  
後出江西自應取道鎮平平遠矣

郝通志鎮平關隘共十四處曰冠隴曰鮑浦曰南洋曰  
烏汀背曰胡椒徑曰大麥徑曰梅子畚曰天門凹曰大  
峯嶂曰油坑曰峽口曰羅經圈曰新浦曰石峯徑按方  
輿紀要胡椒徑營在縣東二十里又縣有大麥徑梅子  
畚天門凹等隘俱接平遠縣界大清一統志大密徑在  
縣北三十里崇岡峻嶺中有一徑長十五里有兵駐防  
邑志胡椒徑在城東三十里藍坊鄉路通汀之杭永諸  
山夾峙林木茂密盜賊易於出沒今有兵駐防大密徑  
在城北三十里豐田鄉上下皆崇岡峻嶺中有一徑長  
十五里盜伏之以行劫亦有兵駐防今按大密徑卽大

麥徑通廣福鄉路胡椒徑大峯嶂並屬藍沙鄉梅子畚  
天門凹俱近平遠由長潭出而爲羅經圍屬白馬鄉油  
坑卽油坑鄉飛龍寨新浦卽新步墟石峯徑與州境接  
壤並屬金沙鄉峽口當卽五里徑口今邑志所載險要  
僅胡椒徑與大密徑二處蓋據其尤扼要而易於藏匿  
者而言而郝志所載冠隴鮑浦南洋烏汀背四隘乃澄  
海屬海防要區鮑浦乃鮑浦之訛烏汀背卽鷗汀背皆  
與菴埠沙汕頭相近而誤入者也而兵防志載本邑設  
塘汎九處三圳汎兵十名新浦汎兵十名外委一員山  
子背汎兵十八名把總一員大麥徑汎兵十五名外委

一員路亭泚兵五名新村泚兵十五名把總一員胡椒  
徑泚兵二十名油坑泚高思泚兵各五名新浦塘湖長潭內  
舖茶源塘泚兵各二名按路亭泚距縣城北十五里阮  
通誤作六十里新舖泚北距三圳泚亦止十五里誤作  
二十里

鎮平河源自武平及平遠所屬之下壩入縣境出長潭  
流至州境經白渡新墟凡一百三十里至巖祖渡與程  
江水合流至松口下蓬辣至潮州凡六百里而入海其  
自長潭以上多石灘流險惡其最著者如大峯劍門老  
虎顛者與閩灘相類自長潭以下多陂其最高者則九

嶺椒瀨亦懸流數十尺道光丙戌大水後九嶺與椒瀨  
各河沙壅闕無迹矣汀贛七犁之鹽至大埔之三河壩  
過駁由此河達下壩人稱爲小河以別於程江而言也  
自小河口至縣之西北大長潭自鉢溪至下壩灘溪已  
惡山潦不常漲則壘壘悉昨牛馬奔騰落則閒鷗聚沙  
渴虹枕岸故上水常至一二月之久而下水則或四五  
日或一二日不能定以時日也 按廣東輿圖小河一  
源自武平象洞出鎮平 源自平遠出鎮平合流出程  
鄉一百三十里匯梅溪 大清一統志石窟溪在城西  
里許源出福建武平縣界南流經縣西爲縣巨浸又南

流經本州東三十里一名小溪又南入梅溪曰鎮平水

口又差干溪在城西北上流即平遠縣之縣前溪東北

流入石窟溪又徐溪在城西二十里源出平遠縣壩頭

流入縣界經蓼陂至金沙入石窟溪又橫梁溪在城西

南三十五里源出平遠縣大柏村流入縣至蓼陂入徐

溪今放橫梁溪當即柚樹溪至蓼陂入石窟河不久徐

溪邑志謂橫梁溪導源平遠大柏村入於徐溪蓼陂匯

於縣河是已惟邑志記石窟溪但云導源武平上緬陽

阮會湍下番腦烏柏諸水入於徐溪梅溪東會於程鄉

鑿子渡鑿子渡為縣之巨津而不及平遠差干溪一

子... 一... 數... 一... 卷... 上... 地... 志...

源又以徐溪梅溪及程鄉鑄子渡如未分晰參錯聖漏  
又不如廣東輿圖所載之簡而明矣按漢志曰南郡  
下云有小水千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嶺東  
之水由潮州入海者當不在此數如石窠之溪固宜乎  
不見古圖經也已

阮儀徵續修廣東通志糾錯聖漏殊不足憑鎮平縣城  
內卽屬興福鄉地惟西門外爲白馬鄉其北門東門南  
門十餘里皆興福鄉境興福鄉南十里始爲招福鄉今  
通志所繪輿地圖反置興福鄉于招福鄉之下又鎮平  
縣居邑之中上而豐田廣福三鄉共四十里許下而招



福蓼陂金沙三鄉亦四十里許今所繪圖縣南止有招  
福興福兩鄉將蓼陂金沙置于縣東境若按圖以索正  
季梁謂魏安釐王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又郡縣沿  
草表元至元十三年梅州始歸附十六年改爲梅州路  
置總管府二十三年改爲散州領縣一而于圖格內載  
十九年降州蓋愼以商恩州沿革年代雜入也又鎮平  
縣學明崇禎六年建時草創未備十七年知縣羅明藝  
修國朝順治十三年知縣薛世望康熙二年徐履百  
十一年程夢簡各重修雍正五年署知縣馮密七年吳  
芮重修乃以十一年程夢簡下誤大四十年母儀五十

六年徐填五十六年張梁四任官按此乃長樂縣修學

宮年代職官雜入鎮平以余邑中略為攷按即謬誤如

此他郡縣可知矣邑志謂龐嶼黃廷相吳芮閩閩皆

嶼廣西進士雍正五年晉縣事而吳芮則以康熙七年

重修鎮平縣學邑舊志所載徐履吉以康熙六年丙擇

行人去代之者為萊陽監生蔣亨八年南屏拔貢陳儼代之未知孰是

邑有三墟一為東門墟即縣城內及東西南三門之墟

也一為三圳墟招福鄉墟也一為新舖墟金沙鄉墟也

東門墟以一四七為期三圳墟以三六九為期新舖墟

以二五八為期逢十為轉角日言多一日也廣福鄉有

山子墟今祇存其名無墟期矣以鄉人皆赴武平之岩前墟也按屈大

均地語粵謂野市曰虛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  
滿時少虛時多故曰虛也瓊石洞云昔者聖人日中爲  
市聚則盈散則虛今北名集從聚也南名虛從散也城  
內不以墟名故爲東門墟雞行米行不以墟名在城內  
者也豬子墟牛綱墟皆以墟名在城外者也墟皆無征  
間有牙儉如扛豬糶米之類有所謂米中人豬子中人  
薄取之而已官弁胥役之所常征惟牛屠與博場其開  
標則偶然者也邑無官價市物概縣近日路亭岡獅山  
坪及長潭皆有議開墟者按路亭岡及獅坪尚在平原  
之地長潭則所謂山徑之谿間地連平遠萬山叢雜而

又通下壩爲閩之武平江之會昌賊匪出沒之路日中則開墟夜分則開標者勢所必至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前時白馬與福兩鄉紳士以爲婦女樵采之路呈阻猶揭其小弊而未陳其大害也今亦竟開矣

按南越志越志之市名爲墟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荆南嶺表皆然今村墟野市往往聚採茶開設賭局疑卽昔時歌舞以來之遺害也○又每至墟期鄉村之民聚集于墟或就市肆而酒肉焉或歸而挈酒肉焉按桓寬鹽鐵議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

挈肉而歸則此風自漢而已然矣按南宋開禧元年罷廣東稅場八十一墟當是大市鎮集始有墟稅今新舖墟聞有墟稅則附近土豪私抽者也惟通志載與甯墟稅銀八十七兩零此見于賦役

全書者

州志鎮平石窠貝子山鐵山嶂等處路通汀贛寇出江閩潛侵鄰縣皆于此嘯聚樟坑一處其近程之盜藪也舉步則入程界之石峯徑矣按樟坑有二此言近程之石峯徑則金沙鄉之樟坑也白馬鄉之樟坑在縣東北七里許縣志所謂樟坑筆者則白馬鄉之樟坑也樟坑筆一名金簡峯

漱玉橋在縣治前卽俗所呼爲水橋者是也玉開安流

爲邑中八景之一此水卽玉關所經自東而西由楊氏別墅折出者近市魚沽在焉粵人好食生而食魚生必以鎮平漱玉橋爲第一綠活水養魚至午後尙圍圍洋洋也廣州食海鮮以漱珠橋爲第一鎮邑食魚生亦以漱玉橋爲第一嚼珠饌玉亦爲食譜中增一佳話

城隍廟在北門內

世開東西南三門唯北門開

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禮官言城隍之祀莫詳其始  
按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則前  
代崇祀之意有此也今宜附祭於嶽瀆諸神之壇乃  
命加以封爵府爲鑿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  
州爲鑿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鑿察司民  
城隍顯佑伯秩四品衣章冕旒俱有差命詞臣撰制  
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  
都城隍之神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

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命主之又按趙嘏石罍鑄華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廟記云祀與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余謂城隍二字本易泰之上六見於吳赤烏二年歷高齊燕梁間書于史唐始著爲祀典觀其以城以隍名并李商隱文職守斯上云云自爲邑國而設村落建城隍廟疑亦土崇簡冬夜箋記謂蜡祭八



神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之說明制定於品秩于神道  
中寓有察民安民之意焉蓋司民者司其水旱疾疫  
盜賊兵燹從而消弭之監察者察吏之貪黷殘暴從  
而繩之也故府城隍定於二品猶布政使之臨知府  
也州城隍定於三品猶按察使之臨知州也縣城隍  
定於四品猶道府之臨知縣也蓋民之善惡官得以  
分別治之官之善惡其地距省隍府距州百里至一  
二千里不等而其間疏於民上太庸不及風聞者殆  
不少矣于是設爲城隍神以司民而兼察吏之職若  
曰凡此虐民之吏雖倖逃于顯戮終難免于幽極也

故洪武初年尤守令蒞任剡俾其宿齋于城隍廟與  
神爲誓此固當日定秋之深心也觀朔望行香之禮  
正使之歛戢其心不敢毅然肆于民上如今世屬員  
每遇朔望赴上司衙門者然所以輔攷察之典所不  
及也惟嘉靖間所改之制殊屬荒謬城隍何以旗纛  
並祭神誕何以定爲五月十一日則必求其人以實  
之矣求其人以實之則天下城隍皆一人耶則不應  
有二品三品四品之殊如非一人又何以定五月十  
一日爲神誕耶或亦祇就都城隍神誕祀之耶今鎮  
平城隍誕七月二十四日故老相傳崇禎六年鎮平

建城于是日起工故於是日爲城隍誕辰夫因建縣

而後建城隍則以建城之日爲城隍誕日固于義爲

有合也

按通志載增城志必於七月二十四日祀城隍神相傳京城自是日始則七月二十四日

祀城隍神當不僮吾邑

全祖望原祀篇謂今世之社無醜而別出爲城隍又

歧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醜也古之得醜食于社者

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祀而得享

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

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

漫無干涉之古人且撰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

經之甚者也鎮邑城隍相傳爲江陵薛公世望薛康

熙年間爲鎮平縣令有惠政生而聰明正直歿爲明

神亦理之可信者

城隍廟西廊不塑地獄變像雖因廟宇狹隘亦以荒

謬無稽之故汪師韓韓門綴學舊唐國唐摭當是專書天竺

國其中天竺阿育王頗行苛政謂之地獄今城中見

有其迹焉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明

史西域傳天方國一名天堂按此則今之佛教所謂

天堂者乃其國名也所謂地獄者乃其國之苛政也

所謂金剛者乃其國之物產也今世不察其或世誣

民之說乃塑地獄像于東嶽城隍之廟甚至謂生前有過犯受此地獄必須延繙流誦經方得懺悔夫此輩不塑此等像于寺觀中而揚其說以惑人謂地獄閻羅之所設也佛慈悲爲本能解地獄之厄者也夫地獄之說創於彼法彼不之塑而我塑之不亦愚乎邑城隍廟嘉慶癸酉年重修神廟石柱欲刻柱聯邑紳某舉所見他處城隍廟柱聯以應故有試看兩廊地獄之語余恐後人疑神廟兩廊本塑有地獄變像好事者復欲粧塑以實之也故附識于此

文昌樓在鎮山麓桂嶺書院內

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孝經援神契之  
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而道  
書誤以文爲文章昌爲昌盛遂啟士子邀福之心而  
以司命爲文昌特司文人之命又以文昌宮在北斗  
魁上別爲南斗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  
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斗有魁有杓魁非一星之名  
也而強爲解者遂欲易魁爲奎按奎曰封豕爲溝瀆  
一曰天豕蓋天之武庫其以爲主文章者宋太祖乾  
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占者以爲文明理學之兆其  
後林靈素以蘇軾爲奎宿而路史則謂者類觀奎

圓曲之勢而規文字此以奎主文之緣始也余謂文  
昌奎宿土人皆可祀惟不必別立魁星像惟書上將  
星官次將星官貴相星官司命星官司中星官司祿  
星官此外列人奎宿星官並祀而以梓潼神掌星官  
如衙署之土地祠焉則雖附會之中猶不至混而失  
其實也 按明正德三年戊辰會場遇火先是熒惑  
守文昌不移司天者屢以爲言至末場而火發據此  
則文昌實主鄉會場之事矣

文昌化書謂神嘗譴爲邛池龍按北夢瑣言張璠子  
神乃五丁拔蠅之所也或云嶺州張生所養之蠅因

而立祠時人謂之張惡子則是以神爲旉蛇惡虺之屬倖謬甚矣張惡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見文獻通考明一統志梓潼廟在七曲山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篤人因報母仇徙居是山自秦代蜀以後世著靈應據此二說則土人祀之不失爲教忠教孝之義至如化書所云呂光孟昶朱竹垞開化寺碑云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於士人之所不齒者羣然祀之於義何居焉

錢辛楣養新錄載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



選者悉禱之封王爵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  
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祠  
記云此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宋之季外  
府州亦立此祠矣又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  
官書以斗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  
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搢紳大夫士  
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迷徧郡邑則士子之祀梓潼  
宋元以來已極盛矣 養新錄學校祀魁星南宋時  
亦已有之並見新定續志

文昌座前塑朱衣老人及天龔地啞二童子按朱衣

見侯鯖錄載歐陽文忠公知貢舉時事而蠡海集謂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聲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其諫尤玃

關帝廟在北門外

按壯繆侯在宋大中祥符之甲寅解池大壞壯繆以陰兵與蚩尤大戰而破之始爲建祠至崇寧元年加封爲忠惠公大觀二年又加武安王蓋神之由侯而晉爲公由公而晉爲王皆始于有宋至前明則極其崇奉累加至大帝天尊之號我

朝屢顯靈應如

睿宗朝大內之變及

今上回疆西四城之捷尤昭神異所以尊崇之號視前代尤爲隆重云

天后宮在興福鄉馬鞍潭岸

按郎瑛七修類藁天如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元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弼里至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清忽魯循等奏立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際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浩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

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所顯應不一四方受  
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 按天妃姓林

福建莆田新安里人唐都巡檢林愿女也而張學禮  
使琉球祀天妃姓蔡爲父投海身亡出于通事官謝  
必振之口當是悞記 澎湖紀畧天妃林姓世居莆

之湄洲嶼宋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始生時地變  
柴有祥異香長能乘席渡海乘雲遊島嶼間宋雍熙  
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是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  
人祀之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  
七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

特賜順濟廟號已卯駕風掃海寇乾道二年又降于  
白湖掘泉飲疫者累封靈慧昭應崇福夫人淳熙十  
一年加封善利紹興間特封靈惠妃慶元戊午以霧  
遮大溪寇開禧丙寅解淮甸圍景定辛酉海寇暴醉  
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又令風沙晝晦跨淺而敗累  
封助應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得神助  
賜額靈濟明永樂間累著靈蹟命修祠宇加封號  
按野獲編宋封天妃言神功德可與天配故名天妃  
今以爲后妃之紀則褻甚矣

五顯宮在興福鄉北角渡西岸

按蠡海鏡五顯者五行五氣之所化也全祖望謂五顯之神不著姓氏宋時有勅封爲王者曰顯聰曰顯明曰顯正曰顯直曰顯德此所以呼爲五顯也明初亦祀之載于會典云據此則神像應塑五座或謂五顯爲二郎神者然二郎神亦有二元史文宗本紀元順元年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此其一也在師韓綴學所載近見山西通志於二郎廟云搜神記神姓趙名昱隋煬帝時爲嘉州守斬蛟除害蜀人立祠灌口此又其一也未知孰爲所指然五顯共稱爲華

光大帝宋魯應龍開窗括異志五顯靈官大帝佛書  
所謂華光如來斯乃所指矣

三元宮在興福鄉興樂村 卽三官宮

按蠡海編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三官之說蓋  
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主化用司於三界而三時  
首月之望候之故曰三元金爲生候天氣土爲成候  
地氣水爲化候水氣三元正當三臨官故曰三官也  
七聖宮在蓼陂鄉長岡渡口

按七聖諸說不同說鈴述異記所載則張王士誠之  
姬七人齊雲樓之變同日殉節上帝憐之封爲七聖

者也

據蘇州府志則以爲元左丞潘元紹安元紹爲士誠塔見張羽志

此與吾粵無

涉豐順志七娘庵相傳嘉靖末山寇蔣劉等聚藍田山谷中總兵郭成松督師征之至小灘見七婦人渡水語以賊巢所在併授進剿日期後平賊果如其言爲之立廟至今里民崇祀又稱七聖廟南雄志則稱聖化夫人姓練宋丞相郇國公本州牧章得象之祖母以全楚甯民免南唐屠戮之慘建人德之爲立祠以祀故老相傳夫人行七故稱七姑俗遂訛傳塑像七位按鎮邑與豐順接壤今所祀七聖當從豐順所記練事雖見史傳距鎮較遠恐非所祀也



梅溪宮在蓼陂鄉柚樹溪

蓼陂鄉有梅溪宮按大清一統志載嘉應州舊志梅溪在城南五十步有三源自子郊水口合流入縣界過百花洲經縣南又東合周溪又十餘里合西洋溪又東合松源溪又東奔赴於蓬萊人大埔縣界據此則梅溪與鎮平無涉按梅溪宮之在蓼陂其溪則所謂柚樹溪也源出平遠縣大柘村流入縣界經蓼陂至金沙九石窟溪若據舊志則此溪與梅溪合流尙有百十里之遙固不得謂之梅溪矣然嘉應宋時名梅州其水曰梅溪亦曰梅江此必有地以梅名者因

而取之今攷州志止有梅峯乃在城西二里明孝子  
溫禱居其麓徧植梅花因名則梅峯之名前明始有  
又非宋時所謂梅州之義惟楊誠齋經藍田詩有一  
路誰栽十里梅之句然亦不過村莊所種疑當日名  
州之義亦不在此而嶺外人臆說謂漢梅鋗兄弟封  
邑夫梅鋗封邑在臺嶺卽今之梅嶺史稱項羽封鋗  
爲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州境爲嶺東地不應屬梅鋗  
封境卽謂其食邑之廣亦不應此州獨以梅鋗得名  
竊謂圖經地志古人盡爲耳食山海經曰嶺水出羣  
都山東北流注於江人彭澤西按章貢圖經曰東江

發源于汀州界之新樂山經雩都而會於章水西江導  
源于大庾縣之聶都山與貢水合二水合而爲贛是山  
海經所記旣漏其一矣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  
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  
故獨受名焉余謂梅溪之名亦類此蓋章貢二水支流  
尙多今以西江者總謂之章水東江者總謂之貢水  
故鄴道元水經注于始興大江悉目爲瀘水猶此義也  
以余臆說斷之梅嶺以北至贛州之水皆得名章水梅  
嶺以南至韶州境之水亦皆可名瀘水軍門嶺以東至  
贛州之水皆得名貢水軍門嶺以西至嘉應州境之水

亦皆可名梅水貢水入江者也故謂之貢江之爲言貢也梅水入海者也故謂之梅海之爲言晦也不可以晦名故名之曰梅然則梅州之義未必不由於此而凡嘉應平遠鎮平之水支流雖多總謂之梅水亦無不可也則鎮平之有梅溪宮固不爲無據矣 按寰宇記梅川有惡水東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險惡多損舟船江水泛漲時嘗有鱷魚隨水至州前按惡水卽惡溪在潮州東北七里許亦名梅川則余說不爲穿鑿矣

風雲雷雨壇在城東北

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祭風神鄭康成云風箕星也

祭于城東北就箕星之位漢至以丙戌日祭風師于  
戌地巳丑日祭雨師于丑地隋立風師壇于城東北  
祀以立春後丑日唐因之又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于城南兩師里是也大寶四載詔雨師與雷師同壇  
宋制天下州縣立風師壇于社之東雷師從雨師之  
壇在城北二壇而同壇歷代無祀雲師亦非並於一  
壇今風雲雷雨同壇蓋有明洪武制也

社稷壇在城東北

按唐武德九年初令州縣社稷民間里閭亦相從  
立社各申祈報歐陽文忠曰唐州縣社稷廣三丈高

三尺至以石

先農壇在城東北

按國朝雍正四年詔設先農壇府州縣通行耕藉禮  
先是二年特命舉老農一人給八品冠帶至是復詔  
立先農壇

厲壇在北門外鬼子墩

按厲壇每年三祭始于洪武初年廣東舊語洪武二  
年上在陽湖殿夢一臣撲頭象簡稱臣東莞城隍謹  
奏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通年三次上覺而與  
之封顯佑伯勅天下無祀者三致祭

漏澤園在城東北俗呼官地

按其制始于宋元豐間陳向行部河宿佛祠夜半  
聞垣外沟沟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  
無以葬者委骨于此卽具疏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  
神宗卽日報可凡葬遺骸八萬餘有明踵而行之易  
其名曰義冢云今不稱義冢但曰官地

養濟院在北門外狐狸峽口俗呼狐老院

按明洪武七年詔各處鰥寡孤獨篤疾之人貧窮無  
依不能自存者有司從實取勘官給衣糧養贍爲屋  
宇以居月給米三斗及柴薪夏冬給布一疋天順八

年報其有孤老殘疾不能生業卽便收入養濟院照  
例給以衣糧今養濟院尙呼爲孤老院



石宿一徵卷七

邑人黃 釗纂

受業 明鍾仲鵬 古汝達校刊

方言

居住曰覈或謂宅字之轉音按類篇得實曰覈釋名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以得實曰覈之義叅之則覈字亦通又物不能脫亦曰覈蓋覈兼有深大之義物不能得脫其深大也可知矣

正室謂之廳厦廣厦大也房謂之間以間數得名也濶而高者謂

之樓狹而矮者謂之棚四面有廡可通者曰走馬樓按

建隆三年重修東京人內從地苑有走馬樓今市肆所賣走馬樓亦以其週圍可旋轉也椽謂之桁

椽謂之楠屋頂謂之棟栿廟謂之梁檐謂之厠亦謂簷

亦謂之滴水簷言水所從滴也屋上薄謂之筵廊下謂之厠

方言

門扇謂之闔又謂之門扇闔門開闔謂之門亦謂之闔

門讀如掛  
開讀如鼎

園曰糞寮以非止掘坑成穢且准積肥田之糞故謂之寮

隄曰坑工按爾雅釋詁防阨虛也注防防壅也史記秦紀壅而守則防壅又有隄防之義又高祖本紀

言隄工也以其為人力所築故曰防工也

書塾曰學堂都國志王屋縣有孔子學堂史記索隱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九域志兗州

有孔子學堂又唐志益州文翁有學堂園一卷

女牆環堞曰棗子眼當是棗子眼之訛

斷牲體骨曰倫劈曰荆細切曰剽按集韻堞本作聯切肉也又玉篇仕鍊

切解謂草刀以劈為堞尚為近之剽為細切本義至倫字煩無可攷惟儀禮少牢饋食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鄭注倫擇也亦無斫斷之義或悞  
解倫膚九為斫斷其膚為九歟

物破裂曰偪亦曰偪圻或謂即大雅厥初生民章不圻不副注謂副圻皆裂也愚謂就

副圻而論應從生民章副圻二字但似破裂而論應從

攷工記旄人尼陶旄之事警聖暴不入市薛卜草反

暴蒲到反鄭康成注薛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則辟

裂暴起其為此二字無疑俗語亦謂墳起為暴其破裂

者亦謂之暴則以旄人薛

暴二字連讀而悞者也

以手撚物曰搨按亦曰搨按樂府有捉搨歌

以指按物曰按字書音嚙摘也指甲指物曰拊手搏物

曰抓查音爪傷人曰批茲手掣物曰掉撮手折物曰拗手

搓物曰挪手脚好動自耗挫手捻物曰控手磨物曰按

被去聲手護物曰措手推物曰搯六者故攪以指入物曰

搯或作搯

搯以手擊物曰畫以手擲物曰擊讀會聲以物予人曰擗

以物擊物曰捶以手掉物曰拊以手捧物曰綴相搯曰

搯以手把物曰搭以物敵擊曰摧以繩繫物曰綯爾雅釋言

綯絞也幽風宵爾索綯冬夜作絞索以符時用則綯字義固當活用也

以繩套物曰緝音緝土音稍轉 掘發土中之物曰敗按五經文敗從戊亡之己戊己

也則擊土而出固改字之本義也

食物腐敗曰糜蓋本孟子廉爛其民之義

服物朽敗曰黧黧讀紆物切周處風土記梅雨霑衣服皆敗黧清韻黧色坵也集韻色變也今

謂草木朽敗曰黧又物久沾漬于濕處曰黧黧而敗焉謂之黧黧按顏氏叅訓黧重平走多饒積厚之意顧野

王玉篇誤 爲黑旁

恰好曰及按胡澹庵經筵玉音問答上舉所著皇朝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大上皇著者  
覺稍短朕著得及則及字彼時已有及則者即俗語謂鞋之及脚者也

過曰過澹按屏大均引彙語話清河編警春意開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漿

過澹雙閑語絕似占樂府竹枝然澹字本義  
究不知何字大均謂澹者覺也亦欠分曉

熱鬧曰擗

輕賤曰蔑音如襪

物到手曰倒

新異曰別

物價遠隔曰懸談論虛誕曰玄

憐愛曰惜喜樂曰興上聲憂悶曰切切戚也

方言

巡視曰邏探望遊觀亦曰邏

俗以至田中看溝水及禾苗曰邏田邏水邏禾按陳

白沙詩邏苗遠時夕濯足荒溝寒者即此謂又姻姪友

朋約相過亦曰來邏女子出嫁月內母至婿家探視曰

邏蒲月亦曰邏月又女子年節以酒肉歸寧亦謂之邏

年邏節又山水佳勝之處初探其境亦曰邏按邏字說

文巡也玉篇遊兵也正韻遊偵也以其有巡之義而為

邏田之邏有遊之義而為邏景之邏有偵之義而為邏

月邏年邏節之邏按之士音似鑄字平聲然

亦近羅字但羅字卷舌呼此則張口呼耳

探刺曰覷亦曰步按猶覺索雜記京師以探刺者為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覷步安得

夜開沽酒戶土語覷步二字多不連用言覷不言步言

步不言覷兩字義亦分輕重覷字只尋常窺看步字則

施之於偵伺盜盜矣按步亦作伏扶富切左傳斐豹

殺督戎踰隱而待之汪隱伏也言伏而殺之也

振轉曰佛首注振轉也

相較曰程亦曰品說文程品也

縫紉曰戲

本費善戲方甲冑屈大均謂細者曰縫粗曰戲著裡曰縫著邊曰戲是也

無倚藉而敢為曰傍

說文傍側也徐錯引史記郭解為傍自喜自傍之意也

作事軟弱曰飴厚強而不斷截曰錡

麻錡按急就章近

言其形怡怡然也厚強者為錡錡之為言洋也取其洋洋然也

肉變味曰朽

按列子稱蓬氏子有迷罔之疾視自以為黑饗香以為朽錢幸願謂古人香與朽對

取其相反以臭與香對蓋始子廣雅則朽字之義為古也

肉大切為塊細切為線

按列則大者為臠細者為軒塊藉之訛線軒之訛也軒音憲即

也

養曰供

讀恭去聲

生子曰供餽育產亦曰供

蓋以供養二字混而為一也

附近曰左右

按梁書扶南傳左近人割取樹皮織布二字奉此

共爨曰共火

按唐書兵志十人爲火有長

澌水曰澌水

澌音戶廣韻杆也本辭澌又云澌斗舟中澌水器也

生醱曰上白味變而霉曰臭醱

按廣韻醋生白醱集韻酒上白醱普本切土音

讀爲普

約畧曰打莫

讀作貌按周禮園閩小紀閩種荔支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贛併計

其園吳越曰斷閩人曰模今音鄉曰莫亦此義莫猶言約莫也亦有作母字音讀平猶言摸也又曰摸約附度

也

潦草曰老草

按張端義貴耳集高山峻極法堂壁上有

紅爭似滿爐煨楫拙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老草旁有四字勿毀此字則宋人固以潦草爲老草矣

遇事操心曰勞勑

勞勑二字見字林勑音賴土音讀如粹



小兒能事曰岐嶷

岐音同屨嶷木音逆本詩克岐克嶷

貨物不真實曰假沽

按通雅今京師言行濫物曰假沽沽讀同假

內瀆曰內訶

讀作貢詩孟賊內訶唐書郭子儀贊外阻內訶即此

官府以銀鎊繫人曰墩

按陸次雲烏谿織志苗人掠得漢人藏之嵐內悉其逃逸以木

靴善之而不鏗使之終身莫出汪不音墩則墩當作丕也又俗字物之脫者鬼倫粒切

擗船曰槩

按擗擗前推日槩卻曳日擗別槩擗三字皆可活用也

茶湯淘飯曰添

按策韻論披教切清波雜志高宗躬行德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

燒柴借半破堯孟温湯以湔飯茅檐下與汪伯彥同食即此

事既發不可復收曰落槽水自上而下曰槽落

按黃嶽碧溪詩

話江漢有許以并制泛濫大漲則溢于平陸水退許見舟人謂之水落槽落槽及槽落二字皆從此生出

方言

方言

五

水底撈物曰次次音魁見韻外代答俗字言沒人在水下

緩火煑物曰文蓋即文火武火之謂火有文武水有死活

以火入水曰焯史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為焯滅曰黥亦本天官書黥然黑色注黥音烏

作事大張聲勢曰澎湃玉篇澎湃水勢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湧澎湃又以多人往來不

絕為撈拔撈拔者澎湃轉音

忖度曰脉猶醫之診脉也相避曰閃閃猶躲也遼史西夏傳所謂閃病即此義避客亦曰閃

作麼事曰作麼箇亦曰作箇按李大白江夏行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

絕作箇猶言何為也

物過火曰癩音辣廣韻火之毒貌事敗曰蹶人無用亦曰蹶

病相傳侵曰盪讀作滯蓋音之訛也

病有所觸犯曰狝 即犯字讀平說文狝侯也

事不吉利曰怯 怯猶哀也亦曰衰氣亦曰怯氣按古今樂錄隋文帝取律呂實蔑灰以候氣問

牛宏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衰即怯也不能振起之謂也今俗則以不吉利為衰為

怯

無曰毛 後毛傳鮪者毛食謂無食也五代史黃鸞綽賜七魚袋毛謂無也趙甌北咳餘叢攷引

風騰集河朔人謂無曰毛 則亦不獨吾鄉為然也

男女之有私曰同 按山海經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婦注同猶通言淫之也則同字亦古義

向借曰生出借曰放 俗書券以生字代借字按宋承亨樓採異聞錄今富人出本錢以規

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 生放放字本顏師古漢書谷永傳注生字始見於此

婦人分婉曰輕 輕者重之對也婦人懷妊若負重然至分婉之後如釋重負故曰輕也

方言

淫蕩曰姣左傳襄公九年穆姜曰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姣即淫也音肴從正台讀

嬉頑曰作劇按海鹽志春則戲體會鄉間男女粧飾來

游携手並肩互歌相答各曰作劇劇字本

古樂府折花門前劇亦古

閉目曰矐張口曰哂傾耳曰覺仰鼻曰鼻

以鼻嗅物曰鼻按耳其名目其人皆作虛字用則鼻亦

字亦作活字用但彼謂穿獸之鼻

為鼻耳又鼻鱮亦曰鼻涕之轉也

頤下謂之頰牙根謂之齧頸謂之頸莖說文頭莖也

強項曰硬頸亦見廣東筆記又按吳郡圖經續記章越

守蘇州人目為章硬頸則硬頸二字吳人

亦言牙齦之腔謂之牙骸周禮攷工注近牙者曰骸

臂曰臂腿亦曰臂按廣東筆記腿曰屬臂也則脚臂之

臂當是屬字

肥曰媠集韻媠小兒肥貌

初生肥嫩曰萃尊本西京賦萃尊蓬茸

土音曰萃筭  
言植物也

傾側其頭曰衰說文衰頭傾也

腿麻曰脚痺說文痺足氣不至也徐鍇按日今人言久坐則足痺也高士傳曰晉侯與文唐坐痺

不敢壞  
坐也

足踐曰跣音采吳都賦抗足以蹠之

膽大曰石膽按玉洞要訣石膽陽存也形如琴瑟其性流通精感入石能化五金變化無窮無大

之說疑石膽之爲大膽當謂其膽  
之堅如石而不能破也

耳曰耳公鼻曰鼻公舌曰舌嫫乳曰乳姑按一體之中強分男女殊

不可解疑現于外者爲陽故屬男子之稱隱于內者爲陰故屬婦人之稱耳鼻兩物當陽者也故以公稱之舌

雖在首然藏于華池之內且有津液自應屬婦人之稱  
又以其偶爾露故稱之爲媼媼中年以上之婦人也乳  
雖有突起之勢然深藏腹室如小姑之處幽閨人莫能  
窺見此其所爲姑也至于眠口乃界于不藏不露之間  
難以陰陽專屬自  
臍以下無譏焉

眼淚謂之目汁汗粒謂之汗卵頭謂之頭那那腦也背  
謂之背囊囊梁也

腎曰核小兒之陰曰股子回切說赤子陰也

手足凍曰僵音同官音家字蓋沿官音之僵字而稍轉  
爲張口呼也

嚙曰矢胎音吻

腰際曰腓亦曰腓腎廣韻腓音嘍腰左右虛肉處集韻  
音邱咸切謂牛馬肋後腓前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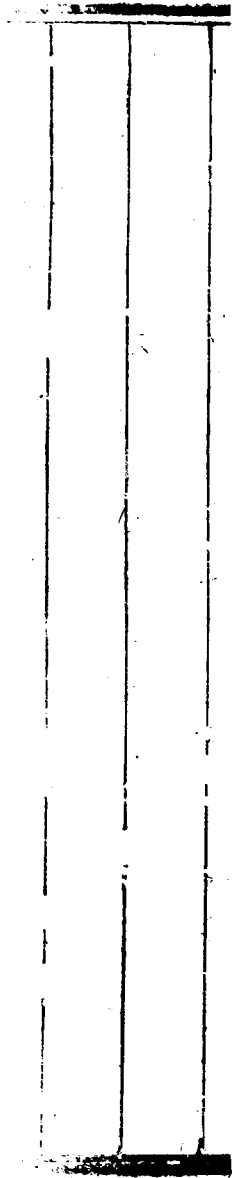
通凡畜腰後窠  
處曰腓窩

開願摩百 頓言呵欠也

鬼祟曰拉颯

按輿地紀勝朔陽縣靈山院有毛拉颯者身面俱毛本漳州三平山之神也凡僧之

不律與館于寺而輒擾者必蒙擊治據此則拉颯並非鬼祟疑俗所謂拉颯乃不潔之謂也





不循理曰蠻遲緩亦曰蠻婦人懷妊至十月猶必遲至足月者皆謂之蠻按風俗通

蠻慢也則蠻本義故作慢也

凶橫無賴曰爛爛子曰爛崽按水經注蠻童卅女弱年崽子土語以婦人最無行

曰爛是爛與崽皆汚穢不齒之稱非豪橫不軌之稱也

無恥曰有相猶言醜然又曰癩面疑卽癩面之訛坤輿外紀蘇木國一獸名

懶面爪如人指髮如鳥腹垂着地不能行畫一月不踰百步喜食樹葉綠樹取之亦須兩日下樹亦然按懶面

二字婦人多以詈女子及媳婦大約好食懶做不愛體面之說

畏葸曰朒縮漢書五行志作縮朒按說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徐云行六疾也愚謂月始生

魄光若畏人故謂之縮朒言畏縮也明史秦良玉傳贊秦良玉一土舍婦人提兵裹糧崎嶇轉門其急公赴義

有足多者彼杖鉞臨戎觀望縮朒者視此能無愧乎此以畏葸爲縮朒也

方言

舒遲曰胸臆音如問俊二字按胸臆處各漢地志有胸臆縣楊州地多此蟲故以爲名  
柔善曰鱧特蠻曰鱧鱧之爲言善也鱧之爲言蠻也

必有所疑曰疑狐當卽狐疑二字割用之也或曰疑或之轉音也

有力曰驍特強曰橫尖利曰峭無用曰黠黠爛之匹也

騙人曰獺人俗稱騙人曰獺人按淮南子兵畧訓畜泄魚者必去獺獺說文獺如小狗水居食魚

獺屬也然則騙卽獺也獺音撻俗讀作擦人給字之轉音也偷人曰蛤人婦

偷漢曰蛤人蓋蛤字之訛廣韻始烏合切猶野合也烏合二字叶而爲始字也

好外飾曰雀務淫佚亦曰雀按埤雅雀頭如顛蒜目如擘椒物之淫者土語以此

鳥狀此等人可謂品肖

逐臭曰臊按說文臊豕膏臭也韻會一曰犬臊也易林東家殺牛其臭腥臊然則臊牛臭也俗以野

合者爲牛故又謂之臊牯也其無恥者自稱曰臊

婦孺不畏人曰生豺按山堂肆政史云豺見虎睡則繞而溺之夫婦孺之當畏人猶豺之

當畏虎也乃竟不畏是猶繞而溺之也

狎侮大人於斯爲甚故謂之生豺也

蓬首好笑曰人熊

按爾雅翼人熊即熊屈大均謂即狒狒多力好笑土語以蓬首好笑者戲

呼爲人熊蓋取其形似也

同姓相姦曰牛

按十二肖中牛屬丑丑與醜同音當取醜茨中葺之醜爲言不然禽獸行比類

多矣何獨于桃林班持處士被此惡名歟

閭中簸弄曰鬼蠱

按屈大均新語粵東諸山縣人雜獠蠻亦往往下蠱有桃生鬼者能於權

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大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亦蠱之屬蓋鬼而蠱者也鬼蠱二字當是此義

嬾惰曰嬾稀

蓋以豪猪爲嬾婦因其或曰嬾尸素餐之位嬾卽以嬾稀名之也

百富一敗

卷一

方言

尸

凡言其嬾惰乃居  
毫無所事也

駭畏曰驚鹿

按埤雅麋鹿皆健駭而麋性膽尤怯顧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麋鹿無魂又曰麋鹿白

膽善怖驚鹿者  
謂驚怖如鹿也

儘撞曰信天

按丹鉛總錄信天翁鳥名李時珍本草信天綠一名青莊青莊儘撞音相類此儘撞

之所以為  
信天也歟

嬰兒曰赤蝦

按香山志壽星塘山水幽勝疇昔人跡罕到有物曰赤蝦子狀如嬰兒而絕小呼笑

之聲亦酷肖嬰兒自樹杪牽挂而下甫至地而滅  
或疑為仙黃文裕公曰是土石之惟翹翹之類耳赤蝦

子為嬰兒  
蓋沿此

往來倏忽曰馬騮精能迷人婦女亦曰馬騮精

按潮州志先時

有人傳一札云有鬼物奔騰附木而行曰馬騮精所到  
必有大殃宜為符咒以禳之俄而果有燐火夜飛人人

家變爲人形或花狐犬之類迷婦女經宿不甦有至者每日暮家家婦女向室中坐婦人環守之金鼓之達旦遇有火星將生竹枝及桃枝亂擊之其火立熄作百數千火久之乃滅此蓋前明嘉靖及崇禎年間事國朝再見故至今以名惡少也按野獲編所紀正德七年六月黑青見於河間順德及涿州事與此怪相類蕩子風騷曰沙柳按肇慶志沙柳蠶名腹中絲可縫葵扇周去非嶺外代答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廣州人取之以醱醋浸而擊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素成弓琴之弦以之繫弓刀統扇固且佳夫絲之爲言思也情絲不斷故柔韌善纏物又含醋意而其絲益出然則沙柳固情蟲也

帷薄不脩曰紙糊頭也爾雅龜備者靈疏謂行時低頭蓋無氣之男子無不低頭故言只俯頭也或以爲綠頭巾之說俟博雅者辨之

笨伯曰土苞亦曰屎苞按古今注蛻螂能以土苞屎曰土苞曰屎苞皆蛻螂之謂也俗

方言

呼蜣螂為捨屎公

笨與捨同音

畫狀曰畫蛇行跡曰行龍亦曰進水蛇騰蛇能吐霧以蔽天日者也亦能

化人且毒甚故名畫者畫於紙上也龍神物能屈伸變化人莫能測其所用者也水泉也泉錢也白水真人之

妙用也

訟師曰蛇師操是業者曰食蛇飯按蛇譜滇南有王蛇常隱不見不害人物

以蛇為飯今之蛇師能若是乎

細事作狀曰鴨母狀鴨母狀者鄉里細事動煩執筆以一鴨酬之而已母土音讀如嬖

船戶盜鹽曰捉鹽蟲船戶領載鹽至下填往往偷盜鹽斤謂之捉鹽蟲按酉陽雜俎有

一種大而黑者聲亦呼啣啣俗呼為沒鹽蟲鹽蟲之說毋亦沒鹽之義歟

騙錢曰打斧頭亦曰打瓜精俗以代入市物落錢曰打錢又曰打斧頭斧頭也

錢如之何匪斧不克  
故曰打斧頭也

騙物曰撮按撮當作撮說文最犯而取也

局騙曰牽菜牛局詐曰打社官菜牛屠牛也言置之砧几上也按三才圖會食

大猶今之菜牛也謂  
可以當菜食者也

人之好諛者曰沙真牛謂鴟馴擾之即毛孔開張其鼻可立筆也

癡曰鷄按爾雅釋鳥鷄鷄老郭注鷄鷄也俗呼為癡鳥今謂癡曰鷄即此義也鷄音家

再醮婦曰馬頭婚按馬頭婚當是駕過之義嫁與駕同音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疏

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馬子是未經駕者如女子之未曾嫁

者也大馬駕在車前則已經駕過者也在車前則當頭可知馬頭婚言已經駕過且有駕輕就熟之義又再

醮離前夫家出着屐上轎不許着鞋蓋以其永離此土之義也

方言一 敬 卷一 六十一 方言

罪惡貫盈曰天倉滿按星經天倉六星在巽南倉穀所藏也此云云者蓋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善積惡雖人自積而司之者天也天司之以待其積之盈則所以儲其積者倉也

惡盈而後降之罰故曰天倉滿也積善不言天倉滿者善量無窮恐人自滿而懈于積也彼受天百禱而俾爾

穀穀者非己之自積而天即以是賦之歟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爾雅訓穀為善固亦有倉之義也已

好漁色曰沙或曰沙有漁之義馬余謂臊者牛沙者獺皆淫獸也

諛人曰蠟言猶蜜蠟然以言飴之謂也蠟非甜乃甜者之渣滓也

事發露曰豹亦曰夔豹豹隱于霧中則不見發露則見矣故曰豹又曰夔豹也或曰暴

謂毀敗

白丁謂之白役按白役二字見周禮疏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白役簿皆在于冬此二

字所

本



鉅富謂之萬戶

按明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可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每歲下秀最上每

等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萬戶二字蓋沿此

富曰發

土音讀作裴字入聲如育音之讀撥童子初發身亦謂之發音同

貧曰括

土音讀作平聲言空諸所有也

揖曰唱喏

喏上音讀如也

和尚曰禾上

按此大有意義蓋禿字禾在上也說文禿無髮也王育說倉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

以制字又徐鍇曰言禿人髮不織長若禾稜也則和尚之應呼為禾上不為無據疑當日本名禾上而禿輩自

以為和尚也觀陶宗儀古刻叢鈔磨故鳳光寺俊禪和上之墓銘緬為和上可見

軍功賞給頂帶曰功加

按幾化行四征總畧他若功如隨征官及緣吏僕役又數百人

為中軍營功加三字見此

擔夫謂之脚子亦謂之脚擔炭曰炭脚擔鹽曰鹽脚趁

墟擔貨者曰墟脚

姪曰孫子

俗老嫗呼姪輩多曰孫子按雲溪友議李元將嘗寓江都李公紳羈旅之作每上元將之

館而叔呼焉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時人相為語曰李公宗叔翻為孫子則

孫子當是姪孫之稱

曾孫曰塞子

屈大均謂廣州人呼曾孫為塞其實係息字凡子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汪姑婦

也息小兒也曾孫最小故以息為各又釋各息塞也滿也至曾孫則生齒繁矣言塞滿門戶也

母曰園子

園讀如哀按園嬾字古文博雅母也楚人呼母曰嬾音奶哀如之轉音也

亦曰阿乳

呼母曰乳讀能去聲乳字亦從園子生出

產婦曰月婆

言一月之內紅潮下斷也俗以天癸水到為行月故云神仙服食經婦人十五已上

下爲月客有集月客絕上爲乳汁又易說卦坎爲水爲月月大陰之精也三十日一周與此相應故也

大公曰阿公大母曰阿婆按宋何偃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吾家阿公何以見

呼阿公二字本此漢高祖紀武賈注俗呼老大母爲阿負阿婆之轉音也

媳曰心舅按連平州人呼爲心鋪廣州人呼爲心抱要皆新婦二字之轉音也

白薪水之勞也字爲是言其操井

胞伯曰血伯胞叔曰血叔按吳曾能改齋漫錄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景血屬輜重之

象百里不絕血屬即親屬也血字當從此生出

子女之最老者曰滿子按何光遠鑿誠錄陳裕詩滿子面甜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常娥

怪來喚作渾家背子貓兒盡唱歌玩詩意滿子是謂其子女蕭娘是謂其妻妾則以稚子爲滿子自五代時已然

愛子曰吾子吾主曰讀如厓又讀爲牙讀如厓則云吾也讀爲牙則云我也亦微有辨以吾字廣

韻五加切集韻牛加切並音牙按風詩駟虞駟牙駟吾並同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允吾應邵曰允吾音飲牙今俗婦人愛憐少子曰吾子音讀如厓按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音亦從牙厓牙音亦相近

自稱曰吾音同稱人曰若音同惹按若字廣韻人者切又人除切皆古音也又稱人

渠亦曰

妾曰阿姆支俗呼妾為阿姆支輕賤之詞也按陸放翁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注云先

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蓋謂支庶之支也今俗詈婦人女子多曰支亦以支庶非正室賤之之詞也

赤子曰亞孛見字書吳人謂赤子為亞孛

妻曰輔娘言相輔以成家也或疑婆娘之轉音今土語統稱婦人為輔娘子當亦婆娘子之謂也輔

讀平景苑夫娘子草子甚細如刺善惹人衣其氣臭惡南方苗人謂妻曰夫娘又謂婦人無行者亦曰夫娘蓋

言其臭穢善惹人耳按此亦婆娘之轉音然稱妻不廢曰婆娘白當以輔娘之義爲當至統稱婦人尙可以夫娘稱之緣南宋蕭齊尙佛法法琳謂閣內夫娘悉令持戒謂夫人娘子也則夫娘二字尙不爲悞矣

子曰孺子按寢園雜記廣東謂老人所生幼子曰孺讀奈平聲惠州人則謂小厮爲孺子今俗呼子

曰孺子其最幼者曰滯子猶言盈數也又尋常通稱小兒爲細孺子若止稱孺子則惟己所生者不能以之稱

他人子也

夾肉曰脈條本內則注脈讀如梅

牛肚牛百葉本周禮注脾析牛百葉

猪牝綿桃綿桃猪牝按俗有此語言綿桃卽母猪牝母猪牝卽綿桃也綿桃二字不知何

取按說嵩綿高不過二三尺南史謂之白疊越志謂之終古藤結實如鵝毳纍纍如桃高人呼爲綿桃或以其

柔軟鬆滑似嵩之綿桃即殊不可解也

方言

不第... 卷

豬走風狗走露母豬乘此謂之走風按費誓馬牛其風

乘此謂之走露按詩厭浥行露箋厭浥然濕道中始有

露謂二月中始嫁娶時也然則走露者其猶犯行露之

欺禁 牛綱鴨網人結隊行亦曰綱按周去非嶺外代答綱馬

射山怕老虎老虎怕射山諺語言兩相櫻兩相畏也按

有射聲校尉聲與生音亦相近

鴨卵鴨春鷄卵鷄春按公羊傳隱元年春者何歲之始

首卵之名春取此義也

閣雞請之潔雞按青藤山人路史漢文始闢潔六畜潔

鐵雞善狗淨按七字同一義猗覺窻雜記務去其勢

豕曰獮見易牛曰犴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雜口

犬曰闞俗語今土語謂己潔之雞為線雞當賜與善二字之轉音闞狗闞貓闞雞皆謂之潔測微斜去勢一也豕則曰豮牛則曰犗馬則曰扇人則曰闞

今闞雞呼為線雞當作扇雞之訛

鱸魚頭鮠魚肚也諺語言鱸魚當食其頭鮠魚當食其腹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鰕鱸鮠鮓郭璞注

而黑

八月蚊生牙九月蚊生角諺語言蚊至秋深嗜人最痛此即趙主父所謂日暮途遠

倒行逆施貪酷之吏愈老愈弊也

禽之窠曰鬪伏卯曰伏鬪屈大均引石湖云雌雄曰一鬪十雞併種當得六鬪是也

然伏鬪伏字與伏卯伏字同本讀淫去聲大均以爲哺者非也伏護扶富切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皆同謂禽伏

也

蟲之窠亦曰鬪如蠶鬪蜂鬪之類是也

五音一故 卷之六 方言

之

者曰牯牝曰牯

牯讀如古牯讀如麻按玉篇牯牝牛非牯牛牯音母牛各亦非

牛牝

豕腸間脂曰臄油肝間脂曰網油腰間脂曰臄油

馬脚曰鼈脚俗以隱匿曖昧之事須掩飾者謂之鼈脚猶世所謂馬脚也說破其事曰指出鼈脚

猶言露馬脚也蓋鼈如龜當有畏匿時頭脚皆縮俗以鼈縮頭罵人以其畏事藏頭露尾者謂之鼈脚以其匿

也事



鵲鴉

俗呼鵲為鴉鴉按翡翠鴛鴦鴉鴉今人並呼為

鵲者為鴛鴦雌者為鴛鴦鴉鴉色黑無斑為鴉有斑點為鴉

皆兩物也今以鵲鴉為鴉幾與此類然鴉王凶鴉王吉

鴉鴉並稱母亦美惡不嫌同辭之例乎或謂當作阿鴉

阿者幼之之稱以對老鴉亦似可通

鴉老鴉

或曰老者常為人憎惡故謂之老鴉老鴉之所

純黑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故

鳥有慈鳥亦有孝鳥鴉獨無之又爾雅釋鳥鴉斯鴉鴉

注鴉鳥也小弁之詩太子宜白之傳所作刺幽王之不

慈也其首章曰弁彼鸞斯喻王之不反哺如是鳥也唯

其不慈是以不孝惡之者若曰汝亦鳥之類也何甘比

于不慈不孝乎故惡之也不然禍福之來惟人所召於

與鴉

鴉何

鴉月

俗呼鴉為月鴉謂每月必有卵也按周禮天官

八日而化故以月名也

鷓鴣婆鷓角俗呼鷓之大者為鷓婆小者為鷓角鷓婆攬雞鷓角攬鳩鷓其攬也亦曰弔吳曾漫

錄所謂必提之而飛是也鷓婆之攬也以爪鷓角之攬也以翼非其種之不同乃力之不齊也

麻雀禾畢俗呼麻雀為禾畢禾畢者以刈禾畢多集于隴坂而名之也按字書鷓鴣雀名或亦鷓之

轉音

巧婦謂之青須青以其色須以其聲此鳥小而其鳴口須故謂之青須按屈大均禽語相思子

一名巧婦即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巧以茅葦列毳為房相思子當即青須子之轉音今俗固呼此鳥為青須子也土俗青讀如槍

雞小種曰石蓮雞俗以雞之小而老氣無敵者謂之石蓮雞子按赤城志鄭伯熊為黃石尉

不可磷也石蓮雞子亦此義人呼為石蓮尉以其年少而堅

雛雞雞健健讀近論字首按爾雅雛鳥

灰鶴蓑衣鶴俗呼灰色鶴

水翠漱翠漱音魁

鸚哥恩哥恩鸚之訛也

八哥了哥了哥鳥了鸚鶴俗呼鳥了亦呼了哥鳥黑也以其色名之也吳震方嶺南雜記

山鳥形如八哥即鳥了也按八哥即鸚鵡負暄雜錄南唐李後主諱煜改鸚鵡為八哥了鸚即秦吉了唐會

要謂出林邑國

海鵬番鴨鴨種自葦灣來者羽毛兼金翠色比常鴨大披金樓子海鵬斑白交大如常鴨亦謂之文

鴨與此不同

鴝鵒貓頭鵬即山堂肆放所謂貓頭鷹也身尾俱短毛羽褐色眼睛黃頭酷似貓兩旁有毛豎起

似所耳足爪似鷹正字通以此鳥即鴝鵒謂所至多不祥五雜俎以為梟故人亦惡見而惡聞之

方言

鬼車天鴨子

大陰月黑時有鳥聲如水鴨而稱啞俗呼為天鴨子鴨則不祥近村必有死人按此

疑鬼車鬼車一名天血使者天鴨子疑天血使之訛然其不祥亦止於近村中有人死而已何至如世所云能收人魂氣及斷崇儼厭勝書鬼車九首妖恠之鬼凡所遭網滅身破家鳥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觀田家雜占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自北而東謂之出窠主兩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可見亦常鳴之鳥夷堅志續博物志諸書所傳當是別一種即同一種亦無足恠均是人也尚有窮凶極暴滴血萬家者女兒嫌不恠其恠自敗賈生鵬鳥之賦皆不達之甚者也

鳥謂之鴉

凡鳥皆謂之鴉按爾雅釋蟲鴉鴉剖葦鴉首貂蓋小鳥也今報春鳥俗謂之叫春鴉是也

石窟一徵卷八

邑人黃 劍纂

受業 甥

鍾仲鵬 校刊

方言

黃牛嶺牛

俗呼嶺牛即黃牛也對水牛而言故曰嶺牛按羣書攷索牛有二種一日沈牛牛之善水

者也一日沙牛俗亦謂之黃牛沙牛即嶺牛也

穀乳頭

俗呼小豚為乳頭豬乳讀能去聲言未離乳也說文穀小豚穀猶乳頭之謂也

猥豬哥

俗呼豕為豬哥驅豕以乘壯豕者謂之牽豬哥說文猥豕壯豕即豬哥也

糞羊乳羊

乳並讀能去聲下同呂氏字林糞未辟羊也

未成毫狗乳狗

爾雅未成毫者曰狗疏謂犬子未生毫毛者

瘼狗癩狗

左傳杜預注瘼狂犬也今之癩狗是也羣碎錄宋書云張收為獠犬所傷食蠟蟻膾而愈

蘇謂即  
廢狗

狗厥尾兀尾

劉汝詩話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亦曰厥按梁天監中寶德詩兀尾狗子

始著狂欲死不死  
蓋亦秃尾之謂今上語讀為掘

家貓曰貓野貓曰貓狸

按正字通狸有數種有斑如貓員頭大尾者為貓狸善竊雞鴨

肉臭不可食斑如狸虎方口銳頭者為虎貓食蟲鼠果實今家貓壯而不闌久則化為貓狸常竊雞食不復能

馴養之矣

喜鼠錢鼠

鼠一種最小每叫止一聲曰啣而急竄過者俗謂之喜鼠言此鼠至則家必有喜也亦曰

錢鼠謂此鼠則必有人送錢至也亦在庄有驗始如喜鵲然但身臭貓所不食有類于蟬史所謂鼯鼠之類

土輪芒輪

芒輪鼠竹鼠之類太平御覽交州記竹鼠如小獅子食竹根芒鼠亦囚其食蘆芒根而名

之也芒輪當是因上輪而連類及之韶州志土麋似鼠而大嘴短穴居按字書無麋字秦泉志土麋鼠類狀如

小豚肥美可食周去非嶺外代答欽州有鼠形如猪黑  
身白腹仰生土中攻土而行順逆前卻迅疾難捕人見  
土而墳起即知為鼠意以鑿斷其前後夾掘而擒之不  
然一聞鏗聲退而逝矣按此即土輪輪當作輪困之輪  
解今土語謂人之知而肥者戲呼為主輪輪字作本字  
讀亦作大聲請齋字固脆造麟字亦於義無當俗呼輪  
困二字皆作大聲讀亦短而肥

貌可知土輪也輪當作輪也

赤鯉紅金鯉俗呼赤鯉為紅金鯉金鯉朱尾味極美陸  
渭南貴池之產不得專美于蜀按此兼謂

之類鯉一  
名鯉鯉

陵鯉鯉鯉俗呼陵鯉為鯉鯉異物志鯉吐舌據附之  
因吞之又開鱗甲使鱗入其中乃奮迫則吐

取之即陵鯉也以其陵居故曰陵鯉今呼為鱗鯉是  
因郭璞江賦鯉鯉鯉並舉而候鯉扣或音之轉也

田鯉禾頭鯉水田落禾後且可畜  
鯉俗呼為禾頭鯉

鮫菱塘鮫烏流鮫鮫以菱塘所產者最肥美烏流鮫黑  
鮫也按厘大均鱗語鮫魚生則當以

五  
二

白鮫為上爾雅釋魚鮫今鱈魚似鱈而大本草

鮫似鯉生江湖問膳字若養魚經謂之岸魚

魴鱖鮠魚鮠俗呼鮠魚有扁鮠之說謂其形扁

鯉魚鮠音黏坤雅鯉今鯉額白魚也一名鮠養魚經鮠

鯉魚鮠音者鯉魚也亦鯉魚也彙苑詳注鯉似鮠而小

鯉魚鮠音者按鯉魚載籍罕見惟揚舉膳天錄膳莫先

謂之鯉魚音者按字書鯉蝦也非魚名鯉與鮠同亦非

魚名鯉魚俗又呼為甜魚以其肉甜也余謂此魚蓋亦

鮠之類長而大者為鯉扁而小者為鮠鮠有去積之說

鯉當亦有去痕之說故因以為名歟 嶺表錄異鮠魚

如白魚而身短尾不偃清 遠江多此魚不產於海也

鮠似鮠鮠似鮠皆鯉之屬史記司馬相如傳鮠鮠鮠鮠

草禾蟲魚疏鮠徐州人謂之鮠 而黑鮠博雅鮠也陸機

山堂肆放青鮠曰鮠白鮠曰鮠

鱈黃鱈山堂肆放鱈一名鱈一名鮠鮠去景謂鮠魚芹根

變作又曰八髮所化山堂肆放亦云俗呼黃鱈



鯀胡鯀有鬚而以胡系之鯀

鯀鯀塘又一種魚似鮓而小鬚如黃頰色青聚居泥窟中如鯀俗謂之塘鯀亦謂之鯀封川志謂

唐博雅鮓也鮓說文哆口魚也玉篇黃頰魚又字書鮓

字音習爾雅釋魚鮓注今泥鮓或以鮓為泥鮓而此

魚亦穴于泥中因其相類且以其哆口而稱之為鮓鮓

鮓俗語有胡鮓夾鮓子之說即此魚也埤雅謂鮓與魚

為牡也登邁志凡此魚穴處多聚或食迴捕者防之

鮓黃頰類本草黃頰魚一名鮓鮓無鱗埤雅鮓魚其

名黃鯀魚又名黃鯀魚黃鯀者黃鯀之變名也

鯀亦曰白鯀

蚌蠟俗稱蚌為蠟蚌乃江跳之謂猶正字直泐載

爾雅蚌含漿注即蠟也江跳乃其一種以蚌之屬江跳

長美故呼蚌為蠟蚌耳捕惟長小者跳蚌含漿注蚌即

石卷一名  
蜃也是珧  
郎蚌也

蝦蝦公

俗呼蝦為蝦公按侯藻錄南蝦狀蚌而擁楸者曰蝦公今並稱之為蝦公以其鬚而公之也

田父石

蛤即田父也按石蛤以蝦蜆而背有刺本草謂

其大如履能食蛇今所見石蛤僅如蝦蜆大或充其量可大如履能食飛鳥每食先詐死釋身坦腹飛鳥過之以為死也俯而啄之遽齧其吭雖入水中無有能脫者泉南雜志鼈一名石鱗魚紫舉如海錦生溪澗高處處其大如雞游宦紀聞蜀楚之間謂之石撞皆指此也

蠃康居

蠃其化青蠃化蠃蠃化泥蠃泥蠃黑蠃化犁頭

蠃化蝦

蟾蜍其異者化為鮎魚鮎魚大均介語一種肖田雞而無腰股鳴長

聾俗呼為

蛎蛎云按蛎字字書所無當是蠃字轉音康居蠃之初生者也無足有尾稍大則尾脫而足

出矣化而為

青蠃色青青蠃大而為蝦蜆化而為蠃蠃

色黃化而為

泥蠃色黑化而為犁頭蠃犁頭蠃吻尖背

有骨隆然墳起化而為蟾蜍皆尾脫而足出尾不脫足不出則化而為鮎矣鮎一種屎肚鮎腹夫如蝦蟇肚者即此化也

鬪魚蓬婆鬪魚彙苑詳注門魚大如指長二三十身有花文紅綠相間尾鮎紅有者點善門兒童輩

多益養之俗呼為花魚吾鄉所謂蓬婆鮎即此

羸田螺石螺山堂肆政蠟種最多或生田澤或生海塗或生岩石上田螺生于田澤者也石螺生

于岩石者也田螺大石螺小

狗印苟斗狗母蛇瓊州志西脚蛇即神蛇俗呼狗母蛇背褐色腹下黃白防有朱點嚙人冷

徹骨髓而死按江湖紀聞狗印出湖州如蛇有四足藏器拾遺苟印一名苟斗即此未聞能嚙人也又瓊州志

青竹標綠色嚙人如飛箭大毒其子胎生嚙母腹而出俗呼為青竹蛇即此外有各飯頭者頭如飯杓然又

有花緞柄燥尾喇水籠蛇紅蛇等類皆毒蛇也

蝻術牽線

有蟲如蝻而首稍異好與人耳毒甚能嚙人致死俗呼之為牽線按爾雅蝻術人耳當即

此物但爾雅注謂蝻術似蜈蚣即不甚

蝮

蝮絡

蝮蝮二字土音皆讀轉幾于有音無字按本草蝮蝮赤斑者俗名絡新婦又格物總論蝮

蛛大名

身運數寸而踣長數倍又蠓蝮一名長踣以音義叶之當是絡蝮二字

編

編蝠

蝠讀作彌按唐韻古音蝠方墨切曹子建編蝠賦呼何茲氣生茲蝠蝠形殊性詭每變常

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是蝠本讀為彌也

蜥蜴

按吳人呼為壁虎竟絕對蜥蜴有蛇醫蛇舅蛇師等名故謂之蛇其棲宿常在屋檐故謂

之簷

蜻蜒囊尾亦曰颺尾

皆肖其形似而名之也按爾雅蜻蜒淮南人又呼為蠓螂蠓螂二

字殊近囊尾或謂本草作沙羊故又謂之羊尾

蝴蝶洋葉亦曰洋蠶  
按羽子至樂篇陵詩待樹則爲  
蝶則蝴蝶本葉所化其謂之洋者今外夷所貨洋布就  
爛五采望之如有粉然蝴蝶粉翅有似洋布故以洋名  
之而又稱之  
爲洋蠶也

竈馬竈雞  
山堂肆放竈竈穴于竈  
側一名竈馬一名竈雞

蝮姑七狗  
通雅蝮姑乃土狗  
好攻土夜飛傳火

蚯蚓  
爾雅脊蟲也  
蚯蚓與父斯父之例  
以其爲

巨擘而公之也  
三謂  
蚯蚓與公呼爲寒蟪

蟪蠶乾蠶  
爾雅釋蟲也  
蟪蠶坐于蟪  
盤臭蟲  
蟪謂越之  
所生其房蟲  
蟪蠶前力  
及氣之所生也  
然今  
北方亦有之  
其所謂乾蠶  
此物最  
能耐飢饉  
至三年不  
死  
乾枯如空  
殼然一  
着人肌體  
則蠶亦  
常故又謂  
之餓乾蠶  
其飽也  
則乾故又  
謂之乾蠶  
然非人血  
蟪之則乾  
者其常也  
乾蠶者  
舉其

百一  
方  
五

本體言之也山堂肆放謂之壁蝨六書故謂之薦蠹故俗亦作乾蠹今吳越人謂之壁蝨故又有壁蝨之名

蟋蟀草蝸音頓陸機詩疏蟋蟀一名蜻蛚以其伏于草間故謂之草蝸按字書類蜻蛚謂者音唧草

蝸草蝸皆

同義也

蚱蜢草蝻即阜蠶也物類相感上阜蠶如蝗蝻江東人呼為蚱蜢與蝻蝻異類而為雌雄蝻鳴

亦以其伏于草間名之也

蝨頭上謂之蝨衣上謂之蝨衣間謂之狗蝨吾鄉之人皆好潔裏

衣皆常辭故不生蝨頭上衣上儼然有之亦殊畏而亟去之榻間本無蝨其偶有者皆狗蝨緣上者也按頭

蝨見抱樸子衣上蝨見孫書狗蝨見韓詩此外有牛蝨雞蝨並見蟬史又俗以牛蝨之大者為牛蝨見集韻

跳蚤跳蚤山堂肆放蚤黑色善跳俗呼為疙蚤土語謂之跳蚤以其善跳名之也

醯雞謂之蜚按爾雅蜚蝻注蝻也說文以翼鳴者醯雞之蜚常非此按蝻之細者曰蟻蟻蟻

是蟾由餅蒙二字  
連而為蜥蟾也

蠅虎豹虎  
俗呼蠅虎為豹虎按山堂肆放蠅虎三名蠅豹是亦有豹之名也

蒼蠅烏蠅  
俗呼蒼蠅為烏蠅烏蠅是污其糞足以點污也

蝨花蚊烏蚊  
花蚊大鳥蚊小皆蚊之至惡者烏蚊林木間最多在蚊多溝水間  
大水蚊  
發大水時有蚊絕大謂之大水蚊

禾頭蚊  
田間蚊最多刈稻後畢人室借人謂之禾頭蚊

水蛭湖蜃  
俗呼水蛭為湖蜃按爾雅疏蛭水中蟲善入人肉江東呼為蠖本草謂之水蛭一名馬螭

亦曰馬螭  
事物紺珠所謂爛黃者即此性畏石灰屈大均新語螭有青黃二種青者生深山樹葉中名曰飛螭

閩聲輒飛刺人取血專集耳後使人不知始如針血飽則如指隨手拔去稍遲則深入膚裡凡山行以無慮或

蒜或薑汁或茶子末塗身則飛螭不敢近黃蠅生地下吮血如螞蝗大水則死螞蝗一名水蛭池澤處有之

大人肌肉嘔血誤吞之則生子腹中噉食臟血飲黃土水數升可解或以蠶靈則螞蝗化水而死蓋以其似蟻

方音

故名湖蜃湖者池澤之名言湖蜃所以別于山蜃也湖蜃似海參故俗稱海參有呼為海湖蜃也

蜃蚌涎蜃山堂肆政蛞蝓俗呼涎牛又名蜃格物論有二角身上一段肉而無殼者謂之蛞蝓

事物原始蛞蝓二角蝸牛四角兼背有殼肉負而行則蛞蝓蝸牛是二物矣其各曰附蝸文名蠶牛亦名瓜牛

皆以其似蝸牛之類而各非謂其似蝸牛也

子子水跂按淮南子子子為蟲注倒跂行也五雜俎子

人則沉其行一蟲一直若蟹其形短而屈羣游水固見子無左臂也子子音吉厥或作蛞蝓稍久而浮水上化為蚊矣吳人

謂之打拳蟲

伊威拖尾今俗所謂拖尾蟲即伊威也埤雅伊威薺器

鼠婦亦名鼠姑因濕化生故又謂之濕生

蜚米蜚雞米中細蟲俗謂之蜚雞蟲之最少者蜚之蜚按禮內則服修蜚醴注此蜚子也



虱雞 蛾不必皆此 蜉子也 然以其至小而名之耳

虻 竈 虻 黃 虻

集韻虻音鬣 蟻虻 蟲名似莎雞 竈虻 黑色 一種色稍黃者謂之黃虻 虻亦作蠶 有鬣

故俗謂鬣之黃者為黃蠶鬣 黃蠶 壁間及櫃榻皆有之 比人謂之蠶蚱

螢火 沿 蟲

螢俗呼為火沿 蟲或曰當是火談 蟲沿音之 轉也 格物總論 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 常在火暑前後飛出 是

在大暑前後飛出是 得大火之氣而化云

螳螂 豹 虎 亦曰 猴 哥

螻 子 豹 虎

按俗語稱豹虎者三 蠅 虎 螳螂 皆以其捕蠅 捕蟬而名之 曰豹虎也 螻子有豹虎之名亦

以其能捕蠅 而名之也

蜜 母 蜂 娘

諸 藥 諸

土語呼山藥為藥 諸按本草衍義 薯蕷因唐代 宗名預改薯藥 又因宋英宗諱曙 改為山藥 今

本草綱目卷之八

呼爲藥薯

竹篙諸其長者謂之竹

熊掌諸

大而肥厚如薑芋作歧者謂之熊掌諸即說蒿

所謂佛手山藥也嘉應州志謂來自呂宋

甘藷番藷

徐元扈甘藷疏閩廣諸有二種一名山藷彼中故有之一名番藷有人自海外得種海外

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藷絞大汲水繩中因得渡海分種屈大均謂番藷近自口宋來植最易生葉可肥豬根可釀酒今吾鄉更有切成薄片晒乾拌麪食之名番藷餅

倭瓜番瓜

按番瓜二字見事物紺珠

綠瓜絮瓜

絮土音讀轉砌按草木記絲瓜一名天羅絮一名布瓜今俗語以絲瓜瓢爲絮瓜布是弁

天羅絮布瓜兩名合而爲一也

又絲瓜木名魚際見示兒編

葵蘿菔

爾雅葵蘆菔與菔同即今蘿菔唐韻蘆菔人名菘遽秦人名蘿菔蓋亦隨俗所呼而已

芋魁芋頭芋子芋葉芋荷芋嬾子按蔬譜大者謂之芋魁旁生小者謂之芋嬾

之芋嬾屈大均謂芋大者魁小者奶奶音釐嬾上下四方

大小如鈴奶者乳也續博物志芋以个二子為衛應月

之數也今土語以芋魁為芋頭芋為芋子芋子之細所

謂芋嬾則為芋卵猶薑卵之說也芋葉曰芋荷芋葉似

荷故也其梗曰芋荷梗

薑嫩而圓者曰薑卵按夏小正納卵蒜謂其圓如卵也

葱袍謂之葱管亦取其形似也

蒿苣萬萇苦苣苦苣格物論蒿苣菜有白苣紫苣苦苣

苦苣音覓與脈音同按爾雅釋草苣苣大薺張衡南

都賦苣苣芋瓜當即此然清異錄苣苣產周國隋時始

入中國若據爾雅及平子賦則中國早有此種矣

吳人呼苦苣曰曹博雅廣也

荷蘭豆河南豆遜齋閑覽去蕘菜出東夷古倫國番船

以蕘乘歸故曰蕘菜賀嶼豆種白荷蘭

不第一符

來今土語稱為河

角豆音之訛也

豇豆角豆菹豆雪豆 豇豆俗謂之角豆生于八月者名

小豆為角果然亦無角果之名疑角即豇之轉音八月

角者八月豇也又以菹豆為雪豆按海豐有雪豆二名

寒豆熟于大小雪時今俗以菹豆為雪豆未詳

降蠶菴豆 物理小識菴豆名落花生孫愷曰降蠶菴豆也疑當日種亦白菴舶來故謂之菴豆落花生亦作落花參屈大均贊云爰有奇實自沙中出以花

為媒不以花為胎花生于蔓子結于莢香如松子一莢

數枚和中暖胃乃豆之魁又有十歲子之名故吳人呼為長生果

是 菴豆蔓菴豆藤菴菴菴菴菴 屈氏均所謂粵多藤菴故凡草之蔓皆以為菴

是也

粉蕨蕨冷 蕨冷貧民多向山中掘而食之屈大均謂粉蕨性寒多食患黃腫或謂粉蕨歲凶乃出糶

也歲凶民乃取之稔無事此亦天之所以憫貧民  
比之兩粟之例者也土語謂之蘇冷以其性寒也

食葛好食葛 左太冲吳都賦食葛劉淵林注食葛蔓生  
與山葛同根特太美于芋今俗呼為好食

葛其味如椰漿而甜何義問疑食葛即番薯蓋未到粵  
中耳按食葛狀如番薯但皮較韌可剥食爾雅翼其花

藤可醒酒一名鹿藿一名黃斤一名  
雞齊則本草所謂葛根葛花者是已

茄弔菜 俗呼茄為弔菜未詳按張平子西京賦藟倒茄  
于藻井何晏景福殿賦茄蔕倒植然其所謂茄

乃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非此茄也豈因有倒茄之  
與謂茄乃倒吊之蔬因以吊菜名之歟又按灑水燕談

錄錢鏐之子跋鏐鍾愛之諺謂跋為癆杭人為諱之乃  
稱茄為落蘇蓋以癆為茄也今諺語呼癆子為跳子亦

曰吊子跳子者言其一脚踏也吊子者言其  
用一脚踏也則呼茄為吊菜或亦以茄為癆歟

胡菱園鬚 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胡菱俗呼原菱按鄭  
中記石勒改胡菱為香菱今呼為鹽菱則鹽

菱原菱固隨俗呼之無定名也今土語呼為園鬚則以  
西方書謂其莖葉柔細而根多鬚綴綴然也

方言

乙

薤薑子

本草薤江南呼為薑子別名菝音薑菝音掉今土語讀近薑字薤爾雅作齏所謂鴝薑者也

萍藻子

俗呼萍為藻子爾雅注萍江東謂之藻字說以無定性隨風漂流故名藻

松脂松仁楓脂楓樹仁楮膠穀樹仁

俗呼松香為松仁松樹之出仁者曰

松光節楓香曰楓樹仁楮呼為穀樹其膠曰穀樹仁蓋俗以瘡癰所流膿汁亦謂之仁松香楓香楮膠皆黃而黏故統以仁名之按廣州記蠻夷取穀皮熟槌以撮鹽汁能寫金多用穀樹仁以其能黏也

橡員子

按屈大均木語槌子一名員子多生則歲歉又謂橡之別種余謂即橡實蓋土語讀橡音同員

橡字似椽故誤以橡為員耳否則以其形員而名之曰員子也

番石榴那拔子

番石榴志載罕見按詔安舊志番石榴一名拔子其中微紅色亦有黃色者味

甘而氣臭土人愛食之遠方至者啖而輒吐蓋以其形似石榴故謂之番石榴土語謂之那拔子

靈望番樣

番樣皮青厚肉黃核太味甜而微酸扁大均木語靈望樹高數丈花開繁盛靈望而喜

之故曰靈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黃味甜酸能止  
那暈卽此廣州人則謂之芬果按惠州志謂閩人亦呼  
爲番棧相傳日本移來樹高  
多陰實如猪腰盛夏大熟

松子松卵 俗呼松子  
爲松卵

羊矢紫鈴 有一種樹結子大如羊矢紫色可採食俗呼  
爲紫鈴接屈大均本語羊矢子一曰子矢如

石蓮而小色青味甘疑卽此又按事物紀原紫珠樹似  
黃刺葉小無椹子紫貫如小珠亦類此但土人以直子

爲紫鈴卽呼爲紫鈴子樹而余則以爲  
類人均所云羊矢故亦以羊矢呼之

五稜羊桃 俗語說稜爲斂也能辟嵐瘴之毒中蠱者搗  
羊桃有五斂者有三斂者屈大均謂斂稜也

自然汁飲毒卽吐出蘇長公詩恣傾白蠶收五稜  
卽羊桃謂傾白蠶清而食之也按五稜爲羊桃本周去

非嶺外代答亦非翁山暇解  
南方草木狀謂爲五斂子

宜母黎朦 如大梅復似小橘可作羹味酸桂海虞衡志  
作黎朦子吳萊詩作宜朦子山谷家乘作梨

友圖 方言 十

蠟子皆此物也屈大均謂宜母因味酸  
孕婦嗜之故名猶艾之名蓋母也

都捨無妒子無妒子樹不甚高子大如葡萄微有白毛可採食蘇子瞻所譯海漆屈大均謂此都

捨子今俗語呼為當捨子又呼為無妒子亦呼為當梨  
子按大業拾遺記謂之都念子嶺表錄異謂之倒捨子

荷覺寮雜記謂古捨  
為念今又訛捨為擦

猴總猴辣擦猴辣擦如指頭大與柿相似臨海異物志猴總子即此

穉穉吉九子韻學集成穉穉之果其狀語曲今呼為吉九子蓋語曲之訛急就章作稽極去草作

枳棋其木近酒能薄酒味按通雅棧檄止酒之程也說  
文格檄止也本草綱目滇人之稱雞松檄廣人之稱結留

異爾  
方言轉

水仙石蒜俗呼水仙為石蒜按大平清話寶慶人呼水仙為雅蒜雅蒜又不若石蒜之雅稱也

棘笏笏竹番竹按周去非嶺外代笏笏竹其上生棘南人謂刺為笏亦作刺種棧極之密以則



至其竹竹俗謂之番竹蓋本賦後志種為番落訛流  
為番也詞林海蠟澀勒竹膚有毛可以採瓜當即此

恩摩竹麻竹猶覺審雜記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

而為數名也今俗謂之麻竹又按廣州記云麻竹也  
之竹勁而利削以為刀可以取象皮則麻竹也

魚草俗呼魚所食水草曰藜音同畏後麻物異名疏  
武美君傳細與紫荊也又羣芳譜水藻條俗

也

佛手香楸俗呼佛手為香楸蓋海洞酌飛瓊一名佛手

香楸在回香楸以圓得名也手以歧指得名相傳本  
有人佛佛手相種至次年變為香楸不復有歧指遂謂

上座不宜然余嘗於有人處見其所種佛手詢之則已  
種餘年依然佛手也本草綱目謂佛手楸之近水則

生實婦人手有拈然則  
佛手固宜于近水歟

烏柏扶鳩俗呼烏柏樹為扶鳩樹音之轉也按鄴樵通

志烏柏即柅柳陸龜蒙詩行歌每依鵝白影

鴟白即鳥白也鳥鴟喜食其子故曰鳥木老則根爛如

白故曰白有子有脂可以為屬  
芙蓉扶桐俗呼木芙蓉為扶桐亦音之轉也按漢書西

多曲師古曰胡桐亦似桐不  
似桑固亦木芙蓉矣

珠蘭雞爪蘭珠蘭有二種其一即羣芳譜所謂真珠蘭

蘭一名雞爪蘭白沙詩南有賽蘭香名花人未識

粵嶽所謂樹蘭綴珠者此也羣芳譜所謂珍珠蘭乃藤

木嶺南雜記謂其根有壽食之殺八蒸花露者忌之此

花嶺北者有之賽蘭則木本樹高丈餘花似魚子蘭而

香烈過之七葉者貴其花不落香且久五葉者其花次

日即落俱不能度嶺潮州志謂之伊蘭廣州志謂之暹

蘭以來自暹羅名之  
也俗又呼為魚卵蘭

苦棟扶輦俗呼苦棟樹為扶輦樹亦音之轉也屈大均

謂苦棟花紫作實實苦不可口花可入香露

子瞻云溫成皇后閣中香用松子膜荔支皮苦棟花沉

檀龍麝皆不用蓋亦見珍于古云

烏賴夜合

玉環百一選方夜合俗名萌葛越人謂之烏賴樹金光明經謂之尸利洒樹按六書故夜

合卽合昏葉似槐夜合晝開故名台昏俗語轉為合歡按尸利灑樹可對阿羅漢草卽俗所呼狗尾草也

黃風東東

左思吳都賦東風扶留亦作浮留今俗呼為蕒俗呼為東東榮扶留亦作浮留今俗呼為蕒

者是也蕒亦作蕒

萬年青長命草

農圖六書萬年青一名千年蓋卽俗呼長命草也婚娶取置禮盒中以其美名也

鬼針黏人草

本草鬼針草著人衣如針一名鬼釵卽俗所呼黏人草也又呼為鬼茅針

火河仙手掌

雷異錄記草名火河火不能燒若河隔火故名按此當卽仙人掌凡人均草記仙人

掌葉勁而長若樹鬚狀其花形如鳳子其仁食之味兼黃粟可以輕身延年一名千歲子可以辟火又一種仙

人草屈大均所謂涼粉草也莖葉秀麗香猶藿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飢一名仙人凍郝玉麟志仙人掌種

於田畦以牛踐種子牆頭以辟火災無葉枝青而扁有刺每層枚枒而生其汁大自使人失明今人多以益

盛種子屋上以防火也

苦蕒夜蘭

苦蕒木本有甚氣甚烈葉可人茶俗謂之苦蕒茶能解暑取其葉揉汁可以去邪穢又可

暑濕之病皆仗其功禦之所以謂之苦蕒也諸志作布

荆已於義無當屈人均作步驚謂其花有幽香步行遇

之往往驚為蕙蘭故曰步驚其說尤為牽強按吳震方

嶺南雜記粵山中道旁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薇

高一二尺葉大如指頭頗帶藍色者則有白篆文如爛

涎名鬼畫符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則香聞數十步

恍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暑月有蚊即折此樹逐之蚊

即驚散故又名蚊驚樹彼人凡一切風寒諸病取樹葉

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効或行路寒暑所侵吐瀉

腹痛雖危篤者採摘數葉嚼之或吐或不吐病徐即愈

城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此說較屈大均步驚之說

為詳審惟驅蚊則以其葉用火薰之如灼艾然非折

而拂之蚊即散也則苦蕒之外各以夜蘭庶幾近之矣  
仙根鍾氏謂即本草蔓荆子

恭甜菜 性涼能明目似蘇葉而大按玉篇恭甜菜名本草注恭通甜因其味微甜也類篇恭菜治病熱  
本草恭一名  
蒼蓬萊

同蒿同科 李時珍本草綱目蒿蒿菜以其形氣同于蓬蒿而名之也今俗呼為同科菜音之轉也

斷腸草大父藥 按閩部疏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蕪食之輒死解此毒者先以蜜灌之已復

灌羊血吐出可不死凡中此毒者若飲熱茶及熱湯則不可救緣服熱茶熱湯則毒氣已滾入腸胃斷難為力

其救之也亦有和熊胆灌之者以熊胆味苦其吐出也此物永安志則曰大差葉香山志則曰大茶葉今亦有呼為大蛇藥者以其毒能殺人也

日大父藥者警諸草中之藥父也

山寬平曰岡陡峻曰岵絕高曰嶮山路陡絕曰崎稍平

曰嶺山灣曰蛇角亦曰灣角山澗曰坑亦曰坑空側嶺

曰橫排山居曰番亦曰窩山峇曰員亦曰峇山拗曰凹

方言

石細者米頭大者鵝卵按米頭石即本草麥飯石  
番山有麥飯石秘方治發背即此石也

土曰泥用以黝墜曰子泥

大地寸許曰泥肉張華博物志地草木為其毛土為其肉是也

磁石吸石為其能引鐵有呼吸相通之義

河曰溪溝曰圳豬水曰窟河地曰壩坑曰壩水竇曰涵

沙際曰膈圳讀如皎按宋典市流切音酬江楚間田畔水溝謂之圳則同字異音也壩集韻必駕切

音壩蜀人謂平川曰壩山谷詩君家冰茹白銀色殊勝壩裏紫彭亨即此

岸曰嶺上岸曰上嶺

玉女沙麩沙麩沙細如麥沙溪澗河堤水刷處有之按名勝志三交水旁有沙細間可充濕滿晴

代常進後宮雜以香草足當香屑號玉女沙今吾鄉黎

沙取以矚齒較牙散九妙蓋亦玉女沙同產也

沙際曰濫讀平聲按屈大均地語自虎頭門而大為濫

之江疑所謂濫者皆有州淺處因以為名也

巖巖井井深也離離奇奇怪也

比比幫幫言取則也狼狼戾戾讀同無檢點也

彳彳于于遊過日也定定宕宕蕩過日也

多多多致致談不休也按張衡西京賦氣迫駭清酷多李善注文選改多為致而云廣雅曰

致多也致廣雅釋詁有繼繼繼致致結辭辭致致等十

一字並訓為多多多致致皆多言之謂也

阿阿則則歎息聲也墨莊漫錄世俗以阿阿則則為歎

死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

極過宋人有饋篋肩者昭奚推阿阿以則爾後阿阿則

阿阿則則歎息聲也

死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

極過宋人有饋篋肩者昭奚推阿阿以則爾後阿阿則

則更爲歎息聲

七七八八行不端也

按天錄識餘女子七七四十四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而

婚謂之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小女故曰野合據此則七七八八亦因野合二字而沿其誤也

琵琶子

音吉

言蠢動也

山堂肆政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金呼爲琵琶蟲

以其形類也子子水跋踈今俗以小兒蠢動不休者謂之琵琶子

蘆毫絲忽言算

微也俗以算之至微者曰蘆毫絲忽不知此外尚有微纖沙厘渺漠糊模也

急急湫湫也鵝鵝鬚也

俗語以甚緊急爲急急湫湫接青箱雜記劉夔時有穉田白

海中浮來魚藻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杜楚材見而歎曰水急湫湫了急急湫湫二字見此鵝音琇字書烏亂飛貌

今俗以得意揚眉謂之鵝鵝鬚

四門六親言戚屬也

按四門古無其語當是四隱居氏春秋交友故舊邑里門郭爲四隱



蓋如周書以內姓外婚朋友同盟爲圓戚也六親諸  
不同老子注父子兄弟夫婦漢賈誼以來六親注父母  
兄弟妻子漢禮樂志賈誼書云父子從父昆弟從祖昆  
弟曾祖昆弟族昆弟左傳注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  
姪姻

一把蓮言總挈也俗以一總提挈謂之一把蓮按明天

歸直房所卸衣總挂床前架上熏以蘭麝名曰一把蓮  
夜間御前有事頃刻裝束趨赴亦一齊收束之謂也

八番底言開翻也按向裕織志八番之疊每臨炊始春

福謂不得宿春宿春則頭痛白深數尺相作而下其聲  
丁冬抑揚可聽名曰推堂疑推堂之聲甚闊故以此名

注鬼脚暗記也抑鬼脚撒蘭也俗以暗記爲注鬼脚蓋

屋奧無不有鬼人見之仍無所見也暗記者人即見之  
而亦不能知之也猶鬼之見而無所見也故以暗記爲

注鬼脚也又嶺外人釀錢作酒食畫蘭葉于紙上于蘭  
根分注出錢多寡藏其根爲暗記于燕稍各認一葉展

百首一  
方言

不第... 魏葉之... 注錢之多寡也之謂之撒蘭

毛以爲... 毛脚也拂者拖之之謂也

毛巴毛鼻

如

沒鼻穢也

按此語宋人已有陳藏一雪

漫天

毛答毛颯猶扯淡也

按答颯二字見字書鄭鮮之傳范

今日答颯  
去人遼遠

黃與王皆曰王

土音黃王不分按倚覺察雜記黃王不

記神王姓黃與王聲相通以此攷之  
自唐已來已然矣

高與歌皆曰歌

土音高歌不分按陳鵠者舊續聞閩人

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  
官聞人遂中選邑故與閩汀接壤故以高爲歌至嘉應

則不然矣

作詩文傳遞日打簡亦悉數之不能終也

印契曰紅契

言已用官印也按元時以得到男女配為夫婦名驅口子孫承奴永婢又有官賣于

人立券投稅者名紅契

乚仙曰降筆

按楊瑀山居新話應中甫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則浙中亦以

扶乚為降筆也

翻書曰接書

或謂當是撇字按古人引据典故皆曰接則接字亦通

別字曰白水字

按白水字當是別體字之訛

稱錘曰稱鉞

鉞讀作佗垂之義也物之重而不垂者為佗錘腹亦曰佗楊子方言東齊之間曰錘

宋魯曰錘而不知揚越之間曰鉞也

編竹為器曰簾

讀麗去聲

醲酒器曰洒簾亦曰糟簾盛箸曰

箸麓威小魚蝦蜆曰麓公按所以稱公之故皆是對魚謂之壘筭為婦故麓為公也

筍曰婆筍婆者寡婦之謂也今稱為河筍者悞也筍因用之溪洲之間非用之于河者也

釣絲曰釣緝緝土語讀作審按詩傳緝釣輪也六韜緝

笨籬爪據撈飯器也宋李璜詩此身便是廬居士也更無人賣笨籬亦指此按說文據曳聚也攪取

也音樓

髡程鬻斗鬻土語張口呼程按韓詩外傳後者罰一程程注酒器之大者曰經程即此鬻鬻也周去

非嶺外代答南人謂鬻為鬻斗亦酒器

椅憑椅憑土語讀亨去聲見周禮春官司几筵賈氏疏文見顧命

兩榻威曰匪俗以木榼有兩榻威酒饌禮物饋送入上橫穿一木可扛者謂之威讀作鄭按左傳

台酒一盛注一器也禮喪大記食粥于盛不盥注謂今  
時椀杆也雖並訓爲器名然皆止盛一物恐非今時所  
謂盛當是匣字匣說文謂古文滅字而木部槌字亦音  
贖謂木版或物也土音讀鄭字與正音讀贖字相近當  
卽此也

水羊蹄 羊蹄木器有柄用以捶三和土者也地多不用  
堅所謂打三和土也

鐵牛角 倫見所持以穴牆者形如牛角牛角能觸牆故  
取其形而以名之也

卓墊謂之卓筴 堯山堂外紀太祖嘗徵行人酒坊遇  
生與詩應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各他時  
若得臺端用要何人間治不平帝喜筴曰留生命爲按  
察司筴字作墊字用見此

紙爲紙鷄 唐書田悅傳臨洛將張徑以紙爲風鳶高百  
丈爲書達馬燧營此紙鷄之所始續博物

方音

志今之紙鸞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

火籠火窗火匡火斗

俗冬月暖手足具無銅製者皆用竹木為之竹製者圓其形如籠名

曰火窗按葱籠聲相近窗當是籠字之訛木製者方其形如斗名曰火斗按說文以熨斗為火斗此則火匡也

臂釧手厄

按詩韓奕倬草金厄注金厄以金為鑲厄即鑲也說文釧臂鑲則釧亦鑲也以厄為釧以

而不書厄無不可也今俗婚禮書釧

金之上者曰瓜子金

按格古論南番瓜子果麥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番回回金

皆熟金也

米粉板錫

字書板屑米餅按留青日札古稱鉛為黑錫粉胡粉也俗亦有以板錫為

錫粉者蓋沿胡粉之悞悞以錫粉為板屑也或曰日本名板屑訛為板錫

拒棧米果

俗呼椰棧為米果按陸放翁詩白白資筒美青青米果新自注蜀人謂棕為資筒吳人名

石窟一徵卷九

邑人黃 劍纂

受業 明鍾伸鵬 古汝蓬校刊

人物

藍奎字秉文程鄉人性強記書不再閱家無圖史或假於友越宿即歸之間之輒能成誦嘗有詩云器思身外

無窮專願讀人間未見書其志學如此元祐三年第進

士官文林郎郡博士嘗受詔校文福州文章氣節稱爲

藍夫子云 黃泰泉志技秉文繼思身外無窮專願讀人間未見書二語屬太鴻宋詩紀事採之其所

居即邑之藍坊鄉以姓著也

黃業字新江平遠人所居鄉曰桑背明末設鎮平劃以

百

屬之今則爲鎮平人矣業嘉靖間歲貢有躋德世守文  
公家訓居喪不作佛事授湖廣鄖西教諭力持正學闢  
浮屠常言釋氏之教虛空謬妄無益于世有害人心學  
者當如虎狼蛇蝎以避之不可爲所撓惑若誦法程朱  
踐履實地彼詖邪者將不攻而自破也在任數載清白  
著聲去後人思其德立祠祀之子陽復邑戶立啟行嗜  
學親喪廬墓三年悲號不輟撫異母弟及兄弟之子皆  
自教之濟濟克有成婚娶畢悉分其腴田而自取磽瘠  
者事載平遠縣志潮守吳穎修郡志有傳康熙丁卯守  
林杭學再修則削之孫恒歿庠生萬厯丁未歲歉捐家



資賑濟全活者甚衆 論曰鎮之有業景星慶雲也必  
力持正學始可爲澤宮師儒前志逸其傳則以關浮屠  
之故耳於何知之於他傳知之澄海林孝廉佳相者吳  
志傳曰喜浮屠學林志改曰精浮屠學比事觀之義自  
見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云專治而欲精  
之爲害甚矣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浮屠喜之且害况  
精乎佳相盖有托而隱者未必直溺浮屠林志一字之  
褒鉅於斧鉞豈春秋之微詞歟因業而惡及其子則又  
何其已甚也業持正學關浮屠居喪不作佛事在任清  
白著聲此鎮邑第一流人物余故持爲闡幽以爲崇正

之的藍鹿洲集按新江先生爲余族祖初任福建武平訓導後升鄖西教諭其子孫已十數傳有數百戶至今尚遵其祖訓無敢作僂事者遠近仰之稱爲文教公

賴應字紹庭鎮平人篤學高尚不求知于世超然有古逸民風宅邊有太榕樹手書一卷坐卧窮年爲人度量洪雅無爭競里黨間怡怡如也鄉有賃其牛而耕者牛疲行遲鞭牛背詈曰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若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鄉人覺而謝罪應曰戲言耳無足怪邑有邱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赴郡待質甲貧甚囊無錢求附應舟往應許之復飲金之甲對簿理屈不伏辜復他訟連年不解往返皆賸

應待之無改于初人莫知其爲仇訟者或以爲從行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歛之還其券甲得曰大喜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慟如喪所生 論曰賴應古之

君子也以此風世則民無爭或曰旣如此曷不還田于

未訟之先省僕僕公庭乎曰刁風不可長恐人人效尤

營田宅無以爲繼耳積誠以感之俟其倦而歸之亦善

處小人者夫固不以一訟累其德 按紹庭邑西門外白馬鄉馬薺湖人今宅

邊榕樹尚存子孫亦蕃衍

同上並藍鹿洲集

林丹九名際亨字一桂明末鎮平人也少貧授徒自給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順治乙酉丹九年五十五矣時

嶺外尚奉唐王爲主卽粵會取士丹九得登賢書謂其  
家人曰吾以遲暮之年際衰季之運天下事已不可爲  
功名一念久已灰冷但得一葉漁舟半犁簑雨奉母以  
終天年足矣王師入鎮平鄉人保險丹九居長潭石砦  
都督許有信鎮平令吳之璣及黃夢麟湯都戎某屢書  
招之出且曰美官可得丹九答書見志終以不欲薙髮  
爲詞順治丁亥喪母服其故衣冠投長潭石厓死門人  
私謚爲文節先生 論曰明亡於羣盜 國家應天順  
人蓋取天下於羣盜之手與明無與也逮天位既定明  
之臣子尚冀然灰江淮以南屢抗王師乃至草澤之士

亦起而應之迄乎薙髮令下陷胸膈麤肝膽絕粒墜厓  
死者相累屬雖莫叔違天比於踣犬之吠堯亦各爲其  
主激於大義者然也 大聖人如天之仁方且憫其孤  
忠加之褒恤漢唐以來受命之主未有若斯之曠蕩者  
也於乎懿歎余覽前人文集多載明末死節事無所諱  
鎮平黃君釗以其鄉林丹九事來請余詮次而論之如  
此 登雲山房文稿

附錄丹九先生抗節書

答許有信書

按通志職官表許有信遼東人順治三年  
任湖川鎮總兵

嘗讀史至帝王興廢之際未嘗不感激歎爲忠臣義

士發一悲慟也不意今日身值此際無可告語勢得退  
處山谷與草木同朽腐忽接札諭益增悲歎竊惟 台  
台新朝碩輔開國元勳遭時遇主誠大丈夫得志于時  
者之所爲也抑愚生有進焉今天下苦兵久矣而鎮爲  
甚鎮民苦亂久矣至今日爲甚初清師之入鎮也鎮民  
空城以待謂新朝救民如水火必有一番新政與民更  
治迨觀之房舍焚燬不留束茅不存片瓦致使四民野  
居露宿與禽獸卧遊水深火熱之歎在在都有此小民  
不無失望者也且小民本怖死前聞石扇地方有石銀  
一寨薙髮迎降俱被殺戮又有五里徑寨民亦薙髮迎

降復被殺戮况八鎮之後徒盛兵而陳之民情怖死愈甚所以懷疑負固未敢降心而相從也亨又聞古帝王善取天下先其重者大者緩其輕且小者今明主紹武繼祚粵東一綫尚存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忍先其未亡而背之 台台若能經畧兩粵新天子頒恩詔由省及府由府及縣此流離狼狽之赤子竟將安往乎將見不勞一將不煩一卒自當翕然歸命爾不此之圖區區與鎮平爭此士爭此民耶夫鎮平僅蕞爾僻壤得其民不足用得其地不足種與朝廷何闕損益乃曰疲士卒費錢糧以爭此不足損益之土地竊爲 台台不取也

且小民不可以慮始而可以樂成今未聞新天子一恩  
詔未奉布政司一公文進退趨起不知所云長潭山寨  
烟戶不滿百家安敢負固以抗顏行第必至事久論定  
之日從違方敢自決耳若催科撫字付之循良之吏村  
落城邑委之新附之民日久月深必與之俱化賦稅歸  
之朝廷土俗宜之民間此王道之所以大行也區區鎮  
平勞士卒抑末矣若復爲長潭一寨勞士卒尤末之末  
者矣 台台威重藩閩詎忍爲此瑣屑不急之務耶興  
亡在念臨稟瀛零 台台尙當拯此一方瑣瑣若愚生  
者顧不能置之度外乎山寨之中無紙無筆草率報命



不律不莊

再答許有信書

昨有啟復愚昧狂率獲罪不容道矣茲再辱諭與前札不甚差別益見台台諄諄切切不離前詞爲生靈惜死命造生福初終不渝小民蓋識順逆之辨矣逆天不祥愚生實自當之且愚生功名子孫何敢上邀深計但得如札論所云共遊熙皞之天則受賜實有二天若從清而求功名鹿子孫豈敢願哉惟台台置愚生于度外頌德正自不泯爾賴鄉宦散處去遠書難驟達亦旣着轉致矣

三答許有信書

昨接尊札係四月初九日發來今接尊札亦係四月初九發來一日而煩兩札際亨滋懼矣從來當帝王鼎革之日凡聖凡賢或仕或遜不必盡同亨不忍效奴顏婢膝之輩損爾舍舊圖新也如謂鎮平爲朝廷疆土則今日之朝廷已非昔日之朝廷又安知今日之疆土不返爲昔日之疆土耶若夫良民築寨而居只爲亂賊擾害聊以自衛耳原非設險以抗王師者見今田間廬舍盡付灰燼無可以蔽風雨于茅索陶之務須待秋成之後方有草木可採始可就田而居 台台何求之深耶際

亨知罪矣

答吳之璣書

接翰知 台台屈駕於鎮民歌父母將在此也今鎮民  
強半輪順矣其未投見者不過徘徊觀望以待新政何  
如耳敝寨中皆寥落細民無里長無驍勇素服擊教但  
此薙髮一事毀我遺體亂我冠裳實難遽從且興亡在  
念猶存故主之恩若遲之歲月風不期而自移俗不覺  
而自易心腹且貢之朝廷何惜頭上數莖毛髮乎 台  
下但任催科撫字之勞無慮鎮民或梗化也至若新朝  
求賢若渴誰不知之人苦不自知亨則自知之矣碌碌

不才無長可歸，何敢上辱新朝之間耶？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與耕鑿細民共忘帝力平生願足矣。亨不爲禍始，不爲福先祈。台台置之不問，則幸出望外耳。

再答吳之璣書

再讀翰教知 台台爲鎮邑計生靈仁人君子之用心大可見矣。第思一姓興則一姓滅，日月晦蝕玉步遽移。又仁人君子之不忍言者，指示云云得聞李翰林應召矣。楊泉憲歸命矣。湯戎部投誠矣。徐張古諸生多效順矣。且紹武繼陷矣。兩粵經畧矣。天子恩詔廣被六合矣。凡此諸條皆一時鼎鼎新事，似可提醒愚民使之翻然。

歸順者亨則以爲此皆無氣無節者所甘心若胸中稍  
有氣節者言之必撫然增悲矣豈敢使父告其子兄告  
其弟一時背明從清哉但人亦各爲其主耳 台台受  
職清朝則新天子乃台主也 天子恩詔深山窮谷實  
未有見聞 台下爲主盡心不妨多方刊布遍于山谷  
咸使聞知細民樂得新恩相率景從未可知也若區區  
際亨者猶是一介書生姓名未登仕籍是亦可以死可  
以無死之時也但以遲暮之年血氣旣減壯志旋衰不  
堪效用于新朝止甘退處于巖洞想昔楚漢中原逐鹿  
烟塵不入商山竊願以長潭一片石聊當商山遺址

爾又何相逼之甚耶

答黃夢麟書

頃承札翰始知前有賜書下及愚昧此其責在致書者  
若得接閱讀享何人斯敢抗違不答以自重罪戾乎伏讀  
溫語仁人君子之言煦煦諒諒入人肺腑至深遠矣前  
日清師入鎮居民四散逃匿意以明主尚有一脈之存  
遽爾投降恐無以報明主故爾今得紹武舊臘之事言  
之甚可痛悼且又益增興廢之慨焉夫民惟故主是念  
前此上台雖有告示然語皆朦朧鶻突不白地方弗靖  
則曰頑民梗化等語若諱言改革之事者豈非心跡不

足白於天下故不敢明以示人乎且四方阻兵空谷絕  
音小民未能曉然其見天日何以使之心服 台台好  
生爲德合將紹武舊臘之故及兩廣新布政請欵廣布  
告示使民共曉然普天率土盡旣歸王此子子遺黎究  
將安歸然此特爲愚民說法耳未可以此愚際亨也竟  
讀不仁不智之語所以開導際亨者可謂愛之深惜之  
切但謂亨執一人之迷誤萬姓之生則有不敢任其咎  
者蓋亨生平賦性只有守雌退後一着初無聚黨自雄  
之心守義者聽其自守從清者聽其自從亨雖勉全已  
節亦烏能挽狂瀾于已倒耶抑亨又頗知天人之故清朝

之勢興也勃然大明之緒亡也忽然似天命有歸矣天  
所興廢誰人能興廢之然此猶或未定之天耳若天命  
已定亨卽草野孤憤不忘故王亦將自蹈東海而沒耳  
豈致悞彼生靈哉萬一明德未衰天命未改中興之主  
或南或東一日薙髮毀冠以保首領又何面目再見本  
朝哉賴氏一門四散避處實不知由若有的蹤卽爲轉  
致不敢負明德也但亨之所自爲則實難耳伏念亨在  
明則濫叨賢書在清則負罪頑民出與相見斷乎不敢  
台台若寬舍之止甘侶漁樵躬耕牧爲理亂罔聞之逸  
民清朝禁網必然踈濶又不知清法何如也



復湯戎部書

舊秋聞台駕還程卽有書附鴻說起居未卜曾收覽否  
嗣後荆棘塞途海田賊日彼此各有寒心寒暄語都不  
復聞問矣今承翰教知盟台識時達務爲見幾明哲之  
君子亨之愚不能及也從來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  
才際遇風雲羣起而赴功名之會盟台乘機邁會他日  
功垂竹帛福蔭兒孫豈非清朝一代偉人哉亨之愚又  
不能及也大明無主吾誰適從勸諭四民使之歸順非  
吾分事且亨顛毛種種無復能爲旣已失之東隅敢望  
收之桑榆欲以隻手支東南半壁亦知不能倘河清可

侯中興有期僅留此父母遺髮故國冠裳以謝先人以  
對後主云爾承云草野孤忠難垂不朽是誠然矣然亨  
不市節不沽名魚蝦麋鹿實吾伴侶曾讀古人云白首  
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古人實獲  
我心清朝若不深求則泉石亦足自老若必深求惟一死  
以了罪案餘無復計矣臨楮嗚咽不能長語統祈照亮  
附丹九先生行略 不著撰人姓名存遺集中

淡士也靜士也志士也爲義穀公之長子諱際亨字一  
桂號丹九幼有夙慧弱冠卽有文名但晚于數竒年卅  
始附弟子員屢試棘闈多勒帛四十始食餼五十有五

始登賢書成名若斯之難也公又數竒於財用年廿四  
卽授徒取資甚儉青妻子常不足公無所顧慮褐衣藿  
食晏如也遊庠後生徒稍眾館穀稍加無何遽丁父艱  
喪葬之費皆獨任之仲與季無所與焉自時而生徒日  
益眾所得日益加每分以給仲季惟妻子常餒寒公仍  
無所顧慮褐衣藿食仍晏如也且公又數竒三族一無  
所資借外之又有女兄弟婚姻之一族此四族者皆有  
求於公公無所吝厯公少壯衰老凡館穀之所得與夫  
賣文潤筆之所得計不下千餘金公不治生產亦無所  
生產終公之身褐衣藿食者凡以好施之故也雖捉襟

肘見履穿踵決而彈琴嘯歌之風自怡怡然也其曠達類如此公捷於文一日十餘藝可立就公文善變一題十餘藝不同局故每遇試期能分其文以給人公性士財而金義雖分內所應得隨人出納絕無取盈也以此慕義者眾後學爭欲遊公之門且有恨不得遊公之門者顧自四十以後蒿目時艱不復有意進取授徒講學外終日兀坐不則高臥翫睡如是者十餘年至乙酉之歲隆武就粵省開科公以母命在應試遂得舉策問兼及世事座主鄙有攷古深思憂時至計語語出自宿抱對策近已成空文字能經術獨抒中興之治將亟需之

之批得舉後卽馳書報家云吾以遲暮之年際衰末之  
運天下事已不可爲功名一念久已灰冷但得一葉漁  
舟半犁蓑雨奉母以終天年足矣決不能爲汝等溫飽  
計也至丁亥喪母又值鼎革之際抗節數年度大廈之  
傾非一木之支因慨然曰國亡母沒可以死矣子孫環  
泣則徐笑曰汝爲新朝良民我爲前朝節士何泣爲乃  
蕭衣冠北面拜及其先塋自龍潭窳投厓死公殉節後  
其族人暨及門諸子相與悲悼私謚爲文節先生門人  
楊六筒弔以詩云巍然尊道範正氣卓平生節勵寒松  
勁風高採蕨清危峯千古在片石寸心盟回憶談經久

凄凄夜月明

謹按先生鄉舉與陳巖野先生同年集中復有致同年  
廖蓋孟書按蓋孟名衷亦程鄉人亦與先生同舉者詩  
海常採其詩亦節士也

宋翰字易梧家貧嗜學年十三負笈遊閩從學年十八  
見知郡守鄧青螺以童子試拔第一屢試冠軍咸以科  
第期之念經生章句學無益遂隱山中究心理學著有  
四書管窺五經疏義父病篤顧天身代嘗糞甘苦教授  
生徒所得修金分遺兄弟族里之貧乏者祀鎮平鄉賢

祠子永奎邑諸生

王之正州志

類其肖字未若二字若夫鎮平白馬鄉人父如保爲雲南雲州刺史其肖生而警捷甫就塾授四子書過目成誦常與羣兒戲塾師見而責之曰若夫爲不善其肖遽應曰若夫豪傑之士師大奇之天啟未補邑弟子員時鎮平尙隸潮州其肖赴潮試南昌萬元吉爲潮州推官青年負氣節獨奇之甲申之變其肖方赴省垣至河源聞難急歸嗣聞福王立乃團聚里中義勇結寨爲拒土寇計乙酉江南破唐王聿鍵卽位閩中時萬元吉以兵部尙書總督軍務與督師閣部楊廷麟守贛州其肖將赴之俄聞大兵破汀贛唐王就執楊廷麟萬元吉皆赴

水死先是增城侯張家玉至惠潮說山賊約赴贛州其  
肖因與結家玉遽歸東莞大兵統帥佟養甲及李成棟  
由汀漳至潮略循梅趨廣州時刁魁楚等已擁立桂王  
子永明王由榔於肇慶蘇觀生又擁立唐王弟聿錡於  
廣州其肖遂與弟其贊據鎮平以明宗室朱慈睿主軍  
政大兵統帥遣副使文貫金領兵至其肖設伏於勒馬  
寨與戰僞敗貫金已克三寨乘勝至勒馬寨單騎先入  
伏起遂殺之四月總兵許友信統兵至牛圳際與戰復  
敗之其明年戊子四月閩帥鄭鴻逵以朱由桂起兵揭  
陽其肖因以慈睿擊平和不克是時大兵已破廣州事



鑄死增城侯張家玉職方主事陳邦彥閣部陳子壯謀  
起兵襲廣州其肖將應之無何指揮楊可觀事洩子壯  
兵敗死乃以兵返鎮平己丑十二月王師克南雄庚寅  
三月度大庾嶺時海陽以南俱送款其肖勢頗感乃退  
入邑西北長潭口內據險自固計與平遠爲犄角勢而  
惠潮巡道陸振芬與總兵班志富已克復平遠將掃蕩  
諸寨振芬故幾社名下士爲陳卧子夏彛仲諸君子所  
器耳其肖名不忍覆絕之乃先期易服隱姓名至其肖  
寨中諷其歸順其肖誓以死報明振芬乃以實告且令  
其速遁是夜見村中火炬由西北山路去越二日班志

富等統兵至僅空寨其肖不知所往

論曰賴其肖我 太清之頑民固前明之義士也余嘗  
攷端州紀事及陳子壯傳順治三年明兩廣總督丁魁  
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迎永明王朱由榔  
於梧州十月十四日由榔至自梧州監國肇慶建號永  
麻當是時嶺表抗王師而稱義旅者皆以永明爲詞十  
二月我師入廣州四年春正月永明奔梧提督總兵官  
李成棟入肇慶而陳子壯陳邦彥及王興賴其肖等先  
後起兵謀攻廣州陳子壯者明禮部侍郎陳邦彥者明  
職方主事王興者初起草澤中嘗攻城踞邑永明拜爲

虎賁將軍後永明奔滇粵地悉平興獨提孤軍踞新寧  
五年饑興乏食兩藩以重兵臨之半載興令子姪奉其  
母出詣大軍約降是夜積火藥樓下率一妻十五妾自  
焚死平南王義之養其母終身陳元孝詩所謂炎方有  
義士姓王名曰興者是也夫明之永麻轉徙偏隅留須  
臾之閨位與宋之祥興無以異也陳子壯陳邦彥諸人  
雖昧於順逆之理其志則與宋之張陸無以異也則若  
王興若賴其肖者比之鄒瀛謝翺之徒可也永明既奔  
滇粵地盡入版圖賴其肖始變姓名遁夫其肖爲前明  
諸生父如保爲雲州刺史其起兵也傳紀統之於陳子

壯陳邦彥王興固非寇之也審矣故若傳其肖據土抗  
 命事皆訾其桀驁不馴即其肖宗族亦若外之爲寇焉  
 者可以見當日王師之來望若時雨如其肖之頑民  
 絕無而僅有乃以其爲頑民而遂償之於土寇鎮平  
 志至與徐黃毛涂武子同列也吁亦過矣

續白華事  
堂文稿

附賴其肖先生答宋應乾抗節書

旬日三接手教知兄之歸命委質樂臣於清至矣盡矣  
旁引曲喻有愛于弟亦至矣盡矣然弟經經拘執而終  
不以見言爲轉者非弟悞憶甘自蹈于城亡誠以天下  
之大吾道之廣有伊周不可無夷齊有楊墨不可無孔  
孟宋有正氣之歌楚有離騷之辭清有應乾明有未若  
有其一不可無其二也足下規弟以爲未食明祿猶然  
一士胡苦乃爾弟則疑之聖賢有言士見危致命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非爲食祿者言也又  
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

效忠則其忠必不盡弟偶讀史見智伯歿而掾讓弗辭  
其難不惜一死權勢無所求富貴無所依子孫無所托  
至再至三久而愈篤無所爲而爲之史乃稱其義士又  
曰樂毅下齊王觸死之史贊曰全齊拱手授燕兵義士  
誰爲國重輕七十二城皆北面一時忠憤讀書生此皆  
非爲食祿者言也故弟今日之所爲亦極難耳然而卒  
如此晦而不轉者正以全乎其爲士何愧乎高位厚祿  
爲人臣而不顧其君而反顏事人者也况台稽古學深  
名儒之夙兄常能言之矣五湖之亂晉祚猶存三楚之  
僭周統復絕自三皇而迄于今四千餘年惟忽必裂入

主中國天地陰剝至於此極我 太祖高皇帝驅夷華  
夏功蓋前王皇天后土寔其鑒之偶一播遷牧豎童兒  
猶將思嘆而高明如兄才學如兄講仁談義如兄如竟  
灰心瀟志疑明不再祀恐未免忍於心嘗於理矣今中  
原恢復宗主迭興自有的報弟惟信理任天忘機守正  
睦鄰修好以待時勢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弟  
也籌之熟矣依吾獨志勿復以弟爲念弟廣佈直言又  
感朋友尙望兄台斟酌慎重語云不爲福先反爲禍始  
何則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天難諶斯人心去留未可以  
一時論也弟在知愛盡付腹心爲兄鑑之

附錄其肖先生請開築鎮平縣城池呈稿

時明癸酉

爲民心思治懇 恩提改花封以醫氣運以永康阜事  
竊維王民率土咸依日月之光帝德普天仍藉山河之  
壯昔公劉胥居邠土庶免永嘆之虞文公避狄楚邱民  
獲允臧之慶事莫之爲機真有待侯照平遠縣突方避  
處山谷陋區唐宋間原隸梅州嘉靖間始開邑屬崇崗  
峻嶺燕雀遇之而回窰洞深林虎狼憑之而穴先爲巨  
寇梁能巢藪後得名宦王化削平此一時也勢途彈壓  
就附近遂創孤城事起倥偬因簡陋莫邇衆志誰兼乾  
戍恨氣脈之非純局更參差惜秀氣之未足凌石一山



居上天門閉而地戶開鵝嶺諸岫當前文峯斜而凶砂  
促縣衙廳反鎮山腰規模逼窄聖廟齋居傍城角氣象  
幽囚是以數十年來升賢科者落落如晨星入爰書者  
累累無停日近來魍魎魍魎之交作桑麻鷄犬之盡空  
殺人盈城盈野放火燎原燎舍遂至勸請王師一切懾  
承威命談笑間而五總蒙刀斧之誅指顧中而羣賊受  
鯨鯢之戮旋見山高水長復聞鷄鳴犬吠然而亂極思  
治匹夫匹婦咸興愴父之謀居安慮危無小無大悉勸  
愚公之想閱歷諸村之廣莫如石窟之饒背山面水負  
坎向離形勢遠遶清竒田賦坦平淵沃江通舟楫民免

負戴之勞路接江關已得貨財之聚庶富臻甯平居堪  
稱樂土金湯險阻臨敵可作堅城留舊治以作屯營移  
巡司而通驛遞東或請益松源南或求裨龜漿用文興  
武截長補短總握三省咽喉獨當一面鎖鑰永享樂成  
之利何妨吏治之艱創建非常之業允協黎庶之願恭  
逢 欽命大公祖大老爺明朝麟鳳盛世圭璋治國如  
治家愛民如愛子執盈廷之議斷築城之謀錢糧暫停  
本邑缺乏轉借隣封輿部重開百里善建不拔雲初繼  
起萬年丕基無壞庶幾蔡人即是吳人晉國將爲仕國  
恩等乾坤再造業同日月重輝無限瞻仰須至呈者

宋元亨光亨同父兄弟庠生永奎子永奎尙氣節爲士  
弁楊乾所害當鼎革時乾統鄉兵兇暴肆虐元亨思報  
仇入陳儲幕陳儲者初爲練總團練鄉勇驍譎屢與乾  
抗元亨故曲意事儲欲假儲兵殺乾未幾儲與乾連姻  
友勸元亨勿仇乾置酒安濟侯廟邀乾與元亨爲歡矢  
諸神終釋兩家怨元亨陽諾密與光亨謀是日乾至元  
亨笑迎揖讓導至神前叩首誓光亨從神座後突出揮  
刃斷乾首備色變元亨曰乾暴虐人思殲其肉况某兄  
弟爲父報仇乎且邑無乾兵權悉歸公誰敵公者儲然  
之元亨光亨携乾首歸祭其父後乾家訟諸官官旨元

亨兄弟釋不罪太史李象元紀其事贈元亨詩曰謾欺  
 文弱兩青衿杯酒何能釋想深懷及三年終續血千秋  
 人識鶴鶴心元亨拔貢生任溧陽羅漢兩縣知縣光亨  
 爲諸生 王之正州志并載廣東通志

按邑志宋永奎增廣生早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哀毀  
 幾於滅性喜拯人之危見不平事力爲排解崇正間妖  
 僧梁和尚作亂永奎設法擒之直指洪題授守備不受  
 復遇土寇楊乾之亂竟爲所害元亨以書生竭產致命  
 卒得乾首以報父讎其事繼母亦盡禮順治九年

恩詔採訪孝子邑守薛世望以元亨報 永奎父子

白渡前人今白渡屬州治矣順治九年 恩詔採孝子  
邑令薛世望以元亨報則又騰吾邑人矣

又邑志載崇禎時有廩生何仔其父敬祥以三河之兵  
被誣見錮仔挺身代往議論風生當事禮而歸之及啟  
祥遇涂爪王之難仔每恨父仇不獲手及抑鬱而卒其  
弟綜亦諸生痛父仇未復瀝血上控後乃悉賊巢穴冒  
死親縛涂爪王父子送官誅之一時稱快此與元亨兄  
弟蓋相似云

按陳儲卽世所稱陳其明者是也初爲土弁占據一方  
吳六奇從弟吳漢降之後從王師克復平鎮題授平鎮  
營遊擊順治十三年五月征五子石爲謝上達計殺之

石卷一 卷二  
見夫埔平遠  
兩邑志

黃衮鎮平人尙氣節有謀畧寓閩之臺灣乾隆丁未林  
逆披猖欲脅粵莊下之粵莊者臺南路粵人僑寓之所  
也眾聞僞檄至大駭衮慷慨畫策起義勇爲官軍援眾  
善之適嘉應舉人曾中立傳憲諭至如衮言眾益奮遂  
設堆堵禦衮等數以伏兵由間道擊賊挫其鋒時北路  
義民李喬堃亦率眾隨征而衮等從南路牽制賊勢使  
不得急犯郡城既而官軍大集衮等從勦殊勇卒以賊  
賊嘗上書常青將軍曰某等享 國家太平之福願執  
鞭弭從介胄士掃蕩羣醜誓不與賊俱生也海平以聞



督常青統帥至遼道上書獻十策大要以速勦爲上  
常故持重將俟嘉勇公福康安至始會勦嘉勇公既  
渡臺握將軍印總平臺事公以義兵首奉檄左右設  
伏擊賊將軍初未之奇也及大里棧之役賊倚山構  
巢繞河築土城設竹柵二重其外溝礮層疊列大礮  
環守將軍至遽策馬渡河河水深急兵舟等方半濟  
而賊遽擁萬眾前撲巴圖魯等鎗箭交發賊屢敗不  
退勢頗急適公以義勇三百闖道赴援賊少却大兵  
繼至自申刻接伏徹夜力戰至翌日卯刻始破巢入  
而林逆既於夜拒官兵時山後四道是後



劉懷清何從龍林茂等獲礮百六十餘鎗二百五十  
餘糧六千石牛八百頭歸大營將軍傳呼夜間衝陣  
却賊義兵首比人見將軍大悅之及與語復大悅之  
自是兼叅謀帷幄事大功告藏奏授六品銜賞戴藍  
翎議叙得江西甯州州判比至官事無不辦顧以閒  
曹不能展其用未幾丁內艱歸時三省教匪起公時  
謂其友曰此一腔頸血當灑向白蓮誰裏不然可惜  
友聞其故但笑而已服闋赴京卽設牒兵部告奮勇  
得旨宣往大營効力總督勒公愛其才留營辦事戊  
午後賊匪多出沒陝西興安之平利洵陽石泉等縣

石卷二卷一  
白河縣緊連諸山尤賊窟窟伏要害處乃檄公署白  
河縣事公至撫流亡團義勇曰以搜山爲務得白蓮  
賊察其可任者收爲隨身僕豐以恩結之故白蓮聲  
息無不通而搜捕窮極復不遺餘力賊已側目老教  
首廣向瑤竄鳳凰山須得實密導都統達斯呼爾岱  
截而擒之白蓮憾入骨髓值蒲添寶大股賊數千由  
雲霧溪竄屯于銅錢壩一帶老林內叅贊德禔泰分  
派色爾滾等尋踪追勦公復以鄉勇三百人出中途  
遇叅贊令其回縣公素以膽略自許且近縣境遣鄉  
勇散歸隨行十餘人向後獨與僕乘馬先至吉山廟

前見一官戴翎頂向之迎揖公遽下馬僕大呼曰白蓮  
教也主無下馬公叱其妾隨執手間答忽突出三十餘  
人持矛向公當心刺公遠仆僕已鞭馬走半里許復馳  
馬回見公遇害大罵賊刺之數十洞胸膂颺越三日  
蹤踪得屍僕尸傷處潰爛如敗蜂窠尙抱持公背公則  
握拳透爪目爛如生當心一穴村人有見者爲述其事  
且云公被害時山谷中轟雷一聲愁雲四合狐噪鬼哭  
三日不絕聞者無不慘畏云經略憐公死事以陣亡上  
聞賜卹蔭及孫雲騎尉 詔祀昭忠祠

嚴樂園方伯

如燈

與公爲刎頸交公殉難後方伯輓之

之云金州城畔別蒼茫一夜秋風賦國殤前數日余

赴興青犢赤眉成底事沙蟲猿鶴劇心傷時賦匪大

安堂同死尚有目來守令朝廷重如此臣隣史冊光憶局底定蒲

話前因真不負果然忠義事堂堂補堂於林爽文叛

忠義榜已作吏山城綰墨符揮刀慷慨死前驅翰他時起義先時夢放

世上文官樣成爾人間烈丈夫補堂帽首鞞刀

神靈轟霹靂補堂被害時山中哀生風雨祭頭顱後

數日擒獲首夥各盜怒發大雷一聲眠中颯爽英姿在不共悲歌碎

解首級心肝致祭睡壺麟閣雲臺意氣多出師未捷怨如何共傳虞詡

能增竈誰料王堪竟伏戈死事先一日未了英雄悲尚得勝仗

父老有靈魄魄壯山河大招泣續離騷句耿耿丹心

定不磨

九西運員陸道亭有  
白河行詞甚悲壯

藝文

林丹九明末鎮平人也少貧授徒和補博士弟子員

順治乙酉年五十五矣時嶺外尙奉唐王爲主卽粵會

取士登賢書及王師入鎮平鄉人保險丹九居長潭

石砦都督某暨當事者屢書招之丹九答書見志丁亥

喪母服故衣冠投長潭石砦死門人私諡爲文節先生

長樂溫明經訓爲之立傳其所著戀貧賦奇偉姿肆大

似韓柳采薇之節蘊之素矣詩不多見相傳其龍潭寒

一絕云負厓倚險聚蒼生心與寒潭一樣清任是史官

編不到山靈知道此孤貞讀者悲其志焉

詩娛室  
詩話

黃吏部觀淡溪乾隆壬戌進士京官十年無異寒

素志節皎然也亡後其友河源鄺開曦刻其遺詩並以

詩哭之有唯有一函遺草在不教飽蠹沒紅塵之句蓋

亦篤於友誼者澹溪詩不事於奇自饒雅韻如壬申除

夕云釋褐將盈紀乘車忽半年貧中嘗宦况閒處憶家

園八月關山異銜杯歲月遷破除無一事遣睡有陳編

七律好句如睡起云未延時譽朝兼隱久隔閨情宦亦

僧江行云春水岸平灘響細竹帆風飽浪花麗情景俱妙

古廣文 光庭鎮平廩貢赴國子監肄業期滿例得教職  
嘗署永安縣教諭樂其山川風物因自號曰琴江嗣署  
潮州教授又委乳源不樂赴遂不出年五十餘卒于家  
貌豐偉美鬚髯善書侯官劉太史 士葵 令鎮平耳其名  
叩門造訪琴江方病目藥烟花氣氤氳斗室相與清談  
竟日退而語人曰琴江可謂不俗卽仙骨多情乃佛心  
者矣著有蝸寄廬詩稿二卷五言佳句病中口占有方  
皆苦口無事亦焦心畚坑阻兩柳影牽波急灘聲夢落  
殘羅陽學署之流舟去急家遠夢歸遲次友人留別韻  
空江排遠樹夫盍逐流雲保陽殘腊郊外閒步走冰童

作戲吠客犬隨行七言藍閣阻雨鳥歸遠樹雲千疊人  
渡前溪霧一灣同向人晚食感賦未許空囊哀趙壹昔  
教歧路滄楊朱自病和答心香大史投柬權辭新拜客尋  
方料理舊吟身培英山房同黃錦亭夜酌醉中論世陸  
狂甚愁裏裁詩感慨多夜坐有感窮知有命文難送人  
備無書俗莫醫

出遊過勝處往往意行無定佇足踟躕及舟中知有好  
山水長在於篷窗睡夢中錯過鎮平黃五雲上舍鈺虎  
邱絕句云岸柳青青拂畫橈桃花水漫上春湖後山去  
好前山去去任憑伊斟酌橋又過嚴灘釣臺云一葉扁



舟歸去來青山綠水望中開昨宵好在前灘宿怕喜天  
明過釣臺二詩皆能道人腹中所欲言故佳伍雲爲香  
鐵孝廉之兄

香鐵仲弟

鳴鳳

字笙調性介直篤好文雅兄弟間自爲

師友閭閻如也家貧出遊江浙無所遇落然而死香鐵  
出遺稿見示纔數十首其絕句如躡青云綠到山巔又  
水濱麥苗如芻草如茵躡青怕向前頭去酒店先防索  
債人舟過馬當云我無昔日王郎筆只有心如倦鳥還  
多謝風神看平等霎時舟過馬當山二詩皆有風趣詠  
蝶一聯云才士難除金粉氣化人曾到黑醅鄉亦超妙

道光辛巳鎮平阿婆礮有外匪謀入山承礦人情洶懼  
黠者遣人叩闈訴牒盜署筮調名爲自有 旨交兩廣  
總督查辦檄雷瓊惠湖兩觀察勘說拘題甚惡有勸其  
以冝昧首明或避匿負逃者筮調曰礦開爲逼邑害何  
如出認以紓劇患乎遂挺身赴質訟繫百餘日始釋歸  
奏入礦卒得封禁其赴義不縮如此香鐵數稱之  
林西園翰鎮平歲貢生性樸茂樂易晚年貧病有盧昇  
之之窮而終無戚戚之意喜吟咏嘗見其詠荷錢絕句  
云廉泉讓水得來清不染污泥豈損名好語清流同愛  
敬但呼君子莫呼兄可以見其志節矣又雁字云紙剪

雲藍墨借烟一行揮罷上青天禽經也學春秋例亡字  
書成自紀年中澤哀鳴覓稻梁勞人况咏盡親嘗疏成  
欲向天公奏那得排雲叩九闈半空嘹唳語諧聲何事  
人前見不鳴愁到遭烹同煑字世途多患亦堪驚

楊蔭南

清槐

鎮平人嘉慶庚午孝廉性抗直好劇談專

飲而詩特工細嘗記其晚步一律晚風涼入戶引我出  
山腰雲護鳥歸宅柳扶人過橋石爨流水曲夜靜小魚  
驢獨坐對明月隣家何處簫七言佳句如剩茗留澆新  
樣菊餘香搜得舊時檀卷幔波光當戶入憑欄雲氣渡  
江來過嶺人疑天上落隔灣風到谷中盤雁聲多處人

家少朝霧深時古渡閒小艇一燈紅照水孤帆幾匝白  
流烟

雜記

嘉應州志共十冊前六冊爲州志後四冊長樂興甯平  
遠鎮平各一冊按宋羅濟撰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前  
十一卷爲郡志後十卷爲所屬六縣志蓋明州雖建府  
而無附郭之縣仍領疆土故也今州志仿此

前人作志病在固陋惟質直故固陋也今人作志病在  
隱曲惟文飾故隱曲也順德志不爲黃士俊立傳祇一  
見之科名表再見之逸事甘竹灘鯉化爲龍無以徵應

惟黃士俊是科得狀元而譏其不能死節負此嘉議嘉  
應志傳鄉賢李士淳有逆闖陷都潛遁歸里相傳爲李  
伯猷大史直筆阮儀徵修廣東通志爲二人立傳而皆  
諱其事信平直道之在三代上也

鄉賢李鵬平遠人廩生宋翰嘉應人似應歸平遠嘉應

惟程處士旼乃程鄉所自始鎮平向隸程鄉非李與宋

已畫疆可比也範初古氏云按李鵬乃嘉應二何李太  
史即士淳之父係順治十年奉旨

祀程鄉平遠鎮平三邑鄉賢見太史所著家乘按宋  
翰爲今州治白渡前人歿白渡本應隸郡地崇禎未設

縣其地原隸鎮平至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始改隸程  
鄉故宋翰宋永奎宋元亨光亨祖孫父子行誼悉載邑

志又攷採芹錄有宋錡宋鑄宋鏗宋鏞宋錫宋智宋  
來賓宋國賓宋文炳宋景松皆宋翰曾元孫輩是康熙

不  
卷一  
卷六  
間猶在領平籍應試則似不得以畫疆議也

明省梅州八縣設知縣縣丞教諭訓導典史各一員太

平石窟豐順巡檢三程江欖潭松口武寧驛丞四際留

倉大使一河泊所一丞早裁石窟巡司後嘉靖四十一

年隸平遠按石窟司即今縣治

州志詳載大平豐順巡檢載石窟巡檢三人者

前明時任吳志華藤縣人林旌一莆田人蔣纘道州人

宋時程鄉縣知縣有侯晉叔紹聖間任見蘇文忠集文

忠居惠州時有與程鄉令侯晉叔遊大雲寺作浣溪紗

詞又程正輔提刑來粵文忠與之書云侯晉叔實佳士

頗有風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遣也

元制州縣皆設達魯花赤梅州達魯花赤志載四人縣  
無徵明鄭懋中名醇以字行晉江人洪武丙子領應天  
鄉荐知程鄉縣有惠政初程鄉人鮮知學懋中至作新  
學規親爲生徒講解自是始有進士登第者

參州志  
通志





原跋

江文通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  
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鎮平舊志率多簡陋讀  
者憾焉有窻一徵先舅氏香鐵先生所撰也先  
生著述甚富詩文集久已付梓此雖未之成書然明  
分殊事根據精博固已備三長之義成一家之言可  
信今而傳後矣劉君若霖素好義以名山副墨未就  
剗劂邀同志醞金亟壽梓氏以傳無窮表弟璫元能  
讀父書亦懼其久將散佚慨然出之甚盛舉也余觀  
前明王文恪所撰姑蘇志蓋取吳越菴未成之藁因

其體例與同人釐訂者是書一出俾後之秉筆者本  
是以爲志守土者本是以爲治劇經世文章不朽感  
事豈等尋常著述而已哉

同治元年七月望日甥鍾伸鵬謹跋

先君子在日邑中士大夫每以脩邑乘爲請而先君子不欲任秉筆事以官書須官倡之也然讀邑中舊志不無望漏舛錯之弊因以課士之暇輒隨筆錄記以期將來脩志時一徵之意耳曷意書未成而遽見背瑁不肖不能繼志僅什襲藏之朋輩恐年久散失勸以付梓樸臣古君乃爲之心鈔校雲扶鍾君爲之編次若霖劉君爲之援諸同好助梨棗之資是書之刊實賴三君子與有力焉嗚呼奉簡增傷手澤未泯先君子音容雖隔而精靈猶在當亦少慰于九原也

同治甲子蒲月望日

男瑁謹識

不	行						
---	---	--	--	--	--	--	--

跋

石窟一徵乃黃香臧先生所作也先君子曾執

業門下歸田後先生已下世先君子恐日久散

佚抄校後歲癸亥與邑中父老謀行梓工甫竣適遭

流寇而板遂燬燹思兵燹後邑志無存是書卽不啻

邑志矣且傳前賢未傳之作遂先人未遂之心燹雖

不肖復何敢辭爰取散脫凌亂者檢點編綴之而方

言一篇仍失二帙姑闕焉遂與雛仙鍾君德吾楊君

秋士賴君校定復釀金付梓並將助資姓氏附諸卷

末亦欲與共垂久遠之意云爾時光緒六年歲次庚

辰二月望日古

熏謹跋

廿六

跋

嘉道之間鎮平有詩人曰黃香鐵先生釗以諸生走京師獲解為校官其在京師與陽春譚康侯農部敬昭吳川林宰山孝廉聯桂順德吳秋航大令梯黃小舟侍御玉衡番禺張南山大令維屏香山黃香石副貢培芳為文字交七人者皆與鎮洋盛子履廣文大士友善子履輯粵東七子詩行世世乃知鎮平有詩人黃先生先生既以詩鳴尤留意經史百家之學鎮平故僻邑設治未久志書疏陋不足觀先生作是書以為異時粉本網羅舊聞甄綜人物事覈辭雅為時推重古君範初之尊人

樸臣叅軍及門弟子也。釀金付梓工甫竣而亂作板燬。光緒庚辰範初承先志仍釀金梓之余初蒞是邦卽以一帙見視如獲異寶如嘗異味如闔室得火如跛者得杖繙閱甫竟而一邑之山川險要風土人情歷歷在目惜缺方言二頁今年春得初印本于山中佚者復存缺者復完範初於是書可謂有功要亦先生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有以來鬼神之呵護也抑余更有進者顧俠君選元人百家詩成夢古衣冠者羅拜庭下誠以文人結習身後不變其劣者厭厭無生氣生前雖有同類爲之揄揚沒則與草木同腐耳若夫卓卓可傳之作皆有一



片精神縈回纏結于其中盜賊魘魅洪濤烈敵舉不得  
磨滅之其或湮沒不彰則往往鬱而爲凄風苦雨爲秋  
墳鬼鳴故昔人云收拾遺文賸向傳播于世其功勝痿  
枯百倍嗚呼爲此言者何其沈痛可感也先生著述甚  
富雜編經兵燹殘毀過半而搜羅尚易爲力及今不圖  
恐殘篇零帙偶存于故家書麓者終將飽蠹魚之腹漸  
至漸滅而不可考訂先生有知其不爲淒風苦雨秋墳  
鬼唱幾希矣倘有起而任剗剗亦天地間一大好事範  
初其有意乎余在三千里外固將拭目而俟其成也。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義烏朱懷新謹跋

石家一省三